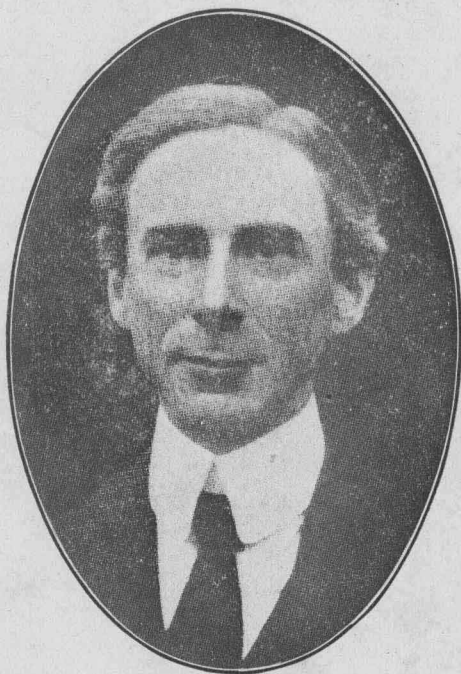


晨報社叢書第四種

社會改造原理



*Bertrand Russell* 著者羅素



中華民國九年九月一日印刷  
中華民國九年十月一日發行

所 必 翻 印 有 究 權 必 翻 印 有 究 權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北京丞相胡同  
晨報社  
大書房

著者 英國羅素  
譯者 余家菊  
發行者 晨報社  
印刷者 明明印刷局  
北京丞相胡同門牌四號

不折不扣  
定價大洋五角  
外埠另加郵費五分

# 本書要目

- 第一章 生長的原理…………… 一至二八
- 第二章 國…………… 二九至五五
- 第三章 戰爭制度…………… 五六至八四
- 第四章 財產…………… 八五至一一〇
- 第五章 教育…………… 一一一至一三〇
- 第六章 結婚與人口問題…………… 一三一至一五四
- 第七章 宗教與教會…………… 一五五至一七八
- 第八章 今當何爲…………… 一七九至二〇〇

# 社會改造之原理

英國羅素著  
余家榮譯

## 第一章 生長的原則

凡能感受新鮮印象、而又有活潑思想的人、他從前的信仰與希望、經過此次大戰、必定發生若干變化。至於各個的變化、變成什麼東西、則關於各個人的性格與境況、原不一律；但在或種形式之下、此種變化幾為萬眾一致的。我此次所獲得的第一件見解、即什麼是人類行為的源泉、即我們可以希望此種源泉變成什麼。如果我的見解是真的、政治哲學就有了堅定的基礎、在危急的時期、可以免於動搖、比較因襲的自由主義之哲學要穩固得多。以下的講義、雖說只有一篇談論戰爭、然而都是根源於戰爭所暗示的人類行為的源泉、而且都是生於改造歐洲政治組織以避免戰爭的希望——我信此種希望可以實現、不過要把經濟的及社會的生活、大大的根本改革一番。

有種信仰與感情、使人覺得戰爭是必要的。站在這種信仰與感情的勢力圈以外的人、即不免孤立而與一般活動隔絕。當大戰爆發時、公衆的災厄、立刻使他的惻隱之心高漲到了極度、此種惻隱之心去掉他的冷靜態度、而使他投入於澎湃全歐之自滅的衝動。許

多人朝着自己毀滅的方面跑、急於要救這些人、就不得不反抗潮流、不得不挑起仇視、不得不受人冷眼、不得不暫時失去取人信仰的權力。要防止別人的仇視、固然不能；但是藉着想像去了解、藉着了解起同情、藉着同情去抑制自己報復的仇視、那就操之在己、求則得之。若是沒有了解與同情、想除去世界所受的痛苦、畢竟是不可能的事。

對於此次大戰、有兩種見解、我覺得都不妥當。我國（英國）流行的見解、以此次大戰歸咎於德國的暴戾、許多平和主義者又以之歸咎於外交的糾紛與政府的野心。我看這兩種人所見到的範圍、都沒有見到戰爭發生於普通的人類性質。德國人和其他組織政府的國民都是同樣的人類。一種感情、激動一國國民、就可以同樣的激動他國國民。承認戰爭的、不獨德國人、也不獨狡詐的外交家、如果深惡戰爭的觀念、遍佈到德國以外各國與各階級間去了、那末、戰爭的發生就絕對是不可能的。受人所相信的事有些是不合理的、人不相信的事有些反是合理的、從這些事可知人類衝動的真相——對於個人的衝動不定知道、（因為信念是傳染的）對於羣衆一般的衝動則必能了解。人類相信許多沒有充足理由的信念、因為人性常常半意識的要求某種行爲、要說這種行爲是合理的、就不可

不說他的信念是真的。無理由的信念、乃衝動對於理性之報復的虔敬。此等信念、使相反抗的我國人和德國人一樣的相信服務戰役是人生天職。

承認這等見解的人、將立刻發生一種思想、以爲人類如果多受些理性的支配、世間局面一定良好。戰爭對於雙方的戰鬥者都有無限的損害、這是大家在平和時代都知道的、一到了瀕於戰爭期間就一概忘却；由明眼人看起來、戰爭這件事、簡直是發狂。如果衝動更多受些抑制、如果思想更少受些感情的支配、人類或者可以看守他的心靈、使他莫向着戰爭的狂熱去進行。一切爭端、或者可以得着友誼的解決。此等見解、確是真理。但止乎此、則欠圓滿。有種有智慧的、合理的慾望、可以成爲感情。有此種感情的人、才可以知道有智慧的、合理的慾望、才可以抑制戰爭的狂熱。祇有感情可以抑制感情、祇有相反的衝動（或慾望）可以抑制衝動。因襲的道德家所傳佈的理性、實在太消極、太無生氣、不足以造成善良生活。防止戰爭、不能單賴理性、所可依賴的、是反戰爭性的感情與慾望所造成的積極生活。我們不可單顧有意的思想生活、衝動的生活、很有改善的必要。



人類一切活動發生於兩種源泉——衝動與慾望。慾望的位置已經很爲人所重視。有人有時覺得不滿足、又不能立刻獲得可以引起滿足的物品、在這個時候、幻想就把他們所相信的快樂的觀念、帶到他們的心頭。一切慾望、從感覺需要到滿足的時機、中間有許多期間。慾望所鼓勵的行爲、有時他自身即是一種痛苦。慾望得着滿足、有時必須經過長的時間。所追求的目的物、有時在我們生活之外、甚至有時在我們死後。意志是一種指導力、他不願伴着行爲的痛苦、不受他種矛盾的慾望與衝動的誘惑、他多半存在於追隨某種目的的慾望之中。這等見解都很尋常。而且從來的政治哲學、已經差不多完全立足在「慾望是人類行爲源泉」的上面。

然慾望祇能支配人類行爲的一部分、而且他所支配的、並非最重要的、乃爲較有意識的、明瞭的、開化的、一部分。

人類性質中有一部分、更富有本能性；在這一部分上、我們受衝動的支配去做某種行爲、並非受支配於有或種目的之慾望。兒童跑跳叫喊、並非因爲他們有實現某種善行的意向、乃是因爲他們對於跑跳叫喊有了直接的衝動。羣狗吠月、並非因爲他們想着吠月

有何等利益、乃是因爲他們受了吠這個衝動的驅使。飲食、戀愛、口角、誇炫、等行爲、都是單純的衝動、並非發動於或種目的。有些人相信人爲萬物之靈、他們以爲人類誇炫、是由於希望別人對於他有好的批評。是否如此、我們祇須回想一事、就可了然；許多時候、我們明知必受別人侮慢、但不願停止誇炫、可見誇炫是一種衝動。衝動的行爲常常達到最適宜於自然人的結果、但不是因爲這個結果才去作爲。這些作爲是由於直接的衝動。此等衝動即在不能達到正當預期的結果時、也非常強烈。成人每每喜歡說、他比兒童與犬要富於理性些、而且無意的把衝動在自己生活內的大活動隱瞞着自己。這種無意識的隱瞞、時常伴以一定的有意的計畫。當一種衝動在發生的一瞬間未曾放肆時、隨後必發生一種慾望、要求享受該衝動之預期的結果。在合理的諸種預期結果中、若有幾種顯然矛盾、競爭就起於預知與衝動之間了。如果衝動薄弱、預知就可以戰勝；此即所謂服從理性的行爲。如果衝動強大、那就、或者預知失去信任、或者將不良的結果都忘却了；若是有英雄風骨的人、便將一切結果、都豪爽的承當着。馬克伯 Macbeth 自知必敗、然而並不臨陣偷逃；他呼喊道：

下力！馬克斗夫！先呼喚的人受天譴、地獄、十足！

但是如此強烈豪邁的衝動、確是稀少。在衝動強大時、多半的人、藉着半意識的選擇注意、勸告自己說：適當的結果、可以從衝動的放肆中發生出來。一切哲學、一切倫理的評價、皆不出此種方法、都是服役於衝動的思想之結晶、這種思想的目的、在供給衝動的放肆、以準合理的基礎。唯一的純潔思想發生於知的好奇心的衝動。這等衝動、產生認識與理解的慾望。但是尋常所謂爲思想的、多半起源於非知的衝動、多半是單純的自慰手段、以爲放縱這種衝動、決不至於失意、決不至於受損。

衝動被抑制、我們即感覺不愉快、甚至感受激烈的痛苦。要避免痛苦、可以放縱衝動、此際的行爲乃爲有目的的。但是因爲衝動才有痛苦、至於衝動自身則趨向於行爲、并不避免由抑制衝動所生的痛苦。衝動自身依然爲盲目的、而且避免痛苦的目的、僅發生於衝動暫受抑制之時。

衝動是我們行爲的根本、比慾望還重要些。慾望活動有他的相當範圍、但沒有平常所想着的那樣大、衝動攜帶一團虛構的慾望：他們使人類感覺着他們所要求（由放縱衝動

得來)的結果；又使人類感覺著他們的行動是爲着結果的原故；實際上他們的行動、除却自身外、並無何等動機。有人著書或者繪畫、因爲相信可以藉此獲得讚賞；但是一經作畢、如果創造的衝動尙未疲勞、剛纔所作的事立刻就變成無意味的、而且又想從事於一件新工作。可以應用在美術的創造上面的道理、一樣的可以應用到我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項：轉移我們的是直接的衝動、我們想着我們所有的種種慾望、不過是衝動的裝飾品。

與衝動相對待的慾望、在人類生活上、實有廣大而且益益增高的統御力。衝動原來奔放不羈、原來是無政府的、不容易組成適宜的系統。在兒童與藝術家、此等情形、原可寬恕、但是希望別人謹肅相待的人、若有此等情形、則大不相宜。賃銀的勞動、是從慾望發生的、不是從衝動發生的；勞動自身、多少令人厭棄、但是需要工銀、所以不得不勉強做去。在工作時間、除少數人外、一切鄭重的活動、專受目的的統御、並非受統御於向着此等活動的衝動。在此等情形之下、適當衝動之價值、未曾受人了解、所以由此所發生的流弊亦無人知道。

有人排斥現實的以及理想的衝動、衝動對於此等人、常常類似發狂。衝動的發生、不是由於結果的預期、的確是盲目的。排斥衝動的人必就結果為精密的計量、更必計量可以發生的結果是否我們所需要的結果。此等意見之特質、好像是倫理的或理智的、然而此等意見之真實根本、乃是特異的衝動。在此等情形之下、衝動的特質存在許久、即許久不能獲得意見的真一致。有人有勇健的生活、他的強烈的衝動、在別人看起來、簡直是毫無思想。盲目的衝動往往導人到毀壞與死亡、然而亦有時導人成就世界上最善的事。情。盲目的衝動是戰爭之源、亦是科學、藝術、愛情、之源。吾人所需要的、不是衝動的弱點、不是要他指示死亡與荒廢的方向、是要他指示生活與生長的方向。

不管道德家怎樣說法、不管經濟上怎樣必要、依賴意志去完全抑制衝動、是可以不必的。排去衝動、用目的與慾望統御着的生活、真是苦惱的生活。這種生活消耗活力、到後來、使人對於他所追求的目的亦冷淡了。若有一國國民、都用此種態度去生活、此國國民必流於萎靡、沒有充足的氣力去認識慾望前面的障礙物、而且加以排除。

近代產業主義與社會制度、常常使文明國民不得不排除衝動、而單靠目的以為生活。

此種態度的生活之結局、必使生活的源泉涸竭、除非另有新衝動發生、不同於意志所常常抑制的新衝動、不同於思想已經意識了的新衝動。此等新衝動、比較從來所抑制的衝動、容易發生惡性的影響。過度的節制、每每引起殘忍與破壞的衝動、尤甚的是來自外界的過度的節制；此即軍國主義何故在國民品性上發生惡影響之一種理由。如果自然的衝動不能得相當的發洩、所產生的結果、不是活氣的缺乏、即是暴戾的、戕生的新衝動。人類的衝動、非在初生時、即受了天性的決定；在一定的很廣的範圍之中、可以大的為各人境況與生活態度所變化。此等變化之性質、應加以充分的研究、研究的結果、可用以判斷政治組織及社會制度所釀出的善善惡惡。

戰爭爆發的主因、不在理性、亦不在慾望、乃在衝動的生活。有侵掠的衝動、亦有抵抗侵掠的衝動。有時、兩種衝動都可與理性符合、但在多數事項、他們的活動都與理性極端相反。他們各引出一團附屬的信念。與侵掠的衝動相合的信念、在伯哈的 *Birhardi* 內面、在古代回教徒之戰勝者內面、都可以窺見、在約書亞記內面、更可以窺其極度。首先即可發見他們以為他們自己乃優秀民族、乃天之選民。因為有此等信念、就以為自

己族內的善惡始有真正的重要，至於其他民族，不過祇供優秀民族所征服或救濟。在現代政治上，此種態度表現在帝國主義中。全體的歐洲人，用此態度對待亞洲人與非洲人、許多德國人又用此態度對待其他之歐洲人。

與侵略的衝動相對待的，是抵抗的衝動。舉其實例，如以色列人之對待腓尼斯丁人、又如中古時代歐洲人之對待回教徒。此衝動常使彼等相信彼等所恐怖之敵人有特別罪惡、又相信彼等如果敗北、則彼等偉大的國民性必受蹂躪。此次大戰爆發時、英法等國主戰論者、都開始高談民主主義的危機、其實彼等從來反對民主主義不遺餘力。彼等如此說法、並非真誠的：反抗的衝動、使他們寶貴德國人所將危害的一切事物。彼等愛好民主主義、因為彼等嫌惡德國人；然而彼等以為彼等嫌惡德國人、是由於愛好民主主義。侵掠與抵抗兩種對待的衝動、在各交戰國內、都很活動。未曾受此等衝動支配的人、大概可分為三種。第一種人對於他們所服從的國家、有民族的反感。如愛爾蘭人、波蘭人、芬斯人、猶太人、以及其他被征服的國民等。從我們的意思、此等人可暫置在討論範圍之外、因為彼等與參戰的國民有同一的性質、單祇外面的情形不同而已。

第二類未曾參加戰爭的人、他們的衝動多少已經萎縮了。平和主義之反對者、猜想一切平和主義者不是被德國收買了、就是屬於此類萎縮的人。彼等以為平和主義者、是涼血的人、無情的人、當同胞為祖國犧牲生命時、他們還處在傍觀的地位去冷靜的思考。有些被動的平和者、除了不積極的參加戰爭外、完全無所活動、在或種程度之下、前述反對平和主義的話、對於此等人確是真的。我想、戰爭的辯護者、非難此等人、可謂為是正當的。雖說引導戰爭的衝動釀出許多破壞的行為、然而有此等衝動的國民、比一切衝動都如死灰的國民、究竟還有希望些。衝動是生命的發現、衝動存在、還可望從死之方向轉到生之方向；若無衝動即是死亡、從死亡不能產生何種新生命。

然而積極的平和主義者不屬此類：彼等非缺乏衝動的力量的人、彼等的非戰衝動、十分強烈、足以壓服好戰的衝動。反背國民全體的活動、主張表面無望的事、挑起輿論的唾罵、防止羣衆感情的傳染、此等事到底非不熱心的人所能做得出的。避免輿論嫌惡的衝動、是人性內最強的衝動、要壓服此種衝動、祇能利用直接的、無計較的衝動之異常的力；單賴冷靜的理性、決不能鼓動如此的行為。



衝動可分爲兩種、即求生的衝動與求死的衝動。表現在戰爭中的衝動是求死的衝動。求生衝動中之任何一種、如果有充分的強烈、即將導人挺身而出以反對戰爭。此等衝動、有幾種在極文明的人性中很佔優勢、有幾種是普通人性的一部分。科學與藝術的衝動、在求生的衝動中、是較爲更文明的。許多藝術家、完全不爲戰爭的感情所動、不是由於他們感受性之薄弱、是因爲創造的本能、幻想的追求、使他們批評國民的感情、而且不承認文飾好戰衝動的神話。少數科學衝動強盛的人、已經注意戰爭團體之仇視的神話、而且因爲知此真相、所以保守中立。但是如此洗鍊過的衝動、不能產出改造世界的偉大的、普遍的、力。

在人生方面有三種力、無須精神上特殊的稟賦、在現代已有多少的存在、在改善的社會制度之下、更可以極其普遍。三種力即戀愛、建設的本能、與生之歡樂。在現代生活狀態之下、這三種力都受了防害與萎縮——不但貧窮的人、且有大多數有相當生活的人。現代的制度、都建築在不正義與權力之上；我們祇有塞着同情的心、閉着真理的眼、才能忍耐我們所視爲利藪的壓迫、與不公平。因襲的成功觀念、引誘許多人去做無活力

的頹喪生活、把一切活潑的衝動都犧牲了、而且把人生的歡樂、都喪失在無窮的煩惱中。我們的經濟制度、差不多使一切的人都不得不捨棄自己的目的而去實行別人的目的、又使我們覺得實行的意志過於薄弱、而且僅能享受最小量的被動的幸福。如此一切的事、都破壞社會的剛健性、都減少個人向上的熱情、都減削達觀世界的的能力。如此一切的事、都是有害無益、可用智慧與勇氣去結束了他。如果此等事結束了、人類之衝動的生活將要絕然的面目一新、我們可以向着一種新快樂與新勇氣去進行了。我的講義的目的、就是要促進這個希望。

在人類生活上、各種真正重要的衝動與慾望、並不彼此分離、都是從生長的中心原理發散出去的。本能的衝動在一定的方向內引導他們、正如樹木尋求日光一樣、祇要本能的運動未受摧殘、無論發生何種不幸的事、絕不至成爲根本的災厄、亦不至產出由妨害自然生長所得的惡劣結果。如果我們要直覺的了解某人、必須憑着想像去理會他的內在的中心。此內在的中心、人各不同、而且決定各人可能的特長。社會的制度、對於個人能盡的最大義務、即是釀各個人去自由的活潑的生長：社會不能強迫個人隨着別人的

模型去生長。在人類中有幾許衝動與慾望——例如喜用醫藥的衝動——非從中心的原理產出；此種衝動若是太強烈了、足以釀出流毒、所以要用自制力去加以防遏。有些衝動、即令發生於個人的中心原理、若是妨害別人的生長、亦要顧全別人的利益、而加以防遏。但是對於別人有害的衝動、多半是由於生長受了妨害、在本能得以順暢發展的人、此等事很少很少。

人類生長、像樹一般、需要適宜的土地與充足的自由。政治的組織能幫助生長、亦能妨害生長。人類生長所需要的土地與自由、比較樹木生長所需要的土地與自由、真是多的難於發見而且難於獲得。我們所希望的完全生長、不能指定、亦不能說明；極爲微妙複雜、只能用敏銳的直覺去感悟、用想像與尊敬去朦朧的領會。完全的生長、不但唯一的、主要的、依賴物質的環境、而且依賴信念、嗜好、行爲的機會、以及社會的全體生活。越發達、越文明的人、他生長的條件越難、而且越依賴他所在的社會之一般狀態。一個人的需要與慾望並不限於自己的生活範圍。如果他的精神是包容的、他的想像是活潑的、那末、他所屬的社會的失敗就是他的失敗、社會的成功亦是他的成功；隨着社

會的成功或失敗、他自身的生長或受培養或受妨害。

在現今世界、多數人之生長原理、受野蠻時代遺傳來的舊制度的拘束。藉着思想與知識的進步、藉着對於物質界支配力的增進、生長的新可能性已經發生、而且引起新要求。如果原動力沒有遭受抑制、新的要求、就必須滿足。可以避免的限制、從此很少爲人所默許的、當此等限制存留時、善良的生活很少是可能的。給與或種階級以特別機會的制度、縱使有幸福的階級熱心擁護、不幸的階級決不能長此承認。於是普遍的奮鬥發生、在奮鬥中、成訓與教權聯合着去敵抗自由與正義。今日之公開的道德、因爲是因襲的、在叛亂的階級中、早已失其權威。舊制度的擁護者、和新理想的選手、多半不能協力合作。內部的分裂、繼續擴大而至於生活上各方面的關係。在自由的戰爭中、人類漸漸的不能打破自我的疆界、不能成就由真實的根本的結合、所得來的生長。

今日一切制度的權威、都有歷史的基礎。東方專制君主之最上權威、表現在宗教上全能的創造者之觀念中、創造者的光榮是人類唯一的目的、而且人類沒有權利去違反他。此種權威傳授到皇帝與教皇、傳授到中古時代之諸侯、傳授到封建時代之貴族、甚至傳

授到子的父和妻的夫。教會是神權的直接結晶、國家與法律是王權所組織的、所編制的、土地私有權是發生於戰勝之貴族的權威、家族是受支配於家長的勢力。

中古時代的制度僅給少數人以自由發展的機會；多數的人類不過是少數者的臣僕。當少數者的權威真能為不幸階級所尊敬、所承認時、中古的社會尚有整然的組織、而非根本的戕害人生、因為服從出於志願、外面的服從與內面的自由就可以一致。西方基督教國家的社會制度凝結成爲一種理論、而且曾經真正的爲人所信仰。至於擁護現代制度的理論呢、可是就沒人相信了。

中古時代之人生論不能滿足人類對於自由與正義的需要、所以終於不能存立。當時的支配階級、張大其理論上的權力、爲他的壓迫所犧牲的人、由時勢的壓迫、覺悟了彼等自身亦有權利、何必單爲少數者的光榮而生存。不久人類即傾向於咒罵權力、而且謂使用權力即是暴戾。因爲有權力的人妨害正義的要求、人與人之間益益分離、各爭各的權利沒有一個社會能依着有機的共同目的而結合成爲一體。共同目的之缺乏、實爲不幸的淵源。歐洲多數國民歡迎大戰的爆發、其中有一種理由、即戰爭使國民再在同一目的之

下、成爲整體的團結。現今國民的團結、破壞結合全世界以成一體的目的、但全世界結合的進行、方才開始、力量薄弱、並沒有很多人受了破壞的影響、人類喜歡與同國的人在新意義之下結合、不大留心與仇敵的益益分離、有什麼重要的關係。

在自由的戰爭中、個人間的薄情的與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亦不是永遠可以完全解除的。要使統一的社會得以發生、必須先使今日的制度受一種根本的改革、以凝結現代精神所要求的尊重個人心以及尊重個人權利心。中古時代之帝國與教會抹煞個人。雖說有些異教徒、但是他們又受盡無情的殺戮、絕無一點憐憫如後世殺戮所引起的。異教徒、與其殺戮者、同樣相信世界上只應有一個教會；他們兩個的不同、只是教條的差異。文藝復興時代、在少數的藝術家與文學家內、中古時代的信條沉淪下去了、然而沒有換得何等事物、祇是陷入到懷疑與混沌之中。中古時代思想第一次的最大破裂、即關於馬丁路德主張個人判斷的正確、而攻擊宗教會議的謬誤。從這種主張、必然生出一種信念、以爲個人的宗教不能受教權的決定、應該聽憑個人自由選擇。自由戰爭的開始、是在宗教方面、自由戰爭獲得完全的勝利、亦是在宗教方面。

因爲個人主義的奮鬥異常發展、革新的希望由是廣播在人生各方面中。打着正義的旗幟的要求、都能進行、至於依着因襲的權利所起的要求、則一概拒絕。有兩種社會的理論、存在於人類的思想中、兩不相下、各相信自己足以獲勝、而人類又無意的選擇於自己有利的一種。歷時稍久、受難稍深、各種普通的理論都忘却了；最後遺留的、祇有自己肯定、受壓迫的人一經得着自由、即變爲壓迫別人的人、正如他們從前的主人一樣。

所謂的民族主義、最足以暴現此事。從理論上說來、民族主義主張：人類依着感情與傳統、形成叫作國民的自然團體、每個此等團體應該結合於一個中央政府之下。大體上、此種理論可以承認。但在實際上、此種主張有一種更爲自私的形式。被征服的民族主義者說、「依着感情與傳統、我應屬於甲民族、但是我現在服從乙國民掌攝的政府；這是不合理的、不但因爲不合民族主義之一般理論、而且因爲甲民族是寬厚的、進步的、文明的、至於乙國民則是壓制的、退步的、而且野蠻的。所以甲民族應該繁榮、乙民族應該滅亡。」本來屬於乙民族的國民、感覺個人的嫉惡與侮蔑、對於此等抽象的正義的要求、自然是充耳不聞。然而在大戰的進行中、甲國民驟然獲得自由。彼等所藉以獲得

自由的力量與誇大、即刻就發生一種感情、使他們差不多必然的從事於征服外國、或者拒絕其他弱小民族之自由要求。「丙民族是我國國民的一部、你說他們有同一的權利反對我們、正如我們反對甲國民麼？真是胡說。丙國民卑劣好亂、不能有良善的政治、爲隣邦的安寧起見、必須加以干涉。」

英國人對愛爾蘭人、德國人與俄國人對波蘭人、加利西波蘭人對露斯利人、奧地利人對馬加利人、馬加利人對同情於塞爾比亞的南斯拉夫人、塞爾比亞人對馬基頓布加人、都是這樣說法。如此的民族主義、在論理上無可反對、他引起壓制與征服的戰爭、亦是自然的趨勢。十五世紀時、法蘭西從英國得着自由、即刻就着手侵伐意大利、西班牙從回教徒得着自由、即刻就同法國競爭全歐的霸權、紛擾到一世紀以上。從此點看來、德國的事件頗有趣味。在十八世紀初年、德國的文化是法蘭西式的；法蘭西語是當時的官用話、來布尼茲的哲學是用法語寫的、文章上學術上亦是用法語做通用言語。民族的意識、簡直沒有存在。往後許多天才、在詩歌、音樂、哲學、科學各方面、有燦爛的偉業、自尊心由是發生。但是創造政治的日耳曼民族主義、則僅僅因爲拿破崙的壓迫與一八



一三年的國難。以後百年間、歐洲平和的破壞、都是由於法國、瑞典、俄國之侵害德國、德國人想着自己若有充分的勢力與結合、必能防禦仇敵以保全領土。此種純粹的防禦目的所吸收的勢力、當打敗拿破崙後、澎漲得不可停止。到了一百年後之今日、仍然從事此種運動、不過目的變成了侵略與征服。此種運動的結局如何、今日還不能推測。

如果人類有痛切的民族團體的感情、民族主義對於決定各國境界、頗有相當便宜。但是人類僅在自己的民族內感覺同情、祇對於自己民族的權利有相當的要求、至於要他們尊重其他民族的權力、祇有訴之武力。

隨着時間的進行、在生產組織發達後所生的貧富競爭內、在萌芽不久的男女競爭內、同樣事情的發展、可以預料。

在各種爭鬥內、所需要的、是真正受人信賴而又可以保持公平的原理。由互相的自己肯定所生的戰爭、祇能因偶然的勢力平均、得到正義的結果。努力支持一種基於權力的制度、真是無用、因為此等制度都不合於正義。暴露過一次的不正義、即不能繼續維持。若要維持、除非使擁護者與反對者都受重大的損傷。此種損傷、堅固了自我的藩籬。

從此後、自我的藩籬不是一個窓牖、乃是一個監。獄個人之滿足的生長、依賴與許多人相接觸、此等接觸是自由協力、不是強迫服務的性質。在權力的信念還存在時、自由協力量與不平等及服從、可以並行不悖、站在一處、但在今日、平等與相互的自由是必要的。祇要於個人的生長無妨碍、一切制度都要竭盡可能的分量建立在志願的結合上、不能依賴法律的力以及有權者之因襲的權威。應用此種原理、現代一切制度、都應有根本的改革、才能存在。若要維持世界、不讓他分散成爲離異的個體、以致互相爭戰、那末、這種改革、就有急切的必要。

個人間的善良關係有兩種主要的根源、一是本能的親愛、一是共同的志向。兩個之中、共同的志向在政治上、更爲重要。但在實際上。共同的志向是本能的親愛的結果、或者共同的本能的嫌惡之結果、決不是原因。一切生物學上的羣衆、從家庭到民族、都依相當的本能的親愛才能結合起來。而且建立共同志向在此種基礎之上。

本能的親愛是使我們喜歡同別人交結的感情、從別人得着安慰、願意同別人談話、同別人作工、同別人遊戲。他的熱烈的形式是戀愛、但是微弱的形式、甚至極爲微弱的形

式、都有政治上的重要。一個爲本能所嫌惡的人站在側旁、就使我們覺得別的人比較的可愛。反對猶太人的人、若遇見猶太人在側旁、必定愛好基督教徒。中國的人若在亞非利加的野蠻國、任何白色人、必受非常快樂的歡迎。在多數的事項中、共同的嫌惡、是本能的親愛的原因。

本能的親愛生起的次數與強弱、因人不同、同一人又因時不同。關於此點的兩極端、我們可以拿加來爾 Carlyle 同威特曼 Walt Whitman 做比例。加來爾在晚年、對於男人和女人都有幾分排拒。本能的嫌惡、使他喜歡想像這些人都上斷頭機、或者在戰場上吃砲子。這種性情使他小看許多人、而且祇滿意於著名破壞的人——例如佛勒烈大王、佛南西亞博士、與哀黎知事、又使他喜歡戰爭與暴力、嫌惡弱者與被壓迫者——例如「三千可憐的女裁縫」受盡他無數的唾罵。到了晚年、他對於全人類、差不多沒有一個不嫌惡的、他的道德觀與政治觀、即受支配於此種透徹的嫌惡。

與他相反的威特曼、對於人類的大多數、有溫柔的包容的感情。對於他的奇妙的人類目錄、他自身感受非常的興味。因爲各項目、在他的想像上、都是快樂的對象。多數人

對於特別美麗的人物所起的快樂、威特曼差不多對個個人都感覺着。從這種普遍的親愛、發生樂天主義、喚起對於民主主義的信仰、又確實見得衆人和睦同居是很容易的事。他的哲學與政治思想的基礎、像加來爾的一樣、建立在對待一般人之本能的態度上。

這兩種態度、本質上、那一種是比較的合理些、沒有客觀的理由可以表明。如果一個人覺得別人排斥他、沒有理由可以對他證明別人不是如此。祇要他像威特曼不像加來爾、他的慾望同別人的慾望、就都容易得着滿足。威特曼的世界比加來爾的世界、要快樂些、要多些實現目的的可能性。因為這個原故、如果我能够、我就情願增加本能的親愛之情、減少本能的嫌惡之情。在政治制度應該判斷的一切結果中、這件事恐怕是最重要的。

個人間善良關係的另一根源是共同志向、特別的是不知道原因不能達到目的的時候。經濟的團體、如勞動組合與政黨等、都依共同的志向組織成功。無論本能的親愛所聯合的是什麼、都是共同志向的結果、不是原因。經濟的團體、如鐵路公司、因為一種目的才來存在、但是這種目的不應僅僅存在於指揮這個團體的人心內：平常賺工錢的人、除

了賺工錢以外、不需什麼目的。這是經濟團體的一種缺點、應該加以補救。工團主義的目的就在補救這個缺點。

婚姻是用（或者應該用）本能的親愛做基礎。一到有了小孩時、或者願有小孩時、就得着共同目的的新動力。此要求小孩的志向、是婚姻與不規則的結合之主要區別。在事實上、在本能的愛情消滅以後、共同的目的依然殘留、並是夫婦間的強固結索。

民族在真的結合而非人爲的結合時、他的基礎、是同國人相待之本能的親愛、以及對待外國人之本能的嫌惡。英國人在大陸住了以後、再回到都華或者佛兒斯頓、他對於習見習聞的事都懷着親切的感覺；偶然接行李的人、高聲賣新聞紙的兒、童扶伺茶女的婦女、都使他覺得親切、好像比外國人的奇異習慣要「自然」些、好像人類應該如此些。

他相信一切英國人都是善良人民、一切外國人都充滿了惡意。就是這種感情、使一國容易組織成爲一個政治的單位。政治的單位一經組織、即加添一種共同的目的、正如在婚姻內一樣。外國人將要侵略我們的國家、荒蕪我們的土地、用戰爭殺戮我們的同胞、污蔑我們的光榮。與我們協力防禦此種災禍的、即是我們的朋友、他們的協力使我們本能

的親愛加一層強烈。然而共同的目的並非愛國心之全部淵源：即令已經繼續許久的同盟國、亦不能引起對待本國人的同樣感情。從相同的習慣與風俗發生之本能的親愛、是愛國心的根本要素、而且是一切情愛的基礎。

如果人類自然的發達、要大大加促進、而沒有環境的妨害、如果人類的慾望與需要盡量滿足、政治的組織必定要盡力容受共同的目的而且滋養本能的親愛。這兩種目的是互相關連的、因為目的的妨害與要求的不滿足、都根本的破壞本能的親愛、而且本能的親愛容易使人努力共同的目的。一個人的生長沒有受妨害、自尊心沒有受毀滅、他必不至把別人看作仇敵。無論什麼理由、若是他的生長受了妨害、或者被迫長成一種紆曲不自然的形態、他的本能必定仇視環境、而且渾身都是怨恨。人生的歡樂都離棄他了、幸災樂禍的心思驅除了友誼。駝背者與跛子的心地不良、是世人同知的事；同樣的惡心地、可以在無形的跛子身上、發現出來。如果真正的自由能夠實現、他將永遠破壞怨恨之情。人類天性、不可改變、祇可利用、實是謬誤的普通見解、我們各人的確各有一種本來的人格。這種性格再與外界的事情合力起來、就產生一種品性。品性中本能的部分亦可

大加斧削。信仰、物質的情形、社會的情形、以及各種制度、都能變化品性。荷蘭人與德國人殆有同一的本來性質、但在成人中、本能就大不相同、因為他們內有一個沒有軍國主義、亦沒有大強權的矜傲。又獨身者的本能與有配偶的男女、大不相同、亦是顯明的事。大概無論何種本能、依着發洩的出口之差異、可以現出種種不同的形式、引導我們到藝術的及知的創造之本能、在別種事情之下、可以變成好戰的本能。活動力或者信仰、是本能的出產品、所以沒有理由把本能看作不可變化的。

此理可以應用在別的本能、亦可以應用在本能的好惡。人類與別的動物一樣、自然的愛好同種、厭惡異種；愛惡的程度、依賴外界的情形、而且時常依賴很微細的事情。加來爾的厭世思想大半歸咎於胃病；適當的醫藥療養或者可以使他有大不相同的世態觀。社會想抑制衝動、常常用懲罰的方法。懲罰的方法很有缺點、不能剷除衝動的存在、祇能防止私利的衝動之放縱。此種方法既不能剷除衝動、恐怕祇是驅迫衝動去找別的洩口（在處分直接成功時亦是如此）；而且若是衝動強烈、除了有特別冷靜的理性的人以外、單純的私利觀念、並不能防止衝動、因為私利不是很有權力的動機。在有利害關係時、

我們的習性、使我們自欺、並且引導我們誤信私利與慾望（或衝動）所鼓動的行為兩相一致。

所以人類天性不可改變之普通見解、實為謬誤。我們都知道、我們自身的性格以及我們朋友的性格、都大為受環境的影響；對於個人是真的事、對於國民亦是真的。在一般人類性質中、變化的根本原因、若不是純粹物質的不同（例如氣候）、就是由於各人支配物質界能力的差異。純粹物質的變化、在政治方面、沒有多大的關係、所以我們可以暫置不問。從人類支配物質界之能力（如發明與科學）所起的變化、在今日頗關重要。經過產業革命後、他們根本的改變了人類的日常生活；藉着創造偉大的經濟組織、他們改變了社會的全部制度。從本能與環境發生的一般信念、大大的變了、與十八世紀的、絕不相同。但是今日的制度、對於新環境所發達的本能與我們的真正信仰、都不適合。制度自身亦有一個生命、時常在使他們適於本能需要的情形死了以後、還殘留着。此理、在相異的程度之下、殆可以應用於吾人從過去繼承的一切制度、如國家、私有財產、家長制度、教會、陸海軍等。凡此種種、在某程度之下、都是壓制的、在某種分量中、都是



違反人生的。

在政治改造的企圖中、必須知道什麼是普通人類的根本要求。在政治思想上、普通都是以經濟的需要爲有關政治之唯一的需要。此種見解、頗不精當、頗不明瞭。大戰的真正原因、不能不在經濟範圍以外去尋找。有種需要離了意識的努力、亦能獲得滿足、此種需要、能長久不爲人所認識、所以發生一種關於人類需要的太單純的思想。因爲產業主義的發展、許多從前不須努力即可滿足的需要、在現今社會上、反有許多人不得滿足。關於人類需要之不當的單純的舊思想還殘留着。他使人類疏忽了新的不滿足之原因、而且創造謬誤的見解、以解釋人類何故不得滿足。包醫百病的社會主義、據我看來、好像陷入了此種謬誤、因爲他過於相信、祇要經濟情形一經改善、人類就可以獲得幸福。

人類所需要的、不是較多的物質、乃是較多的自由、較多的自己指導、較多的創造之發洩、較多的娛樂機會、較多的願意的協力、減少爲別人的不願意的服勞、凡此等等、都是今後的制度應該盡力實現的、如果我們的知識與自然統御力是要達到善良生活的圓滿結果。

## 第二章 國

在社會主義的影響之下、近年富於自由思想的人、大半贊成加增國權、至若對於私產則表示多少的嫌惡。工團主義者嫌惡私產、亦嫌惡國權。我相信、在這一方面、工團主義要較爲正確些。我亦相信國與私產是現今兩個最有勢力的制度、因爲勢力太大、而傷害了人類生活。我更相信國與私產都減少了人類活力、致使文明社會大受苦惱。這兩種制度原有密切的關係、現在暫祇討論國家。我要指明、在國的權力中、有許多太大的、太不必要的、太有害的、而且要指明這等權力可以大大的減少、並不損害國的有用的機能。但是我亦要承認在若干方面、國的機能不但不應該斬斷、而且應該擴張。

國的事業中、有些可由私人辦的、如郵務局與初等教育等。國家經營此等事業、祇是由於顧念便宜的動機。至於別的事件、如法律、警察、陸海軍等、都絕對是國的事業；國存在一日、此等事務即一日不能歸私人掌管。國的事業中、有些非國所必要的；社會主義希望把這等事業更加擴張、個人主義則希望加以限制、此處即是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區別。我現在要批評的、是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都認爲必要的事業；至於別的事業

、我以為在事業的自身上無可反對。

從國的本質看、國是國民的綜合勢力之總匯。此種勢力發為兩種形式、一是對內的、一是對外的。對內的是法律與警察、對外的是戰鬥力、如表現在海陸軍內的。國之所由成立、即一定區域的居民結合起來聽政府的指揮、去運用他們的綜合勢力。在文明的國內、權力祇依着預定的規則去保護自己的國民、此即刑律之所由成立。至若對外國人使用權力、則沒有法典的規定、除去少數例外、他們進行、都是按着實際的或想像的國民利害。

依法行使權力、比任意行使權力、確實要比較的無危險些。如果國際法能有充足的力量、使得人類聯合着去決定國際的關係、那末、現代的情形定有大大的進步在。無法律以前、原始的無政府狀態、比較法律還要惡劣。但是我相信、在某程度上、超越法律的社會可以成立。在此種社會內、現今法律所保障的利益、仍可得着保障且不妨害自由、法律與警察制度所產生的惡果都一概沒有。某種權力的總匯或者可以遺留在背後面、但實際使用權力的事可以極為稀少、權力的必要程度可以極其低小。在有法律以前、無政

府狀態祇給強者以自由；我們心所向往的狀態、將給個個人以自由。實行給與個個人以自由、並不排除一切有組織的權力、祇是嚴格限制使用權力的機會。

國的權力、對內僅限於叛亂的恐怖、對外僅限於戰敗的恐怖。在此等限制之下、國權是絕對的。然而實際上、他能用徵稅去奪人的財產、他能制定婚姻法與繼承法、他能懲罰他所嫌惡的言論、他能置人於死地、而且因為要把一種人民所住的地方劃歸別國、就能命令一切強健男子到戰場內去賭生命、祇要他想着有戰爭之必要。在許多事件內違反國的意見或者目的、就是犯罪。在此次大戰以前、美國和英國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國；然而在美國沒有一個移民可以上岸、除非他承認不信仰無政府主義一夫多妻制。至於在英國、近年來、許多人被捉到監獄裡去、因為違反「基督教」Christian Religion(註1)、或者因為贊成「基督的教訓」Teaching of Christ(註1)。在戰爭時、批評外交即是犯罪、當着某種目的已經是大多數人覺得必要的、或者是有實權的人覺得必要的、那些不以此等目的為必要的人、就要受懲罰、就要受痛苦的處置、與古代異教徒所受的痛苦並沒有不同。如此利害專制、都被他的成功遮蔽了：因為他的迫害Persecution是一律的。

成功的、很少的人以爲冒犯這個迫害是值得的。

(註一) 瀆褻神聖的懲罰。

(註二) 工團主義的懲罰。(現在必加入、因服從良心而實行反抗者的懲罰。一九一

## 六

普及軍事服務可以算作國權的極端實例；並且可以證明他對待自己國民的態度和對待別國國民的態度、大有差異。國用不偏的態度、懲罰殺害國人的人、亦懲罰不殺異國人的。從大體上看起來、不殺害異國人、被他們看作更大的罪惡。戰爭的現象是常事、人類不覺得它的奇怪；對於那些受了好戰本能支配的人、戰爭是自然的、是合理的。但是對於那些站在好戰本能支配範圍以外的人、戰爭的奇事、雖說常見、却是增高纏長了。有一種制度、強迫人類無論何時、忍受戰場的一切恐怖、祇要政府命令他們去戰爭。大多數的人類、竟能容許這種制度、實在是很可詫異。一個法國藝術家、淡於政治、僅注意他的繪畫、忽然知道他自己已被徵去攻擊德國人、因爲德國人是人類的羞辱——這是他的朋友告訴他的。一個德國音樂家、同樣的不知道那些事、被徵去攻擊虛偽的法國人。

爲什麼這兩個人不能宣告相互的中立呢？爲什麼不把戰爭留給好戰而且挑戰的人呢？這兩個人若是宣告相互的中立、他們就要受國人的鎗斃了。要避掉這種命運、他們才互相射擊。如果世界失掉了藝術家、沒有失掉音樂家、德國人就歡喜了；如果世界失掉了音樂家、沒有失掉藝術家、法國人就歡喜了。至若文化上的損失、就沒人記得、無論受殺的是那一個、文化上的損失總是一樣。

這是瘋人院的政治 *Politics of Bedlam*。如果允許這藝術家與音樂家不參與戰爭、必定沒有別的結果、祇是於人類有無損的好處。國的權力使這件事不可能、所以國權是一件完全壞的東西、就和古代殺戮異教徒的教會權力一樣的壞。即令在平和時代、假使成立了一個國際聯盟、內面有同數的德國人和法國人、都發誓不干與戰爭、法國的國與德國的國也將同等的殘害這個聯盟。現代德謨克拉西的國民受人強迫去盲目的服從、去無限制的願殺願死、正和上古時代沙丹強迫衛兵 *Jainaries* 一樣的多、或者正如東方專制君主向樞密大臣所強求的一樣的多。（原注）在德謨克拉西的國內、必須服從一切規律的、是大多數的人。於少數的人應加以極端溫柔的服從責任。（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 西明斯特報徵兵論——原註

維持國的權力可以靠輿論而不靠法律、在英國就常有此事。國家藉着演說、藉着出版物的勢力、製造了許多輿論；專制的輿論是自由的大敵、正和專制的法律一樣。如果一個不願戰鬥的青年、他的職業被人革退了、在街上被人侮辱、在朋友們中間受人冷眼、而且從前愛他的女人、現在也用譏諷的神氣拋棄了他、那麼、他將覺得這個懲罰、正和宣告死刑一樣難受。（原註）自由的社會、不但必須有法律的自由、還要寬宏的輿論、而且還要去掉喜歡探尋鄰人事件之「本能的窺探」Instinctive inquisition。利用保持高尚的道德標準之假面具、「本能的窺探」能使善人、不知不覺的、於蕩成爲殘忍好殺的性情。思考別人的缺點、在思考的本身上、並非一種好理由去證明自己的長處。但是在衆人覺悟此事以前、在國家不能製造輿論以前、輿論必須算做——除開少數革命的輿論——國家權力之一定的部分。

（原註）黎聚諾堪先生是西密斗色的代理檢察官、星期六日在伊林審問勞伯沙理利卡時、對於「白毛婦人」Whitfeather woman（白毛意即怯懦的徵記——譯註）的行爲

有很激烈的批評。勞伯年三十六歲、是一個推車者。他憂愁不堪、尋了自殺、因為從軍中受斥退出、又被婦女們及有專長的補充人所嘲笑。

有人說、他曾於十二月間到軍營投効、因為心弱、受了斥退。他的寡婦說、使他頹喪的、祇是這件事、他很憂悶、因為他想着、他的心臟狀態、將使他失掉他的特許證。他又為一個嬰兒的險症所煩擾。

一個有關係的兵說：死者的生活、弄得極為悽慘、因為婦人們嘲笑他、說他不入軍隊、叫他做懦夫。數日前、兩個婦女、在梅達斐、說他是「怯懦的東西」Something shocking。

檢察官帶着怒意、說道：這種婦人的行為真是可惡。不知道個人情形的婦女們、竟被允許、去使曾經設法盡責的男子們、不堪生存的苦、真是奇恥大辱！他們竟沒有較好的事情做、真是可憐！這裡就是一個男人、他被一羣無知的婦女驅迫到了死地。檢察官盼望即刻有一種方法來阻止這種行為。

在國境以外的國權、大概是從戰爭或者戰爭的恫嚇得來的。有些國權是指揮國民貸款



或不貸款這種才幹得來的；但是比起海陸軍得來的權力、並不算重要。國的外交活動——有些很少的例外、可以置而不論——是自私的。有時要保持別國的好意、利己心就緩和些、但是祇能改正他所用的方法、並不能改正他所求的目的。國所追求的目的、不是單單自衛的防禦別國；在一方面、追求機會、去開發弱國或者不文明的國；在又一方面、追求權力與威信、因為權力與威信、在大家看來、比金錢還光榮些、還少物質性些、有些外國人的幸福、不利於開發與降服的事業、要追求上面所說的目的、絕對沒有一國對於殺死此等外國人有所躊躇；又在他們認為有威嚇之必要的地方、亦沒有一國對於劫掠此等地方有所躊躇。除開這次大戰、此種行爲、在過去二十年內、已經爲許多小國與個個大國（原註）——除開奧大利——所做過；奧大利沒有做過、並非沒有志願、祇是沒有機會。

（原註）英國在南非、美國在斐律濱、法國在摩洛哥、意國在薩坡利、德國在非洲的西南部、俄國在波斯與滿洲、日本在滿洲。

爲什麼人類默認國的權力呢？理由却是很多；有些是因襲的、亦有些是現實而且緊急

的。

服從國權的因襲理由是對於君主的個人忠節。歐洲各國是從封建制度發達出來的、最先不過是封建諸王的領土。但是現今此種服從原因已經衰退了；除開在日本的、以及在俄國的少許以外、恐怕沒有什麼。

種族的感情常在忠君精神的背後。此種感情的勢力、正如從來一樣、在現今並且已爲國權的主要維持者。大概個個人知道、去做羣衆的一員、於自己的幸福很關緊要。一個羣衆是共同友誼與共同敵愾心所鼓動的。他結合起來、是爲着攻擊與防守。如此的羣衆共有兩種：一種根本上是由家族擴大的、一種是有意識的共同目的做基礎。國民屬於前種、教會屬於後種。當人類大爲共同的信條所支配時、國民的界限就要崩潰了、正如宗教改革後、人類在宗教戰爭中所做的一樣。在如此時期、公共信條的結合力、比公共國民性、要强大些。社會主義發生後、同樣的事、在近代又已發現。不信私產制度的人、把資本家看作人類真的敵人、彼此有個超越國界的結合。結合的力量還不能抵禦此次大戰所激動的感情、但是已經使這種感情的激動、在社會主義者裡面、要比在別的人裡

面少些、並且把戰後全歐社會改造的希望弄活潑了。然而在大體上、世間總算沒有信仰他、所以讓種族的感情勝利了、使民族主義比在前代歷史上任何時期中都強盛些。有幾個真實的基督教徒、有幾個真實的社會主義者、在他們的信條中、獲得一種力量足以防禦民族感情的攻擊、但是他們人數太少、不能轉移事勢的進行。更不能使政府感受重大的不安。

使民族的國得以統一的、主要的原因是民族感情、但是使統一得着力量的、就不僅是民族感情。他的力量多來自兩種恐怖。這兩種恐怖、都不是無理由的：在內部、有犯罪與無政府狀態的恐怖、在外面、有侵掠的恐怖。

文明社會內的秩序、是一件偉大的功績、多半是國權增大的結果。如果平和國民常在劫掠與殺戮的危險中、那必很不便利。如果行險的人能以劫掠的目的組成私人的軍隊、文明的生活始變為不可能。此等狀況存在於中古時代、一直到現在沒有消滅、因為缺少一回大努力。許多人想着——從法律與秩序獲得最大利益的富人們、更特別的想着——國權的縮小可以回復世界的無政府狀態。他們以為奮鬥 *Struggle* 是分裂的預兆。勞動總

組合 Consideration generale du Travail 與國際勞動組合 International Workers of the World 的成立、使他們大受震驚。他們記得法國的大革命、所以自然的、想把頭留在肩。他們對於寬恕個人罪犯——如賽波特 Saboteur 與政治的暗殺——的政治意見、更特別的恐怖。要防禦此等危險、他們尋不着什麼保護、祇有維持國的權力、祇有維持一切違抗國底事情都是罪惡的信仰。

國內危險的恐怖、因國外危險的恐怖更加强盛。個個國、無論何時、都在外敵侵入的險危中。除了擴充軍械、從來沒法減少這種危險。但是名義上爲防禦侵略用的軍械、亦可以用着去侵略別人。所以用着去減少外部恐怖的方法、反有了加增恐怖的效果、而且於戰爭爆發時、大大加增戰爭的破壞性。於是恐怖時代普及世界了、國家處處需要要有保安委員會性質的東西。

國所自出的種族感情、是自然的。在現今情形之下、使國權由是加強的恐怖、亦是合理的。於此兩種以外、民族的國、還有第三種權力的根源、即宗教方面的愛國心。

愛國心是一種極複雜的感情、成立在原型的本能與高等的智信之上。對家庭、對家族

、以及對於朋友的愛情、都使我們格外繫心於保衛祖國。本國人與外國人並着、我們對於本國人、更有一種溫柔的本能的親愛。我們覺得我們所屬的那個社會、如果有了成功、便要產生一種自大。還有一種由自大所暗示的、由歷史所鞏固的信念、以為自己的國表現偉大的傳統、並且表現有關人類命運的理想。然而在凡此種種以外、還有一種要素、即崇拜的要素、即志願犧牲的要素、即樂於沉沒個人生活到國民生活內的要素；此種要素、顯然的要高貴些、要不畏攻擊些。愛國心內宗教的要素於國力很關重要、因為他所招致的、是最好的為國民而犧牲的人。

愛國心內宗教的要素、更因教育而增加力量、特別能够增加他的力量的、是本國文學與本國歷史的知識——如果這些知識沒有摻入很多的外國文學與外國歷史的知識。在文明各國、青年的教訓、都注重在本國的長處與外國的弱點。於是有一種普通的信念、以為自己的國既然優秀些、無論在怎樣發生的爭端中、總應維護自己的國。這種信念極為真摯深厚、所以能使人類忍耐——差不多歡樂的忍耐——戰爭所釀的損失、困難、痛苦。他和一切真實的宗教信仰一樣、能給與人類以一種人生觀。他所給與的人生觀、是基於本能

的、而且使本能更變純潔些；這種人生觀、使人類貪求比一切個人目的都偉大些的一種目的、如果把他分析起來、他包含許多的個人目的。

宗教的愛國心、並不滿人意的、因為他缺乏普遍性。他所向往的善、祇是個人本國的善、並不是全人類類的善。他在英、法人心內激動的慾望、定和他在德國人心內激動的慾望、不是一樣。一個充滿了愛國心的世界、也許是一個充滿了爭奪的世界。一國國民相信他的愛國主義越是強烈、他對於別國國民所受的災禍就越為悖謬的冷淡。人類一旦知道、去安置自己的利益在全體的利益下面、那就不能有充足的理由去用民族的藩籬阻滯人類的利益了。在事實上使人類犧牲的衝動極容易限制在國界內的、即是國民自負心的一種混合物。這種混合物、毒害愛國心、使愛國心較劣於以救濟全體人類為目的——如宗教——的信仰。我們不能去掉愛好祖國、厚過愛好別國的事情；而且沒有理由去解答為什麼我們更免掉這種事情、正和沒有理由去解答為什麼我們要平等的愛好一切個別的男男女女一樣。但是各種正確的宗教、都引導我們用「正義的愛情」Love of Justice 去緩和「感情的偏頗」inequality of affection、而且藉着理解人類共同需要去使我們的目的「

世界化」Univerlitz。這種改變、已經被基督教、在猶太教內實驗了。在純粹的國民宗教內、此種改變、必須實驗、不然、純粹的國民宗教、就洗不掉他的罪惡。

在實行上、愛國主義要和許多仇敵奮鬥。世界主義 Cosmopolitanism 不得不發達起來、因為藉着教育與旅行、人類獲得了更多的外國學識。還有一種繼長增高的個人主義、這主義就是一種覺悟、以為各個人應該有能夠選擇自己目的的自由、不受地理上偶然事情的強迫去追求社會所加與的目的。社會主義、工團主義、與反抗資本家運動等、在他們的趨勢上、都是反對愛國主義；因為他們使人類覺悟、現在的國多半是專心保護富人的特權、而且又使人覺悟、許多國際的衝突、都是源於少數財閥的經濟上利益。這種反對也許是暫時的、是工人要求權力運動中的偶然事件。奧地利的工人覺得他們的勝利已經安全了、就充滿了愛國主義與軍國主義；此等主義的基礎在決意排除外國工人、不要他們分享優越地位的利益。如果英國成了社會主義者的國、同樣的國家主義未必不可以發生。但是如此的國家主義是純粹自衛的、也許是或然的事。在採用侵略政策的國、必定釀出生命上財產上的重入損失、除掉那些專制本能 insistent Dominion 已經銳利了的人

——使他銳利的、與私有財產與「財閥國家」的制度所產生的權力——決沒有人採用此種政策。

近世國權過大、由他造出的罪惡極多極大、然而很少已經爲人所認識。

國這出的最大損害、即是戰爭能率的增進。各國都增加力量、均勢狀況才不生變化、而且沒有一國獲得比較從前還優越些的戰勝機會。攻擊的手段在起初也許是自衛的、然而他既存在、遲早總有人受強烈的誘惑去使用他。這麼一來、增進國內安寧的計畫却增進了別處的不安寧。國的本性、就是在國內壓止騷亂、而在國外助長騷亂。國在人類上和我們對人類的義務上、劃出一種矯揉的分別：對於一羣、我們要遵守法律、對於別的一羣、則祇要遵守強盜們的計謀。國變成萬惡、是因爲他排外、又因爲他一開始侵略的戰爭、就成了以殺戮剝掠爲目的的人羣。現在的制度是不合理的、因爲國內無政府狀態和國外的無政府狀態、必須兩樣都是對的、不然、就都是錯的。這種制度受人維持、因爲大家想着、當別人還採用他的時候、他是得到安全的唯一路徑；又因爲他保障戰勝和專制的快樂（這些快樂在良好的社會內是不能獲得的）。如果再不追求些快樂、或者再不能



得到這些快樂、那末、免掉侵略得着安寧的問題、就不難解決了。

除戰爭以外、現代大國的罪惡、又由於他的偉大、以及偉大所產生的「個人無能」的感覺。一個不贊成國的某種意志的國民、如果他不一個稀有的天才、決不能勸服國家去採用他意中較好的目的。即令在民主主義的國內、除掉極少數的問題、一切問題都是由少數的官吏們和要人們去取決；就是留給民衆去投票的少數問題、亦是被混亂的羣衆心理所決定、並不是被個人的思考所決定。此種情形在合衆國那樣的國內更爲顯著。蓋國雖說是個民主主義的國、關於重要問題、多數人差不多有完全無力解決的感覺。在如此偉大的國內、民衆的意志像一種自然力、不是個人所能支配的。這種情形、不獨在美國國內、而且在一切大國內、都引出一種荒意頹唐、像羅馬帝國的情形一樣。近代的國與上古希臘的市府小邦以及中古意大利的市府小邦 City State 都是正相反對的、他不留給個人以發言的餘地、亦不能發達多數人轉移政治的能力。在此等國內掌權的少數人、是那些有非常的野心和專制的慾望而又巧於文飾善於應酬的人。其餘的人都退縮了、因爲覺得自己無能爲力。

從君主專制國的舊觀念遺留一種奇異的信念、以爲民族中的任何部分要想脫離他所屬的國家、即是一種重大的罪惡。如果愛爾蘭人或者波蘭人要求獨立、大家都坦然的想着：這種要求必定要斷然的拒絕、凡是獨立的圖謀、皆要受「大逆不道」的處罰。與此相反的事例、我所知道的、祇有挪威和瑞典的分離、這種事實亦曾受人稱讚、但是未曾受人做效。在別的事情中、祇有戰爭的失敗、曾經使國土分割：雖說這種態度被人容許了、然而決不至於採用他、祇要國有較爲良好的目的。其所以採用他、是因爲差不多個個大國的主要目的都是權力、特別是戰爭的權力。合併非心悅誠服的國民、戰爭的權力又因而擴大。如果國民的幸福是國的目的、那麼、某地域還是應該合併、或是應該另成一個獨立國的問題、就要留給該地住民去自由取決。如果採用了這種原理、引起戰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消滅了、而且移去了國內最壓制的要素之一部。

由國所釀的損害的重要原因、即是把權力當做他的主要目的。在美國不是這樣、因爲美國沒有被人侵略的危險；（原註這是一九一五年寫的）但是在別的個個大國內面、國的主要目的是要握有最大的對外權力。因爲這個目的、國民的自由就受了剝奪、非軍國主

義的宣傳就遭受了嚴酷的懲罰。這種態度的根本是自大與恐怖：自大就拒絕和別國國民相融和、恐怖就畏懼外國的自大和本國自大競爭的結果。這兩種感情絲毫不煩擾普通人的政治感情、然而完全決定國家對外政策、——這好像是基於歷史的偶然事情。沒有自大、就不能發生恐怖：這一國的恐怖、是由於假想別國的自大。有了勝利的自大、除掉用武力或者武力的威嚇以外、就不願意決定爭端。此種自大是掌握權力所養成的心習。在長時間內使用權力的人、必定變成專制而且喜歡爭吵的人、祇把別人看作競爭的人、不能把別人當作平等的人。校長會議比同樣的團體要容易發生激烈的爭論些、是大眾同知的事：每個校長待遇別人、正如待遇他的生徒一樣；別的校長們報復如此的待遇、他又報復他們的報復。掌權慣了的人、極不適宜於友誼的協商；但是各國的外交都是在那些在國內掌有大權的人的手中。在有真正做事的君主的國內、友誼的協商更是特別的不可能。在實行少數政治的國內、此種不可能的程度要小些、在向着真正民主政治進行的國內、就更要小了。然而在若干程度之上、此種不可能、在一切國內、都是真的、因為內閣總理與外交總長必然是掌權的人。救濟此種情形的第一步、即普通國民對於外交事

件應該有真與味、又應該不使國民的自大傷害別種利益。在戰爭中、國民一經興奮了、就情願爲國民的自大而犧牲一切；但是在平和時代、他知道外交事件、如私人關係一樣、應該依公理去平和的解決、不應該藉着武力或者威嚇去野蠻的處置、關於此事、他很大大的好過有權的人。

在勞動的爭議中、可以看見、實際組織政府的人離不了個人偏見的影響。法國工團主義者主張國只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只是資本家在和勞動者競爭時所用的一種武器。即令在民主國內、亦有許多事情可以證明此種主張。在起了罷工 Strike 時、總是派出軍隊去彈壓罷工人；其實雇主的人數極少、很要容易彈壓些、但是從來不用軍隊去反對他們。當勞動的紛擾停滯了一國的產業時、大眾總說工人不愛國、不責雇主、其實這種責任是顯然的屬於兩方。在政府方面其所以有此種態度的重要原因、是由於組織政府的人都是和大雇主屬於同一階級；如果不是本來屬於此種階級、即是藉着勝利而成爲此種階級。他們的偏見與他們的聯想、結合起來、使他們從資本家的立足點去評論罷工與閉工 Strikes and Lockouts。在民主國內、公衆意見與調和各政治當局者的必要、多少抑制了這

種財閥的勢力、可惜這種抑制總是一部分的。在勞動問題上、左右政府意見的勢力、亦能在外交事件上、左右政府的意見、而且另外產生一種損害、對於這種損害、普通國民更難得一點方法去獲得獨立的判斷。

國權過於偉大、一部分是因爲對內的壓服、一大部分是因爲戰爭以及戰爭的恐怖。過大的國權是近代悲劇主要原因之一。志氣的沮喪阻碍人類充分的精神生長。過大的國權、又是使人志氣沮喪的重要原因。如果人類不陷入羅馬帝國時代那樣的失望、總可以發現一些方法去救濟國權的過大。

國有一種目的是爲全體的幸福的、就是：在處理人類的關係上、用法律去代替暴力。此種目的、要靠「世界的國」才能充分的實現、不然、國際的關係就不能受法律的制裁了。雖說法律比暴力是好些、但是法律還不是止爭的最好方法。法律過於板滯、關於正在衰滅方面的事太多、關於正在生長方面的事太少。如果法律的優越是理論的、法律就要不斷的爲內部革命與對外戰爭所調整。要防止此等事情、祇好靠着當時勢力平衡的狀況、去不斷的迅速變更法律。如果不這樣做、訴之武力的動機、遲早將成爲不可抵制的

。如果「世界的國」或「國際聯盟」希望成功、那末、決定問題、必須不靠海牙平和會所採用的法規、而應該與戰爭所決定的有同樣的意義；權力的功能、應該使訴之武力的事成爲不必要、不要下與用武的結果相矛盾的決定。

這種見解、也許被人想着是不道德。我們可以說、文明的目的、是要保障正義、不是要給與強者以勝利。但是這種主張受人承認時、却忘記了愛好正義、即可使暴力感受同情。如果立法機關決定爭端、好像由用武所決定的一樣、那麼、立法機關自然要籌算正義；倘若正義太爲一方面生色了、不利的團體自然要進行他的爭鬪。如果一個強狀的人、在倫敦街上、攻擊一個柔弱的人、總是柔弱的人佔結局的優勢、因爲即令巡警不來、偶然經過的人亦要上前去保衛柔弱的人。談論強權和公理的競爭、同時又希望公理的戰勝、簡直是一種虛套話。如果競爭真是在強權與公理間、那末、公理就要受打擊。用這句話時、暗指的意思是說：強些的一方面、是靠着人類的公理觀念、才能成爲強些。但是人類的公理觀念是極其主觀的、而且祇是決定優越勢力的一種要素。在立法機關內所需要的、不是靠着個人的公理觀念去解決爭端、是要用種種方法使人覺得用武是不必要

的、如果能够這樣、爭端自然解決了。上面討論的、是國不應做的事、現在再談國所應該做的。

除開戰爭與維持國內秩序外、還有國正在做的幾種積極機能、以及國所應該做的幾種積極機能。關於此等積極的機能、我們可以建立兩種原理。

第一種：在許多事件上、全體社會的利益、全靠實際上普及或種事情的最小分量：在此等事件上、國家有權主張實現或種事情的取小分量。

第二種：有許多方法、依着法律的維持、即令國沒有做別的事、亦能用他們去除掉各種不正義、不然、此等不正義、就要為被犧牲者的憤怒所防止。國對於此等不正義、應該極力阻遏。

衛生與防疫這種實例、最能顯明公眾幸福全靠普及或種事情的最小分量。一件普拉格病、就可以釀成全體社會的大禍。沒有一個人、站在一級自由觀念的基礎上、能够合理的主張說、應該讓患普拉格病的人去自由的隨處散播傳染病。同樣的理論可以應用於溝道、以及熱病告示等相類的事。干涉自由是一件不好的事、但是比起因自由而招致傳染

病的流行總要比較好些。藉着驅逐蚊蟲去防止馬拉利與黃熱病、或者是此種方法能獲得利益之最顯著的實例。倘若利益太小、太不確實、而且所妨害的自由又太大、那末、忍耐幾許不碍事的病、真勝過忍受科學的專制。

強迫教育亦是本於第一種原理、正如衛生一樣。民衆裡面有無知的羣衆存在、對於社會是件危險事；如果很多的人無知識、行政機能的全部即須顧慮此事。在有多數國民不能認字的國內、近代的德謨克拉西是不能行的、但是關於教育的事、沒有絕對普及的必要、不像關於衛生設施的事。流氓就是一個畫也似的實例、他們的生活狀況被教育當局者釀得不堪。但是暫置此種不重要的例外不論、強迫教育的重要到底不可否認。

現代對於保育兒童所做的事、還沒有做到他應該做的那樣多。兒童不能注意自己的利益、若由父母負責、又有許多不妥當。這是一件顯然的事、祇有國能够主張供給兒童以或種分量的知識與健康、好使當時社會的良心得以滿足。

獎勵研究科學、亦是應該在國家權力範圍以內的事、因為發明的利益產生社會的幸福而且研究必需大宗費用、決非個人的力量所能必其成功的。關於這件事、大英帝國落



在其餘文明各國之後。

國所應有的第二種權力、即是以減少經濟的不正義爲目的的權力。社會主義者所特別注重的、即是此種權力。法律創造專有權、或者保護專有權。專有權能從社會徵收使用費、最著明的實例、是土地私有。現在鐵路是由國營、乘車價格是由法律規定。這是很顯然的事、如果他們是無管束的、他們將獲得危險的勢力。(註一)如果此等思想單獨存在、他們將要承認完全的社會主義是合正義的。但是我想正義自身是太死的、不能建立優異的政治原理、正和法律一樣：正義一經實現了、就不含蓄新生命的種子、亦不含蓄發展的原動力。因爲這個原因、如果我們想救濟不正義、我們必須注意考究、「這樣做去、不至於毀壞社會有益的勇健行爲的發動力否？」以我所知道的、上述的勇健行爲、決不和土地私有以及別種經濟資金的淵源、發生關係；若果有這種事情、國應該是第二個收受資金的人。

(註一)在工團主義者統治之下、亦是如此。

倘若凡此種種權力都許給國了、那末、又怎樣從國的專制去救出個人的自由呢？

這是一般問題的一部分、即調和組織與自由創造的問題。這種問題使那些還留心理想鼓——動自由主義的理想——的人感受困難。政治與經濟、逐漸爲大組織所支配、在大組織之下、個人有失掉權力的危險。國是此等組織中的最大的、亦是妨害自由者的最大的。然而國的許多機能、好像必須擴充、不宜斬斷。

有一種方法可以調和自由與組織、即是保障自由組織的權力、去結合情願屬於一個團體的人。他們其所以結合、是因爲團體表現全體團員都以爲重要的某種目的、不是外界偶然勢力所加的目的。國既是成立於地理的區域、不能成一個完全自由的結合。就是因爲這個原因、所以需要强有力的輿論去節制擅用威權。在多數事件中、要造成輿論、祇能靠着有共同興味與共同慾望的人能够結合起來。

國的積極目的、應該極力實行出來、比維持秩序還重要得多。實現國的積極目的、不是靠着國的自身、要靠着獨立的團體。這些團體應該有完全的自由、祇要他們在最小限度以上能顧及國的利益。此事在今日、已於初等教育行政中實行了幾分。大學在高等教育與研究中、亦可以看作替國家執行事務、不過在他們的事項中、沒有一點行動是強迫

的。在經濟的範圍內、國應該操管理之權、不過別的事、應該讓各人去自由發展、去增加自己創造的機會、去給與各個人以最大的自己創造的範圍。不然、就使一般社會無能力且無勇氣了。應該常常計畫、委托積極的政治於各種自由團體、因為國的目的祇是促進效率、和解決國內國外的爭端。而且同時還應該盡力容許例外的行動、盡力減少整齊的體統。

依職業做分別的地方政府、和依地域做分別的政府、一樣可以做成許多事。這是工團主義根本的觀念。為防止社會壓制某種階級起見、亦很有價值。凡是有種共同意志的強固團體、如勞動組合、消費協社、同業組合、大學組合等、都要歡迎出來、去保障自由和創造的機會。更要一種強有力的輿論去維持自由。從前為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所起的戰爭、有人想着確曾得過勝利、但是現在還要從頭再戰一次、因為多數人祇願給自由與那些偶然著名的意見。除非個個人覺悟自由的可貴、又情願為自由努力、全靠制度決不能保護自由。

對於「國內的國」（即指自治團體——譯者註）有一種因襲的反對、但祇是專制君主的

妬嫉。在實際的事實上、近代的國包含極多的團體、他決無法擊敗他們、除非惹起輿論的反對。喬治樂葉 Mr. Lloyd George 對於醫業組合的保險條例所施的長期攻擊、惹起了荷馬詩態的波瀾。最近威爾士的 Welsh 礦夫、受了活潑國民的援助、把國的全權都搖動了。至於資本家呢？從來沒有一個政府夢見和他們紛爭。當着別的階級都受強迫去愛國了、他們的公債享受四分五釐的利息、（英國公債利息、平常是一分五釐——譯者註）而且允許增加。各方面的人都知道、要他們愛國即是表明世人的無知。用撤消警察的保護去嚇詐他們的金錢、是違反國的成訓。這不是由於這種政策的困難、祇因為我們尊敬富人、所以不能想到一個富豪應該受人侮蔑。

除掉欲操無限權力的官員以外、除掉以敵黨紛亂為利的對抗團體如雇主聯合等以外、大家很希望國內有強固的團體如勞動組合等。從國的廣大上看來、多數的人不能為自造的意志得着政治的發洩口、除非依特殊的目的去組織從屬的團體。沒有政治上自造的發洩口、人類就失掉社會的活氣與對於公衆事業的興味、他們成為政治操縱者的捕獲品、或者成為善於取得疲倦的、散漫的注意之感覺商人的捕獲品。對於此事的救濟法、是要

增加自由團體的權力、不能減少、是要給與個個人以政治上活動的地盤、使他的興味與才能足以充分發展、而且同時要極力限制國的機能、使他能維持競爭者間的和平。國的根本功用、是在防止各人對內使用權力、國的根本缺點是在增進權力的對外使用、而且因為他的領土廣大、各個人總覺得沒有權力、即令在民主國內、亦是如此。關於防止戰爭的、到後面再講。要消滅個人無權的感覺、不能靠着回返到市府小邦、因為這種反動正如想要回返到機械時代以前一樣。要實現這種事情、必須靠着合於現代趨勢的方法、即是給與自由組織的團體以政治上積極的自主性、使國居於聯合政府或者仲裁法庭的地位。於是國專在或種程度上去解決各種利害的紛爭：在判定怎樣是正當的決定時、唯一的原理是要努力發現大體上最適於一切當事者的辦法。在民主國內、這是自然的趨勢、除非受戰爭（或者戰爭的恐怖）的轉移出了常軌以外。戰爭一日是有觸即發的危險、國就一日是『殘忍之神』、Moloch有時犧牲個人的生命、而且時常犧牲個人的無限自由、去和別國空空的競爭霸權。在內部的事情中、自由的最大仇敵是戰爭、正如對外的事情一樣。

### 第三章 戰爭制度

多數國民在多數時期中、固然是相安無事、但戰爭是一切自由社會的固定制度、正如國會雖不常開仍不失為固定制度一樣。我現在要討論的、就是戰爭這種固定制度；爲什麼人類容許他；爲什麼人類不應容許他；不容許他有什麼希望；如果想去掉他、要怎樣去掉。

戰爭是兩羣間的競爭。各羣想達到各羣所要求的目的、就極力殺傷敵羣的人。大概戰爭的目的、不是權勢即是財富。上臨別人而播弄權力、是一種愉快；靠着別人勞動的生產去生存、亦是一種愉快。戰勝的人比戰敗的人能够多享受些此等快樂。但是戰爭如一切別的自然活動一樣、從有意的目的所受的鼓動、不及從活動的衝動所受的鼓動那樣多。極多時候、人類欲求一種目的、不是因爲目的自身的原故；是因爲人類的天性、要求那些能够引出此種目的的活動。關於戰爭、亦是如此；在預想上、戰爭要達到目的、比在事實上、戰爭已經實現的目的、好像要重大多了、因爲戰爭自身滿足人類天性的一部分。如果人類的行爲起源於那些實際上可以產生幸福的事物、那末、非戰的理論應該早已使戰爭絕跡了。戰爭其所以不容易撲滅的、是因爲他發生於衝動、並非發生於戰勝利益

的計較。

戰爭與警察使用權力有點不同、警察的行動聽命於中立的官吏、至若在戰爭中、使用權力的人即是爭論的當事人。此種區別亦不是絕對的、因為在內部紛擾中、國並不是常常完全中立的。當罷工決裂時、國每袒護富人。言論如果反對現存的國、亦要受懲罰、所以國顯然的是紛爭團體的一員。從壓制個人的意見到國內戰爭、國的偏私程度、可以完全鋪陳出來。然而大概說起來、依着社會全體預定的法律去使用權力、比此一社會反對彼一社會所使用的權力、畢竟不同；因為在社會反對社會時、那個社會就是唯一的裁判者。我其所以注意此種區別、是因為我想着、靠警察使用權力的事可以完全取消、我又想、在國際事件上、這樣的運用權力是永久和平的最好希望。現今支配國際事件的原理、是：各國民自己的利害關係、別國民不得干涉；外交的慣例禁止干涉、祇因為國際法的維持。當美國國民被德國潛水艇淹死了、美國可以抗議、但是如果沒有關係於美國國民就必不可抗議。若是這個原理應用到國內事情、警察干涉殺人的人、祇能在巡警受殺的時候。這種原理一天支配國際的關係、就一天不能使用中立權力去有效的防止戰

爭。

在一切文明國內、兩種勢力協同的引起戰爭。在平時有種人——普通國民的一小部分——喜歡戰爭；他們豫言戰爭的發生、對於戰爭的想像、簡直沒有不快之感。當戰爭沒有迫於眉睫時、大多數國民對於他們很少注意、不積極的贊成他們、亦不積極的反對他們。但是戰爭的危機一經逼近、戰爭熱就罩住了民衆、除了少數人外、大家都熱烈的贊助好戰者。鼓動戰爭熱的衝動、與使人在平時好戰的衝動、大不相同。在平時好戰的人、祇是受過相當教育的人、因為祇有他們明瞭別國的事情、亦祇有他們明瞭他們的國在世界舞臺上、能够干與的一部分事情。然而使他們與他們的質樸同胞大不相同的、不是他們的天性、乃是他們的知識。

試舉個頂顯明的實例、在大戰前若干年間、德國的政策不是非戰的、不是親英的。設法了解這種政策所由發生的心理狀態、是很有價值的事。

指揮德國政策者的愛國熱度、差不多不是英法兩國人所知道的。宗他們看起來、德國的利益是他們應該顧慮的唯一利益。在追求此等利益中、對於別的國民有什麼損害、對



於民衆與城市有什麼破壞、對於文明有什麼不可補償的毀傷、此等問題都不在他們的心下。祇要達到他們看作德國利益的、其餘的事一概不問。

在德國政策中、有注意價值的第二點、即是國民幸福的觀念專是競爭的。德國政治當局看作重要的、不是德國在精神上物質上的真實財富；Intrinsic Wealth 乃是與別的文明國比較着的比較財富。Comparative Wealth 因爲這個原故、在國外毀壞寶物、對於他們、就好像在國內創造寶物一樣的需要。世界上極多的人把法國看作最文明的國；他們的藝術、文學、以及生活的方法、對於外國人都有一種吸收力、這種力是德國人沒有的。英國人發展了政治的自由、發展了用最小的壓制去維持國家的方法、這種方法、德國人從來沒有才能去實行他。這就是嫉妬的原因、嫉妬就希望毀滅別國的寶物。德國的軍國主義者確曾想着、不問在實際戰爭上、英法究竟敗不敗、總要藉着一次大戰把英法國內最寶貴的物品都毀滅了他。我看過一個表、列着法國死在戰場的文學家；這個表、德國當權的人或者亦看見過、或者已經愉快的想道、再有一年的這種損失、就要使法國文藝凋零一代——恐怕永遠凋零、因爲失掉了傳世珍品。我們好戰的新聞紙上所記載的各種

破壞自由、對於德國人暴行殺戮所起的各種憤怒、我們憐惡態度所表出的各種特徵、德國的愛國者必定愉快的請他、因為這證明了他們在劫奪我們最好的東西上成功了、在使我們模倣普魯士最劣的事情上成功了。

德國政治家最嫉妬我們的權力與富力——從支配海洋與海峽得來的權力、從過去一世世間工業的霸權得來的富力。在這兩方面、德國人都覺得他們的優點比我強些。他們對於思想、對於軍事、對於產業組織比我們要熱心多了。他們平均的智慧與知識要高尙得多；他們團結着去追求預定目的的才能、非常偉大。然而我們祇因為（照他們想着的）在比賽中先出發了、才獲得比他們偉大了的帝國、比他們雄厚多了的資本。凡此一切的事都無可忍受；然而又祇有戰爭能改變他們。

除了此等感情以外、德國人最恨我國民的驕傲、特別的是和我們相熟的德國人尤其如此、丹特神劇中、華力拿達 *Farinata* 去視察地獄時、嘆息說道：『地獄這個東西、極要排斥才對呵！』德國之恨英人、正如此一樣。據德國的報告、英國被告的將校對於捕獲他們的人、顯出嚴峻的神氣——離開得遠遠的、好像敵人是有毒的不潔的動物、如蟻除

、蝸蟻、百足蟲等。此等動物、人類不願接觸、即令勉強接觸一下、亦要厭惡得全身顫動、我們很容易想像、鬼怪怎樣嫌厭華力拿達、多給他一些痛苦、希望他稍微怯退使得瞥見一面、他不得不狂憤了。因為華力拿達長此傍若無人。正和此一樣、德國人被我們的布落逼狂了。實際我們待德國人、正如待夏季的蒼蠅一樣：是討厭的東西、應得拂除、但是人類決不至受他們的拂除。戰勝的信念一旦衰退、我們在內心上就開始為德國人所震動了。如果我們在戰爭上始終失敗、我們將要覺悟德國人確是人類、並不祇是單單煩人的東西。於是或者我們嫌恨他們、他們沒有理由報復。從這種嫌恨、祇有很短的路程、便到了「和解。」*Reppachement*。

如果世界的將來必須比現在安全些、那末、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怎樣防止各國不使他們陷入大戰爆發時英德兩國的神氣中。在當時、這兩國可看作驕傲與嫉妬——冷酷驕傲與熱烈嫉妬——之神秘表現者。德國人狂熱的宣告：「你、英國、膨脹了、衰老了、你遮蓋了我的全部生長——你的朽枝使得太陽不能照耀我、使得雨露不能滋養我。你的繁行的枝葉應得斬斷、你的調整的美應得毀破、那末、我亦可以有生長的自由、我的少

年銳氣亦再不至爲你的塊然朽物所妨害。」冷酷的嚴峻的英國人不覺得別國的要求、無意間要除掉那個暴發的搗亂者；但是暴發者沒有除掉、而且現在各方面還有可以貫徹要求的氣勢。這種要求與拒絕、都是愚笨、德國沒有嫉妬的充分理由；德國的要求與我們的繼續存在可以相容、我們就沒有理由拒絕他的任何要求。在將來、有無方法防止這種雙方的愚笨？

我想，如果德國人或英國人能顧念個人的幸福、不汲汲於國民的誇大、他們必定知道：在戰爭中無論何時、迅速依着最好的條件去講和、是件最賢明的事、我確信、這件事爲各國民是最賢明的、正如爲一般的文化一樣。締結一件不利的和約、從敵國所受的害、比在繼續戰爭中自己所加於自己的害、總算微末極了。使我們昧於此種明顯事實的、是國民的自大大心、自大大心覺得承認失敗是極難堪的事、於是給自大大心披上理性的外衣、把預想中承認失敗的不幸都指示出來。但是失敗的真實不幸祇是屈服、屈服又是主觀的；倘若我們相信從事戰爭是一種謬誤、倘若我們又相信離開世界的霸權去追求別的事業是要好些、那末、我們就沒有屈服的感覺了。英德兩國國民、若有一方真心承認此事、

無害國民獨立的和約、就可以接收、決不至有損於優善生活的精髓——自尊心。

德國參戰的態度固是可惡、然而此種態度是英國中素的態度激成的。我們誇示我們的領土與財產；我們隨時可以用武器防護我們所征服的印度與非洲。如果我們覺悟了管轄大領土的無益、表示願意委託殖民地於德國、不須武力的恫嚇、那末、我們所處的地位、就可以告訴德國人說、你們的野心是愚笨的、世界的尊敬、不是帝國主義的政策所能得着的。但是我們拒絕了他的要求、就表明我們採用與他們同樣的標準了。我們既已佔有了、所以喜歡維持『現狀』。SITTING ON、德國人願意宣戰是要去推翻現狀、我們宣戰去阻遏現狀的推翻、是要免得德國人得着利益。我們太信現狀的神聖了、所以我們從未知道現狀於我們有怎樣的利益、亦不知道因為主張維持現狀、我們要分擔怎樣的戰爭責任。在國民有興有衰的世界、在勢力有變化、人口有伸縮的世界、想永遠維持現狀是不可能的、是無望的。要維持和平、各國國民必須學習去承認不利的地圖變更、而沒有一非敗不可一的感覺、或者「交出就是蒙了羞辱」的感覺。

使德國不能不入於軍國的、是法治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所主張的維持現狀。德國有充

分的權利去做世界的統治者、正和別的強國一樣、然而這種世界的統治權僅可藉戰爭取得。平和的愛、與國際關係上靜的概念、結合得太嚴密了。在經濟的紛爭中、世人都知道、因為現在富的分配太不公平、所以『工資階級』的勇氣、反對『產業的平和』*Industrial Peace* 已經享有特權的資本家、藉着對於平和慾望的呈訴、努力維持他們的要求、而且排斥促進階級競爭的人。他們從來沒有想着、他們反對變更是不是不正當、所以資本家對於階級戰爭應得分擔責任。英國應得分擔德國戰爭的責任、正如此一樣。如果實際的戰爭須得永遠停止、現在僅靠戰勝求得的結果、應得有些救濟的方法去實現他、而且各國應得願意承認中立國所謂為公平的不利要求。

把此種承認表現在列國會議上、而且列國會議又有充分的權力去變更領土的分配；祇有這樣、才可以永遠壓服軍國主義。此次大戰、在西方各國、也許引起心態與形勢的變更、足以使這種制度實現。在大多數文明國民反對現代戰爭之殘忍而無益的破壞以前、也許還有戰爭與破壞的必要。然而除非我們的文明標準與我們建設的思想力永遠低落、我相信、我們的理性遲早總可以征服盲目的衝動、不使他像現在這樣引導各國從事戰爭

。如果大多數強國確有維持和平的決心；那末、要建設一種外交機關去解決紛爭、決沒有什麼困難；要在青年心中、種植嫌惡殺戮的感情（他們現在受教訓去崇拜殺戮）亦決沒有困難。

除掉意識的、智計的勢力足以引起戰爭以外；在多數文明國內、國民還有一種潛伏的感情、很容易依着政治家的指導、而爆發成爲戰爭的狂熱。如果要保持平和、陷入戰爭熱的傾向、就必須減少幾分。想要在這件事上成功的人、必須了解什麼是戰爭熱、以及爲什麼發生戰爭。

無論善惡、凡在世界上有重要影響的人、大體上都受三種慾望的支配：第一、他們要求那種活動、那種活動使他們自信優異的才能足以充分發展；第二、對於壓服抵抗力的成功感覺；第三、因爲成功、受他人的尊敬。第三種慾望有時缺乏：有些偉大的人沒有那種『最後的衰老』、祇滿足於自己的成功感覺、或者單滿足於困難中努力的快樂。但是在一般的事情上、這三種慾望都是有的。有些人的才能是特殊的、所以他們選擇活動、爲才能的性質所限制；有些人在年青時、有極多才能的可能、所以他們選擇活動、完

全受決定於輿論對各種成功所給與的尊敬程度。

沒有特別才能的人、亦有同樣的慾望、不過程度多半低小些。這種的人不能依個人的努力去成就非常困難的事業；他們個別的、不能獲得偉大的感覺、或者戰勝強大抵抗力的感覺。他們個人的生活是庸碌無奇氣的。在早晨、去到商店或者田園、在晚間、就疲倦而默無一言的回到單調寡味的妻室兒女。相信安全是最高的善、所以他們保病險、保壽險、而且尋獲無失業恐慌亦無偉大希望的職業。但是一次得了安全、就引來了『怠惰之神』。冒險、理想、賭運氣、亦各有各的要求；但是通常賺工資的人怎樣能滿足此等要求呢？即合此等要求可以加以滿足、妻室兒女的要求又有優先權、而不可忽略。

在不意的危急期間、秩序與組織的犧牲品就生了一種意念、以為他是國民的一分子、以為他的國民可以冒險、可以從事困難的事業、享受未定勝負的戰爭熱、藉着西來山 Mount Sinai 與愛頓園 Garden of Eden 的遠征去激動冒險心與想像力。在某種意義之下、國民的成功、即是他的成功、國民的痛苦、即是他的痛苦。長年孤獨謹慎的人、驟然陷入公衆的狂亂。在私人生活內所學得的儉約、秩序、謹慎等義務、都以為不要應用



到公眾的事務中：個人而鹵莽雖說是惡、國民而鹵莽就是高尚的愛國。文明所反對的原始感情、因為壓迫、反動起來就更為強烈。頃刻之間想像與本能就逆行到了原始時代、森林的野蠻人從幽囚他的精神牢獄、一躍而出。這即戰爭熱之心理上較深的元素。

在戰爭熱內、除掉非理性的本能的元素以外、又常有（如果僅當作原始衝動的解放者）某程度的半理性的計慮以及美其名曰「思想」的。戰爭熱很少的時候侵入一國、除非他相信他可以戰勝。在感受刺激之下、人類確易過信戰勝的機會；但是「希望」與「合理的預期」有幾分不同。荷蘭有情、正如英國、然而沒有助比利時戰爭的衝動、是因為國難的降臨太顯明了。倫敦市民如果知道戰爭怎樣發展、必不至像大戰初年銀行休息日那樣歡喜。有最近戰爭經驗的國民、知道戰爭的痛苦不止於最初所預料的、最早要到第二代國民成長時、才容易感冒戰爭熱。政府當局與希望戰爭的報紙主筆、都始終把戰爭的危險說小些、因為他們情願挑戰；從這件事、可見他們知道戰爭熱內理性的要素。在南非戰爭開始時、罷免了威廉布特勒 Sir William Butler、顯然因為他說六千人三個月不能降伏波爾 Boer 共和國。後來到戰爭困難而且延長時、國民反轉來攻擊主戰的人。我

們可以說、一國決不感冒戰爭熱、如果個個健全的人豫知失敗是可以的；我想、這話總沒有太靠理性去處置人事的流弊。

這個道理的重要、是因為祇要成功的機會很少、侵略的戰爭就可以沒有了。如果愛平和的國民極爲強盛、足以戰敗從事侵略戰爭的國民、愛平和的各國就可以組織同盟、聯合攻擊不服從國際會議的國。在大戰以前、我們已經合理的希望用類此的方法、去保障世界的和平；但是德國的軍力、已經證明這樣的方法在現今沒有多大成功的機會。或者在不遠的時期內、依着美國政策的發展、這種事情也許有較多的可能性。

如果一切文明國民都有很强的和平意志、那末、政治上經濟上釀出戰爭的勢力、就容易剷除。若是一般民衆還是容易陷入戰爭熱、那末、一切平和的企圖畢竟是不可靠的；若是不能鼓動戰爭熱、那末、政治的經濟的勢力必無權產生長久而嚴重的破壞戰爭。和平主義者的根本問題、是要防止時時侵入全體社會的戰爭衝動。要做這種防止的事、祇能靠教育上、社會的經濟組織上、道德律上（輿論統制個人生活的道德律）的遠大改造。（原註）（此等改造、不祇爲防止戰爭、而且在個人自身上亦有必要。以後要詳細討論。

今日引誘國民作戰的許多衝動、在他們本身上、是活潑生活與進取生活的根本動力。沒有理想與冒險的性情、一個社會就即刻滯停而且開始衰滅了。競爭、祇要不是破壞的與野蠻的、那末、爲刺激人類的活動、爲用活的去戰勝死的與因襲的、亦有用他的必要。在個人困難上獲得勝利的願望、在團體生活上共同負責的感情、都不是智者所要破壞的。是非惡的、祇是結果上的死亡、毀壞、與怨恨。我們的問題、是要保存衝動、又不使戰爭成爲衝動的洩口。

從來計畫的烏託邦、都是單調無味的。稍有能力的人將情願住在這個悽涼可怖的世界、不情願住在柏拉圖的「共和國」、或斯威夫特的「馬國」。計畫烏託邦的人、對於什麼是善良生活、都有一種根本的謬見。他們想着某種狀態的社會與某種方法的生活、祇須一次計畫好、就可以永遠繼續以至無窮。他們沒有了解人類幸福的一大部分是基於活動、祇有下餘的一小部分是在消極的娛樂中。多數人對於娛樂內的快樂、亦要在活動時間內才能感受滿足。社會改造者像烏託邦理想家一樣、容易忘却人類天性中此種顯明的事。他們的目的、是要獲得較多的閒暇、較多的快樂機會、不是要使事業令人較爲滿足

些、較爲與衝動適合些、較爲容易發洩創造性些、容易發洩使用才能的慾望些。對於以賺錢爲生的人、現代的工作祇是工作、并不是活動慾的表現。恐怕此種事情在或程度上是無可免的。然而在可以矯正範圍內、總要做些事、好使釀出戰爭的衝動得着平和的發洩。

若是在世上沒有活力、要產生和平、自然是很容易的。羅馬帝國是太平的、同時即是無出息的；比里克斯 *Pericles* 時代的雅典是最有出息的、亦是歷史上有名的最爲好戰的社會。現代最優異的生產品是科學、估科學上最優勝地位的是德國、而德國又是強國中最好戰的。實例很多、無須再舉；生產最好事物的活力、同時即見生產戰爭與好戰感情的活力、這個道理已經顯明的很。許多沒有野蠻目的與活動的人反對和平主義、就是因爲這個原由。實際上平和主義、在許多情形中、純是缺乏活力、並非不用活力去妨害別人。如果平和主義又要有益、那末、必須爲活力（使各國從事戰爭與破壞的活力）尋個適於人情的洩口。

這個問題、傑母士威廉 *William James* 曾於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時平和主義者會議席

上講過一種極可欽佩的演說、題目是「戰爭上道德的等價物」。他對於這個問題的說明再好沒有；以我所知道的、祇有他對於這個問題有個正確的觀察。但是他的解決是不充分的；恐怕充分的解決是不可能的。然而這是程度的問題：爲人類精力多得一個洩口、即減一分促起國民戰爭的勢力、而且減少戰爭的機會、減少戰爭的可怖。既然是程度的問題、總可以有多少部分的解決。

（原注）本章討論這個問題是初步的、因爲以後各章都是講論同一問題的各方面。

個個有活力的人、爲要覺得他在使用他的才能、就有或種爭鬥與某意義反抗的必要。在經濟影響之下、發生了「人類慾望在於財富」的學說。這種學說有不待證明的傾向、因爲人類行爲受決定於他們想着他們所需要的、比受決定於他們真正需要的、要多得多。社會上不活動的份子、真正要求財富、因爲財富能使他們能享受消極的快樂、能不須努力而博得尊敬。但是追求偉大機運的勇健者、很少貪求實際金錢的；他們祇要求奮鬥中權力的感覺、祇要求成功的活動的愉快。因爲這個原故、最冷酷無情的賺錢人、時常是最能捨錢的人；在美國的一些「百萬」內、有許多著名的實例。在經濟的原理中、以爲

這些人受金錢慾望的鼓勵、有一點唯一的真理：即由於大家相信、金錢是可欲的、把錢當作成功的試驗。大家所欲的、是確實可見的成功；但是要獲得這種成功、祇有去做多數追求目標者中的少數成功者之一人。因為這個原故、輿論於指導富於勇氣的人有很大的勢力。在美國、一個百萬比一個藝術家要尊貴些；所以可以成藝術家又可成百萬的人、就決定去成一個百萬。在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藝術家比百萬要尊貴些、結果就正和英國的情形相反。

有些平和主義者和一切軍國主義者排斥社會與政治的爭端。對於此點、從軍國主義者的論點看來、軍國主義者是正當的；平和主義者、據我看來、好像錯了。政黨間的爭端、資本家與勞動者的爭端、以及戰爭外一切主張的爭端、都能維持許多有益的目的、並無很多的損害。此等爭端增加人類對於公共事件的興味、又為好爭心供給一種較為無害的洩口、而且在情勢的變化與知識的增高發動了改造的要求時、亦能助成法律與制度的變更。凡是增強政治生活的事情、都趨向於引起與戰爭興味相同的平和興味。在民主的社會、政治問題似各投票人發生自主、權力、責任等觀念、狹隘無生氣的生活為之一新

。平和主義者的目的、應得是使人類益益加大對於自己生活的政治統御力、而且應得特別輸入德謨克拉西到產業管理上去、如工團主義者所勸告的。

有思考的平和主義者所感遇的問題是兩重的：即怎樣維持本國的平和、與怎樣維持世

界的平和。當各國侵潤於德國挑動戰爭的氣象時、要維持世界的平和畢竟是不可能的、

——除非有一個國、比其餘的各國結合起來、還要强大些、所以戰爭對於他是不必要的、而對於其餘各國是無希望的。因為此次戰爭、遷延歲月、勞頓不堪、許多國民定必已經反省、究竟國的獨立值不值得他所必須補償的代價。藉着一國的優越權力去保障世界的和平、未必不是較好的方法？奴隸的平和論者可以說、「藉着世界聯盟去保障和平、必須一些政治家與人民都有幾分理性的眼光、所以簡直不可討論；看看德國偉大軍力的成功、許德國支配全歐、或可容易保持平和些。既沒有別法可以終止戰爭、」——主張平和的人將不顧代價而這樣主張——「就讓我們採用這個方法、當時正是一個好機會。

——這個意見、很值得鄭重的討論一下、不可像平常討論他的那像疏忽。

用上述的方法維永久平和、在歷史上有個大的實例；即是羅馬帝國。我們英國人用相同

的方法壓服印度的好戰民族與宗教，常常以所謂「大英治下的平和」Pax Britannica自誇。如果我們這種自誇是正當的，如果我們藉着強迫的平和已經實際上造福印度了，那末、德國如果能使歐洲得着「德國治下的平和」Pax Germanica 他們的自誇亦不能不是正當的。在大戰以前、許多人說、歐洲與印度不能相提並論、因為印度不及歐洲那樣開化；但是現在我希望沒有一個人這樣臉厚能主張如此無理的事。在近代史上、屢次有種機會、可以藉一國的霸權、實現全歐的統一；但是英國因為服從「勢力平衡」的主義、時常妨害這種成功、而主張我們的政治家所謂的「歐洲的自由」。我們現在是從事的就是這種事業。但是我不信我們的政治家、或者別的人、已經充分的考慮過究竟這個事業值不值得他所犧牲的代價。

有一次我們真是顯然的大錯：即是抵制革命的法蘭西。如果革命的法蘭西真能征服歐洲大陸與大英帝國、現在的世界必定要平和些、同時亦要快樂些、文明些、自由些。但是革命的法蘭西是一次例外的機會、因為他最初的勝利是在自由的名義之下、反對暴主、並不反對人民：法蘭西軍隊到處大受全體的歡迎、（除了政治家及頑固派）當作自由



的拯救者。反抗腓力二世的侵略、我們是正當、正和一七九三年反抗法國革命軍是錯誤、一樣的明確。但是在這兩件事上、英國行動的批評、不是依着「歐洲的自由」之抽象的外交概念、乃是依着尋求霸權的目的、又依着全歐一般人民的幸福所受的影響。

「霸權」這個字、極爲曖昧、霸權的當否、完全以他干涉自由的程度爲轉移。有種干涉自由的程度、有害於國民生活的各種形式；例如意大利在十七十八兩世紀爲西班牙與奧大利的權力所毀壞。如果德國真要割佔法國的領土、如一八一七年的事一樣、那末、他對於那些地方多半要加以非常的損害、而且使他們對於一般的文明減少貢獻。因爲這樣的原因、國民的自由極爲重要、倘若歐洲真受德國的支配、恐怕不免於枯死而無出息、倘若霸權的意義、祇是在外交問題上權力的增加、祇是停煤所的加多、祇是非洲領土的擴充、祇是有利通商條約的締結權的擴大、那末、很難說這種霸權對於任何國民有什麼重大的損害；的確、他所釀的損害決不至於有此次戰爭所釀的那樣多。我不能懷疑、這種霸權在大戰以前、將使德國充分的心滿意足。但是大戰的結果、已經無量的增加了他所要避免的危險。我們現在所能選擇的、祇是由打德國所產生的全歐疲困、與聽德國的

壓制加法國國民生活以若干的損害。現今實際上的問題，不是國民的名譽、是文明、是人類的幸福。

假使要消弭戰爭、不能靠一國去征服其餘各國、那末、永久消弭戰爭的唯一方法、祇是靠着世界聯盟。世界上一天有許多各有軍備的獨立國、就一天沒有確實的保證不至發生戰爭。在世界上必須祇有一個海陸軍、才有理由想着戰爭終止了。這就是說、國從的軍事機能看來、祇宜有一個國、這個國是世界那樣大。

國的政治的機能——立法、行政、司法——和軍事的機能沒有根本的關係、爲什麼這兩種機能應爲同一的國所操持、是沒有理由的。實際上、有許多理由、主張爲什麼政治的國和軍事的國應得分離、現代的大國、爲政治的目的已經太大、然而爲軍事的目的、則還沒有充分的大、因爲他們不是世界那樣大。當未了解這兩種機能沒有結合之必要時、這兩種國在必要的領土上的差異、惹起多少的煩惱與遲疑。即政治機能的國趨向於小、而軍事機能的國則趨向於大。自然、如果有國際的陸海軍、就必須有國際的統御機關以指揮他們。但是這個機關永遠不必干涉國民的國家之內部事件；他祇須宣示那些規定

各國關係的法律、又祇須於各國違反法律有用國際武力干涉之必要時、就依法宣告。國際統御機關的權限很容易決定、我們在許多實例上、可以看得出。

國的政治機能與軍事機能，在實際的目的上有許多差異。南美各共和國、除掉對於歐洲的關係服從合衆國外、其餘一切目的都是自主的；在對付歐洲時、合衆國的海陸軍即是他們的海陸軍。吾英的自治領土、在國防上、不是依賴自己的軍力、而依賴吾英的海軍。現代許多政府並不想在形式上併吞他們所願結合的國、祇想取得保護權——就是以政治的自治、服從軍事的管理。自然、這種自治在實際上是不完全的、因為享有軍事支配權的強國所排斥的政策、「被保護」的國就不能採用、但是在吾英的自治領土內、自治權差不多可以說是完全的。然而在反面有個極端的例、自治權之在埃及簡直是個滑稽。在同盟的場合中、各同盟國是完全自治的、祇是把各國的武力結合成為一體。

軍事的大國其所以有很大的價值、是因為擴充領土；在領土以內、除了革命、不至發生內部的戰爭、如果英格蘭和加拿大起了爭議、自然要用商議去解決、不用武力。如果孟徹斯托 Manchester 和利物浦 Liverpool 發生爭端、無論都是為地方的目的而自治的

、亦不能不用商議去解決。假使利物浦因爲阻止孟徹斯他運河的開鑿而開始戰爭）縱使在兩大國間、這種利害問題、一定要取決於戰爭）必定誰也不以爲是正常的。英國與俄國、爲波蘭的事、若不是已經同盟了、恐怕不免於戰爭；的確、他們藉戰爭所可達到的結果、亦不過是藉外交的折衝所能獲得的這種不公平的結果。澳洲與日本、如果都是完全獨立的、恐怕要從事戰爭；然而兩國的自由都是依賴吾英的海軍、所以他們須得平和以調卸他們的衝突。

的國的領土愈廣、戰爭發生時感受影響的範圍亦愈廣、這是大軍國的第一弊病。現在四國聯盟組成一個軍國；後來因爲奧地利與塞爾維亞的爭端、比利時就受了侵略、澳洲人就在達旦地方大受殺戮。大軍國的又一弊害是容易施行壓制。大軍國在實際上對於小國有絕對的權力、能強制執行自己的意志、如英國俄國之在波斯、奧地利匈牙利之在塞爾維亞。要藉純粹機械的保證以免避壓制、是不可能的、祇有自由的精神人道的精神能給真正的保護。在英國、雖說有德莫克拉西、在威斯特明斯德議院中雖說有愛爾蘭代表、但是英格蘭壓制愛爾蘭仍是完全可能的。波蘭議員出席德國萊西達議會亦不能防止普

魯士波蘭的壓迫。然而德莫克拉西與代議制度確已減少壓迫；他們供給一種方法、使受壓迫的人能使公衆知道他的痛苦與要求、他們又使受壓迫的、的確祇是少數的人、而且要在多數人一致贊成加以壓迫時。再者、在實行壓迫時、支配階級感受的愉快、很要多過一般民衆。因此、在民衆有權的國、比寡頭政治的國與官僚政治的國、好像很要少些壓制。

要防止戰爭、同時又要保持自由、在世界上必須祇有一個軍事的國、而且在各國間有爭端時、軍事的國必須依着中央統一機關的意志去行動。這種事情、將從世界聯盟故這自然的產生出來——祇要發生所謂世界聯盟。然而這種希望的實現期極爲遼遠、至若何樣遼遠、很有考慮的價值。

一國的統一、產生於同習慣、同本能的愛尚、同歷史、同誇大。一國的統一、一半由於國民間「內具的親愛」、*Intrinsic affinities* 一半由於外界的壓迫與對抗；如果一國是孤立絕緣的、他必定沒有同樣的團結性或者同樣的愛國熱情。我們造成國際的同盟、是單靠外界的壓迫產生一致的團結。英國與美國的結合、在某種程度之上、與平常各國

民的統一有相同的原因：即多少相同的言語、政治制度、以及外交目的。但英法俄的結合完全是因為對德的恐怖：如果德國因自然的災變而滅亡了、他們將如在德國未強盛以前一樣、彼此互相嫌惡。因此從現在對德聯盟的協力、絕不能獲得何等理由、去希望世界各國永久協力於平和的聯盟中。現在結合的動機——即公共的恐怖——快要消滅、如果各國的思想與目的和現在無大差異、消滅後就不能有代替的動機。

惹起此次大戰的究竟原因、不是經濟的、不是政治的、亦不是由於為國際間有平和解決法所不可解的困難。惹起戰爭的究竟原因、是由於大多數的人有情願爭鬥不肯調和的衝動、是由於大多數的人祇能在攻守同盟中彼此協力。在國際關係上是如此、在個人生活上亦是如此。極多的人、覺着自己強大時、就開始使人畏他而不使人愛他；大概願得別人稱讚的人祇是沒有得着確實權力的人。爭鬥的衝動、自己肯定的衝動、不願反對而各行其是的愉快、是大多數人的天性、惹起戰爭的、使世界的國 *World-state* 難於實現的、即是此種衝突、並非何等計算私利的動機。此種衝突亦不限於一國、在不同的程度上、他存在於世界上一切活潑的國民內。

此種衝動固然強烈、然沒有理由讓他惹起戰爭。這和惹起決鬥的衝動是同一的；然而現代的文明人不用流血的事去處理私爭。如果在世界的國內用政治的競爭代替了戰爭、我們的心思將不久就習於新情形、正和他已經習於不用決鬥去處理私事一樣。不必要人性的根本改變、祇須依着制度與習慣的影響、人類回想戰爭將正如我們回想焚殺異教徒一樣、將正如回想人類對於邪教神祇的犧牲一樣。如果我用幾磅錢買個手槍去殺我的朋友、好從他的衣袋內偷竊六個辨士、別人將以我為極不智而極不仁。如果我能得着六千五百萬共犯者來犯這個罪、犧牲我的手槍、甚至犧牲我的生命、為國的榮譽去奪得六個辨士、那末、我就成了偉大而光榮的一個國民。如果我們成功了、歷史家——他們差不多無一不是阿諛的人——將稱讚我及我的共犯者、說我們是傾覆羅馬帝國之威權的英雄們的繼起者。如果我的敵人勝了、如果他犧牲了許多金錢、又犧牲了極多的生命、去保護着他的六個辨士、歷史家將呼我為匪徒。（我實如此）而稱讚反對我者的精神與自己犧牲。

戰爭充滿了魔力——藉着習俗、藉着荷馬與舊約、藉着舊教育、藉着誇張戰爭結果的

神話、藉着神話所引起的英雄主義與自己犧牲。耶佛沙犧牲他的女兒、的確是一個英雄、但是他若沒有被神話所欺、他必讓他的女兒活着。送這兒子上戰場的母親們都是英雄、但是他們被神話所欺正如耶佛沙一樣。在這兩種事件內、如果在產生神話的空想上、沒有某種野蠻性、那末、惹起殘暴的英雄主義就要消滅了。如果一個神、可以用犧牲無辜的女兒去使他欣悅、這種神將祇能享受那些不以此種犧牲為可厭的人的崇拜。如果一國國民、相信國民的幸福祇能用無數犧牲去得着保障、這種國民必沒有形成國民幸福之精神的概念。放棄物質的快樂、權力、奢侈、乃至外面的繁榮、比恨人而受人恨、殺人而受人殺、因一時的小不忍而拋棄歷代之偉大的繼承物、真是要強死百倍。我們已經知道、去逐漸解脫我們的神、脫離原始的以色列人及長老們所給與他神的野蠻性；我們中很少的人、相信神喜歡貶逐多數的人使他們永劫不復的陷於地獄之火中。然而我們還不知道解放國民的理想以脫離古代的污點。竭忠奉國、恐怕是現代人最深傳播最廣的宗教。像古代的宗教一樣、他要求他的殺害、他的焚燬、他的悽慘的英雄式的暴行；又和古代的宗教一樣、他是高貴的、原始的、野獸的、狂妄的。現在的宗教正如過去的一樣



憑藉習俗的方面潛伏於個人良心的背後、硬化人類的心情以反對慈悲、欺蒙人類的智慧以反對真理。如果世界要想得救、人類應得習於高尚而去掉殘忍、應得富於信仰而服從真理、應得爲偉大的目的所鼓舞、又不恨那些想傾覆這種目的的人。但是在這種事情能夠發生以前、人類必須真正了解他們所拜禱的諸神都是虛偽的、他們所貢獻的犧牲都是枉費的。

#### 第四章 財產

在寫實派愛戀小說家中、恐怕最爲愛戀的是吉辛。Gibson 他有種特別性格、又生活於重大壓迫之下、生活於可畏的、而又受人崇拜的金錢偶像的勢力之下。他的名著中之「一伊芙自贖」。在這篇名著中、這個女主人以種種不可信的口實、拋棄她所愛戀的一個窮人、而改嫁一個富人、因爲這個富人的收入是她所更爲愛戀的。這個窮人知道那個富人的收入比窮人的愛情能給她以滿足些的生活、高尚些的身分、於是他認定、她的行爲是十分對的、他覺得他沒有錢應得受罰。吉辛在這篇小說中、正如在他的別種著作中一樣、描寫金錢的勢力以及金錢所取得之大多數人的非人格的崇拜、描寫得十分精

確。

吉辛所描寫的事實是無可反對的、然而他的態度、對於有熱烈感情與丈夫氣概的讀者、每每引起一種反感。他的崇拜金錢和他的內部的缺憾意識是相符合的。在現世上、人生的衰頹促進物質貨財的宗教；反轉來、物質貨財的宗教又促進他所依以榮盛的人生的衰頹。崇拜金錢的人、不依自身的努力去在自身的活動中尋求快樂的希望；他以為快樂 happiness 祇是消極的、被動的、享受由外界得的逸樂。Pleasure 藝術家、或者情人、在感情熱烈時、並不崇拜金錢、因為他們的慾望是特殊的、趨向於祇有他們能夠創造的目的。反轉來、崇拜金錢的人、決不能像藝術家成者情人一樣、可以成就偉大的價值。自有歷史以來、愛錢的事即為道德家所嘲笑謾罵。在過去時代道德家非難的效果並不足以增加人的勇氣、我現在不願於此再有所言。我要指明崇拜金錢是活力減少的結果、亦是活力減少的原因、我要指明現時的制度可以改造一番、好使金錢的崇拜減少、好使一般的活力逐漸增加。我們的問題是：金錢慾不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奮鬥的藝術家也許為藝術時間的餘裕而需要金錢、但是他的慾望是有限的、可以極小的數目而得充分的滿

足。

一般人想着開拓西半球文化的美國人是崇奉完全的拜金主義的。殷實的美國人、已經有了許多金錢足以滿足合理的需要而有餘、然而多半還是在事務室內繼續忙碌、好像即刻要餓死的樣子。

然而英國人、除極少數的人以外、差不多像美國人一樣的崇拜金錢。英國人愛錢、大概不是爲收入的無限的增加、而是爲維持他在社會上的紳士地位。許多人延遲結婚、一直到他們的收入足以有多數的房屋與僕人、好適合保持尊嚴的必要。於是他們在青年時代必須防備自己的愛情、免得墮入荒唐；所以他們獲得心理的謹慎習慣、與流於放蕩的恐怖、這種狀況、使自由的、活潑的人生或爲不可能。他們這樣做去、自己以爲是道德；因爲他們覺得、要婦人降到一個比她父母的地位低些的社會地位是一件困難事情、又覺得姿一個低於自己社會地位的婦女、對於自己又是一件墮落的事情。自然的事情不和金錢比較價值。一個人對於他所不敬重的婦人、長年間保持節制的、冷淡的關係；以致愛情的能力、喪失殆盡、倘若一個婦人必須接受這種人的審慎的有限的注義以作她的唯

一的愛情經驗、亦沒有人以為這是難能的事。即在婦女自身亦不知道這是一件難能的事；因為她亦受過教訓、小心防備降低社會的地位、從幼年起就深入心裡、以為強烈的感情不宜於少年的婦女。所以這種男女連合起來消磨一生、而不知到值得知道的事。人類的祖先、不因地獄之火的恐怖、而抑制感情；乃至今日、人類反極力抑制感情、是因為一個更惡的恐怖——恐怕零落在世間。

使人類遲婚的動機、又使人類限制家庭的人數。有專門職業的人情願送他的兒子到公立學校、不願他們在此所受的教育不能勝過一個文法學校、亦不願他們在此所交結的同伴是無良品行的。但是紳士的氣習已經判定公立學校要勝一籌、而且對於他這種判定不能有所不平。公立學校其所以好一等的、是因於他們是用費最大的。與此相同的社會奮鬥、通行於各種階級、祇有最高級與最低級在外。因為這種目的、男男女女從事於偉大的道德的努力、顯出可驚的自制能力；但是他們一切努力、一切自制、不是用於創造的目的、祇是使裏面生命的源泉日即於乾涸、而使他們日即於柔弱、無情、庸凡。在這種的土壤內、不能孕育使天才得以產生的熱情。人類的靈魂、以一個客廳換得一片荒郊；

成爲曲抑的、纖小的、毀形的、正如中國女子的小腳一樣。現在的大戰、亦難於喚醒他們打破求人尊敬的酣夢。凡能使人偉大的、都變成了死也似的酣睡；而其主要的、就是這種金錢的崇拜。

在法國、崇拜金錢發現在節儉的形式中。在法國、白手起身很不容易、承繼豐厚的財產極爲平常。法國人一生的主要目的、在於維護財產莫使他減替的——如果不能增殖。法國的「貸錢食息者」Rentier是國際政治上的一大勢力：使法國弱於戰爭而強於外交的、就是他們、因爲他們增加法國資本的供給、而減少法國人口的供給。爲女兒預備嫁奩的必要、以及依着繼承法而分配財產的必要等、使家庭成爲強有力的制度、強過其餘各文明國的家庭。要使家財興旺、就使他總是小家庭、而且個人時常爲家庭而犧牲種種。永延家庭的慾望使人類性懦而無冒險氣：發起大革命而於政治思想與實行中引導世界的那種勇敢精神、祇殘留於有組織的無產階級。金錢的影響、使家庭的強盛引起了國民的衰弱、因爲人口的增殖率停止、甚至有減少的趨勢。愛安全的心、在別的各國亦產生同樣的結果；但是在這件事內、正如在許多別的好事中一樣、法國是個引路的人。

在德國、崇拜金錢比較法、英、美等國是最晚的；在普法戰爭後才有崇拜金錢的事。然而他們現在崇拜金錢、則用盡極大的熱心與全副的精神——這是德國人信仰的特色。法國的拜金思想是與家相關連的、德國的拜金思想是與國相關連的、這是一個特點。黎茲（L.）故意反對英國經濟學者、教他的同胞從國民的問題去研究經濟。德國人覺得德國人發展一種事業、是替國服務的、別國的人亦覺德國人是這樣。德國人相信英國的偉大是由於產業主義與領土擴大、他們自己的成功則由於強烈的國家主義。他們以為吾輩自由貿易政策的明白的世界主義、祇是一種「假仁義」。他們努力摩倣他們心目中的英國、祇是除掉了這種「假仁義」。自然我們必須承認、他們的成功確是可驚。但是在他們努力的進行中、他們差不多毀壞了那些使他們對於世界確有價值的一切事物、而且沒有採用他們本德國的任什麼長處、祇因為「假仁義」的總判決、抹煞了一切。他們採用吾英最惡的缺點後、更加以惡化、由於他們的組織、他們的澈底、以及他們的全國一致——吾英不能如此、真是萬幸、德國人有種能力去真心信仰、又有能力去實現信條所要求的善惡、所以德國的宗教對於世界極關重大。為世界的原故、亦是為德國的原故、我們希

望他們除掉他們不幸從吾英學得的拜金思想。

崇拜金錢並不是新奇的事，不過因為幾種理由，比較從前更爲有害些。產業主義使得工作對於爲金錢而作工的人更爲痛苦些、緊迫些、更不能給與快樂與興味。縮減家屬、這種能力、爲實行節儉別開局面。教育與自制力增高的結果、使得人類更能堅求一種目的而不顧種種誘惑、如果目的是妨礙人生的、採用這種目的者的執着性愈強烈、這種目的就愈有破壞力。產業主義的結果、生產力愈爲增進、就愈能使我們供獻勞動與資本於海陸軍備、好去保護財產以免妬嫉的鄰邦的侵犯、又好去開發資本案所恣情毀滅的劣等民族。因爲金錢貧乏的恐怖、於是預想與煩惱剝落了人類的快樂能力。恐怖的不幸、比所恐怖的還要不幸些。我們個個人能用自己的經驗證明、世上最快樂的人是不介意金錢的人、因爲他們有種積極的目的、把金錢的慾望驅逐出境了。然而我們的政治思想、無論是帝國主義、急進主義、Radical 社會主義、都還是差不多絕對着眼於人類的經濟慾望、好像祇有經濟慾望是真正重要的。

批評產業制度、無論是批評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一個、或是批評改造家提出的一個、有

四種試驗可以應用。我們可以考究這種制度能不能保障（一）生產的最大分量（二）分配的公平（三）生產者優裕的生活（四）活力與進步的最大可能的自由。我們可以大概的說、現代制度祇以第一種目的做目的、社會主義祇顧到第二第三兩種目的。有些擁護現行制度的人、以為私人的經營、比較把產業放在國的手上、要能增進技術的進步些；在這種程度上、他們認識了我們所列舉的第四種目的。但是他們所認識的、祇是貨物與資本家的一方面、沒有看到工資勞動者。我相信第四種是目的中最重要的一種、我又相信現行的制度對於他是致命的、我亦相信正統派社會主義 Orthodox Socialism 是同樣致命的。

資本制度上有許多無人懷疑的假定、其中有一個以為應該用各種方法——用新式的機械、用婦女及兒童傭工、用勞動時間的盡力延長、祇要適於生產率的增大——去增加生產的分量。非洲中部的土人、習於靠着野生果實為生、又以不着衣服而大困孟徹斯托、但是他們不得不用工、因為他們祇有傭工於歐洲資本家才能還納茅屋稅。一般人都承認、當他們不受歐人的影響時、他們真有完全的幸福、產業主義不獨加他們以非常悲慘的囚禁、而且使他們感受歐洲人的疾病（歐洲人對此已有幾分抵抗力）而至於死。一般人都



承認、最好的黑人勞動者、是新從森林出來而沒有沾染賺錢經驗的生番土人。然而無人主張、應該保護他們、使他們能脫離我們所引起的墮落、因為無人懷疑、不問犧牲的大小、祇是去增加生產分量、究竟是不是善。

信仰生產、引起狂妄的無情無理。祇要產生一種物品、至若所產生的是什麼物品、就好像不關重要似的。現在全般的經濟制度、鼓勵這種見解、因為失業的恐怖使任何工作對於賺工資的人都是一種恩惠。增加生產的狂熱病、使人類的思想背棄了許多更重大的問題、並且妨害社會、使他不能從勞動生產力的加大、去獲得他可以獲得的利益。

我們有了衣食住、還要物質的貨財、祇是因為虛榮。(原註) (除去少數能享藝術的快樂的人) 用現代的生產方法、衆人中的一部分、不必要長時間的勞動、可以完成在生產商品上真正必要的工作。現在消耗在生產奢侈品中的時間、可以用一部分在娛樂上、再用一部分在國民的休業日上、再用一部分在教育上、再用一部分在非工藝的工作上、或者在有益的工藝工作上。如果我們情願、我們就可以更多得些科學與藝術、更普及知識與心靈的修養、更多的閒暇時間給與賺工錢的人、更多的能力去享知識的娛樂。在現時

、不獨工錢、差不多一切俸給、都要做人類不應做的長時間工作、才能賺得到手。一個人、靠過當的工作、每年賺八百磅、多半不能靠一半的工作去每年賺四百磅。如果他願日日整天的作工、往往不能賺一點任什麼東西。因為過於相信生產的價值、一般人想着長時間的勞動是理應如此的、至若短時間勞動所生的好處就無人了解。產業制度的殘忍、不獨發現在歐洲、在熱帶地方更爲殘忍、但是祇引起少數慈善家的偶然的微弱反對。這是因爲人類意識的慾望、受影響於現代經濟組織所產生的紛亂、所以在這等事件中、僅蓋蔽着產業工作所鼓動的真正慾望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要救濟這種狀況、祇能用一種不同的經濟制度、使活動與慾望的關係顯露些、直接些。生產上最大分量的目的、如果現代的制度依然不改、畢竟不能達到。現行的制度、空耗人類的體質、一半因爲損害產業工人的健康與效率、特別有害的是雇用婦女與兒童；一半是因爲最好的工人趨向於保持小家庭、而文明民族有逐漸滅亡的危險。各大都市即是毀滅種族的中心。斯密司用豐富的統計事實論列倫敦的這種情形、（原註布斯的人民之生活與勞動第三卷）在別的都市上、必定有同樣的情形、是無可疑的。別種物質的財

源、亦有同樣的消耗：礦山、處女森林、新開闢的世界之小麥田等、都因隨意濫用而荒廢了、致使後代的人遭遇困難。

社會主義者的救濟法主張土地與資本統歸國有、更加以極公平的分配制度。現在分配制度的不好、從正義以及別的各方面看、都無辯護的餘地、這是無可諱言的。現行的分配制度是用法律規定的。在習慣上、以爲自然而無可避免的許多方面、很可以大加改良。我們可以指出私有財產在法律上取得權利的四種淵源：（一）對於自己所作物品的權利；（二）對於所貸資本取得利息的權利；（三）土地所有權；（四）繼承權。此之四種、受人尊敬、各異其度、正如一個遞升表：資本受的尊敬勝過勞動、土地受的尊敬又勝過資本、繼承的富所受的尊敬、又勝過由自己努力所得的富。

人類自己勞力的生產權、在法律上得有極小限度的承認。最先的社會主義者——特別是馬克斯派英國的先驅者——時常主張這種權利是公正分配制度的基礎、但是現代生產事業極爲複雜、不能指出什麼是某人所產生的。鐵路所轉運的貨物、有多少應該屬於在路上看守貨物的人呢？外科醫生用手術救了一個人的命、這個人日後所產生的貨物、那

個醫生能够正當的要求多少呢？此等問題是不能解決的。即令是可以解決的、允許各得各所生產的貨物、亦沒有什麼特別正義。有些人比別人強壯些、健康些、聰明些、但是沒有理由在這些自然的不公平上再在法律上加以人爲的不公平。這種原理、一半是除掉太富的方法、一半是鼓勵人勤於勞動的方法。但是前一層目的、可以用別的方法、實現出來、而且可以更好些。後一層目的、祇要我們不再崇拜金錢、就不至於需求他。

在財產私有沒有限制、以及行竊的小盜要受處罰的社會內、自然生起利息的事；因爲經濟的生產活動太遲緩、有生產技能的人也許在生產成功後沒有生活的方法。然而貸款力給與個個資本家以大富大勢、如果不嚴重的加以限制、其餘的人恐怕不能有什麼真自由。現在他的影響、在產業界與國際政治上、都很有害、所以講求抑制金錢勢力的手段、好像有絕對的必要。

土地私有權、除了是在歷史上憑着刀劍的勢力得來的以外、沒有別的理由。在封建時代的初期、一部分的人有充分的武力、能够驅逐他們所惡的人、不准在某區域內居住。他們允許住在這個區域的人、就成了他們的農奴、農奴不得不爲他們作工以報償允許居

住的恩典。要建設法律以代替私人的武力、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使刀劍勢力所得的權利不受動搖。土地就成了戰勝者的財產、農奴就可以用地租代替勞役。土地私有權、除了在歷史上爲調和橫暴的盜賊（如果不然、強盜就不服從法律）以外、沒有理由。這種調和的必要、在歐洲起於幾世紀以前、至若在非洲、最近還常有此事。就是這種事情而用一些微的文飾、略奪了欽伯來金剛石礦與蘭特黃金礦而不顧土人的先有權。人類一直到現在、忍耐着小數人憑藉土地所有權而挑起的橫暴與苛虐、這真是人類神經麻木之奇特的實例。從土地私有產生的結果、無論對於何種何類的階級都無好處。如果人類是有理性的、他們必定決然的說、土地私有權即應從明日起無補償的廢止、祇給與所有者以稍微的生活費。

單廢除地租、還不能除掉不公平、因爲佔有最好最肥的土地者將獲得一種狡猾的私益。地租必須有的、不過應該交給國家、或者交給別種從事公衆服務的團體；如果地租的總額超過實行這種目的所需要的分量、就可以留作公共的資金、或者平均分給衆人。這樣的方法、是公正的、不祇可以救濟貧困、而且可以防止土地的浪費以及地主的專橫。

外貌好像是資本家的勢力的，實際上許多是地主的勢力——例如鐵路公司的勢力與礦產所有人的勢力。現行制度的罪惡與不公正、極爲顯明，但是人類對於他所習慣的，以防止的罪惡、有極大的忍耐力，所以不能預測他們什麼時候了結這種奇異無理的事。

許多人以繼承財產爲一種自然權利。繼承的財產是世界上不勞而獲的收入中之一大部分。有時如在英國一樣、遺產繼承權是財產所有者的權利、他可以隨着他所認爲最好的方法去處置。有時如在法國一樣、所有者的權利受家屬權利的限制、無論如何、家屬有權繼承他的遺產的一部分。但是任意處分財產權、與女子繼承財產權、除了佔有的本能與家庭的誇大以外、都沒有何等基礎。

也許有理由允許一個有特別成績的人——例如發明家——享受比一般人所享受的較爲大些的收入。但是沒有充分理由把這種權利給予子子孫孫以至於無窮。這樣辦法的結果必產生一種怠惰的、特別僥倖的階級、他們憑着金錢很有勢力、而且反對改革、因爲恐怕於自己不利。他們全部思想的習慣都是怯懦的、因爲他們畏懼要受人的逼迫去承認自己位置的無理由；但是差不多中等階級的全體都是諂媚的他們、想得他們恩惠、所以做

效他們的態度、承受他們的意旨。這樣、他們就成了一種毒蠅、差不多傳染到全體受過教育者的容貌姿態。

時常有人說、如果沒有遺產的引誘、人類將不照現在這樣好好的作工。有人告訴我們、產業界的大頭目受成家慾望的激動、如果沒有滿足這種慾望的希望、他們將不願犧牲他們的生涯在不斷的勞苦工作內。我不相信、許多真正有益的事業成就於這種動機。普通事業的經營、是因爲生活的原由。最好的事業的成就、是因爲對於事業自身的興味。就是產業界的頭目、一幫人——或者他自己亦是如此——想着他的目的是在成立室家的、恐怕他所受的較多的感動、是由於愛好權力以及偉大事業之冒險的愉快。如果稍微減少工作的分量？必定很可以除掉怠惰的富人、以及隨着富厚而來的憂悶、頹喪、腐敗等。

現行的分配制度、不是以何種原理做基礎的。起初是戰勝者所設立的制度、來戰勝者爲自己的利益而佈置的種種、都爲法律所確定、從此就未曾根本的改造。根本改造應該基於何種原理呢？

社會主義是最受普遍歡迎的改造計畫，他的主要目的是在公正；現時富的不均且不合正義的、社會主義主張廢棄他。社會主義的根本要義、不是說人人應該有同樣的收入、是說、各種事件中的一切不平、都應依着需要的不等與勞役的不等而加以矯正。現行制度的不公平、而且都是有害的、已有無可駁議的。但是我不相信、單祇公正就足以做經濟改造的基本原理。快樂就同等的快樂、固然公正有了確實的保護、但是不快樂就同等的快樂、公正亦未嘗沒有同樣的保障。正義自身、一經實現、即不含新生命的源泉。舊馬克思派舊式的社會主義者從來沒有考慮過世界太平後的社會生活。他想着、在那時的人將永遠的快樂過活、像神仙故事中的王與王后一樣。但是這種狀況、從人類的性質看來是不可能的。慾望、活動、企圖、對於舒展的生活、極爲重要、所謂的太平世界、在預想上也許有一種愉快、但是如果真正實現了、恐怕還是難堪。

新近的社會主義者確已去掉了先輩的特色——宗教的熱情——而把社會主義看作一種趨勢、不看作一種確定的目標。然而他們仍有那種見解、以爲於人最有政治的緊要的、是他的收入、又以爲平民政治家的主要目的應該是增加勞動者的工資。我相信、論到人



類的幸福、這未免是個太消極的概念。固然在產業世界、一大部分人實在是太貧窮、簡直沒有幸福生活的可能；但是排除了貧乏、幸福生活就自然降臨、這話亦不確實。現在舒服階級中很少的人真有幸福的生活、恐怕社會主義祇能用赤貧所產生的罪惡去代替那些產生富豪的罪惡。

現在的勞動運動、雖說是改革的一個最重要的源泉、但是有幾種傾向、改革家必須小心防備。勞動運動的本質、是一有利於正義的運動、他們的基本信仰、以為多數為少數而犧牲的事、無論過去的情形怎樣、在現在已無必要。當勞動生產力薄弱、而教育又沒普及時、貴族的文化、也許是唯一可能的文化；如果少數者是要傳播（或者增進）世界的文藝、思想、以及文化的設施等、多數者應該供給少數者的生活、也許真是必要的。但是這種必要已經過去了、或者正在迅速的過去、對於正義的要求、再沒有充分理由的反對。勞動運動在道德上是無可反抗的、現在除了偏見與自是的人以外、沒有極端反對他的。一切活潑的思想都贊助他；反對他的祇是習俗的死思想。然而運動自身固然是活的、但是無法斷定他可以增進生活。

依時代的政治思想、勞動已流入或種方向；若是在勞動已獲勝利之後、還是向着這種方面猛力進行、那就要成爲排斥的了、就要成爲有危險的了。勞動運動的熱慾、多半爲有識階級所反對。因爲有識階級覺得這是一種威脅、不但不利於個人的安樂、而且不利於他們所享的文明生活——他們深信這種生活於人世很關重要。有識階級反對他們、所以他們一經成爲革命的、活潑的就傾向於蔑視知識階級所代表的一切。在勞動運動享受多少的尊敬時、（如英國對付勞動首領的趨勢）、有識階級的靈巧的、無意識的影響、容易冷却革命的狂熱、而引起他們的疑慮與游移、去掉了他們的可以獲得勝利的簡單的、迅速的信念。有產階級中的智者對於勞動階級表示同情、對於勞動階級要求的正義即時承認、結果足以緩和勞動首領對於現狀的反抗、而使他們虛心承認根本改革是不可能。這種影響所及、首領所受的自然要多過黨徒、於是黨徒對於首領就有不信任的趨勢、而且想另外尋求新首領、不這樣承認幸福階級的要求。勞動運動的終局結果、也許成爲精神生活之敵、正如現時受嚇的資本家所預料的一樣。

從狹義的解釋、正義的要求。可以助長此種趨勢。有人有比別人大的收入或者有比

別人短的工作、一般人也許想着這是不公平的。然而精神事業的效率如教育事業等、若是祇從生理上的不衛生說來、的確比肉體事業的效率需要較多的愉樂與較長的休息。如果不了解這個道理、精神生活所受於短淺識見的苦惱、還要多過他所受於故意嫉妬的苦惱。

現代教育、極為不好、而且將長此不好、因為父母希望兒女趕早可以賺錢。例如個人知道「半時間制」是不好的；但是有一種有組織的勞動制度維持他、使他存在。救濟這種罪惡、正如救濟有關人口問題的罪惡一樣、顯須免除父母對於兒童的教育費、同時還要剝奪父母使用兒童的所得品的權利。

防止勞動者由反抗精神生活所引起的危險、不必防止勞動運動、因為勞動運動的氣勢太大、非正義所能反抗的。正當的方法、祇有用實在的事實、去表明思想這件東西對於勞動者只有用的、去表明沒有思想即不能實現勞動的積極目的、更去表明思想界亦有人情願完全犧牲精力去助成勞動者的競爭。這等的人、如果真是明哲而且純潔、就能防止勞動者、不使他毀壞知識界的活事物。

在有組織的勞動者的目的中、還有一種危險、即關於生產方法的保守主義。機械的改良與組織的進步、對於雇主都有重大的利益、但是對於賺工錢的人就含有一時的（間或是永久的）損失。因為這個原因、又因為對於改變習慣之本能的嫌惡、強的大勞動團體時常是技術進步的障礙。一切社會進步的究竟基礎、必定是技術能率的增進、即是從一定分量的勞動獲得較大的結果。如果勞動者要對於這一類的進步而加以有力的反對、那末、在長永時期中、他必使一切進步都停滯了。要戰勝勞動者的反抗、不須嫌惡、亦不須用道德的教訓、祇要使他們在現今屬於雇主的經濟活動中感覺直接的利益。此時、正如像無論何時一樣、對於原來進步的運動中之不進的一部分、應得廢去、但不具要撲滅那個運動的全部、祇是要給他一個寬大的見解、使得他成爲更進步的、引導他要求社會組織的有大改造——大過他起首曾經考慮過的一切。

政治制度所能成就的最要目的、是要保護個人的創造性、勇敢性、活動力、以及人生的快樂。例如在英國伊利沙伯時代、這些事情曾經多少存在、在現今就不然了。他們養成冒險性、詩歌、音樂、美麗的建築物、而且鼓起全部的運動、使英國在各方面得以成

就他的偉大。這些事情、固然與不正義是並存的、但是畢竟勝過了不正義、而且使國民生活比好像在社會主義下要出現的生活更爲可欽佩些。

想使人有充分的活氣、不需安全、祇需機會。安全祇是恐怖的躲避所；機會乃是希望的源泉。經濟制度的首要的試驗、不是看他使人類榮盛否、不是看他保障分配的公平否、（雖然這兩種都是可以欲求的）祇是要看他任憑本能發展而不加以妨害否。要實現這種目的、有兩個條件應得完備：應該拘束人類個人的嗜好、又應該給創造的衝動以可能範圍內最大的發洩口。大多數人都有一種建設的本能、作事的志願、如果不因爲不用、決不至於痿縮了。成功最大的人、大概是此種本能最強的人；這些人隨着氣質與機會的不同、或爲藝術家、或爲科學家、或爲政治家、或爲帝國的建設者、或爲產業界的首領。最有益的事業與最有害的事業都是這種衝動所鼓動的。如果離了這種衝動、世界就要沈到西藏的平地去了；他將靠着祖先的智識去存在、（像時常所有的趨勢）每代將要墮落成爲比較前代更無生氣的因襲主義。

有建設本能的、不但是特別的人、自然祇是特別的人、才有強烈的建設本能。這種本

能、在青年中差不多是普遍的；在成人中、就隨着他所能得的發洩口的大小、而異其殘留的程度。這種本能所發動的行爲、即令是艱難困苦亦是滿意的；因爲各種努力是自然的、正如狗的逐兔一樣。現時制度的首要缺點、即是：爲工資而做事、很少供給創造衝動以發洩口的。爲工資而做事的人、對於他所將做的事、沒有何等選擇；全被創造的過程、完全集中在指揮工作的雇主身上。因爲這種原因、工作成了某種結果——即工資的賺得——的表面手段。資本家憤恨職工組合對於生產制度的規定、但是他們沒有權利憤恨、因爲他們不許他們所雇的人有權參與他們所經營的事業的目的。所以生產過程、本是應該與本能合爲一體的、倒反成爲分裂的一些目的；這等目的再不能滿足從事工作者的本能。

現時產業制度所釀出的此種結果、用社會主義亦不能去掉。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下、國是雇主、個別的工人於對他的工作、沒有多大的支配力、正如現時一樣。他能操作的支配權、祇是間接的、祇是藉着政治的路徑、實在太微弱、太紆曲、不能供給何等滿足。恐怕不但不能增進自己的指導力、而且增進了互相干涉。

馬克思派社會主義所主張的完全廢止私人經濟的企業、好像沒有幾多的必要。許多計劃有力的改造制度的人、正如主張維持現狀的許多人一樣、不大知道例外的重要與固定制度的不必要。假使資本主義的範圍縮小了、大多數人脫離了他的支配、就無理由去希望把他全部廢止。他是一種比賽者或者競爭者、也很可以盡相當的力、去防止民主的企業、不使流為怠惰、去防止技術不使陷於保守。但是最為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當是例外的、不能是一般的、世界產業的大部分應該建設在民主制度的上面。

前面反對軍國主義的話、有許多可以用在經濟方面去反對資本制度。經濟組織、為要增進效率的原故、一天天的擴大了、而且沒法倒轉這種潮流。他們發展的原因早技術的、而且必須承認大組織是文明社會的根本要素。但是為什麼他們的政府要是集權的、專制的、實在沒有理由。現在的經濟制度剝奪了大多數人的開創性、實在是世界衰弱的一種原因、減少了雅緻的、勤敏的人民的活動勢、使他們不斷的要求刺激、甚至引導他們歡迎戰爭去救濟難堪的單調生活。

如果國民的元氣應得維持、如果我們發展新理想的能力應得保存、如果我們要不流為

中國式的放滯、那末、產業界的獨裁制度就必須掃除。一切大產業的政府、必須變爲民主的與聯盟的。全般的工資制度祇是一個被淘汰者、不但因爲他挑動社會的不正義、維持社會的不正義、並且因爲他離隔作工的人使他不知道作工的目的。管理上全部的目的都集中在資本家的身上；勞動者的目的不具生產、祇是工資。資本家的目的、是以最少的工資得最大的生產；勞動者的目的、是以最少的生產得最大的工資。一種制度、含有這樣的根本矛盾、決不能盼望他有順利的成功。進行、亦不能盼望他產生何等可以能率自誇的社會。

現時有兩種運動、一種已經很有進步、其餘一種、就還幼稚。這兩種運動、好像能在勞動者和資本家之間、完成我們所稱爲最爲必要的事情。我所說的兩種運動、就是協社 Cooperation 和工團主義 Syndicalism 協力經營的運動可以在極廣的範圍內、代替工資制度、但是很難把這種事情應用到鐵路上去。恰恰是在這些事情上、工團主義的原理最爲適用。

如果組織不是要毀滅個性、組織的團員就應該是志願的、應該是非強迫的、而且應該



時常在管理上有發言權。經濟制度的組織不是如此，他沒有給勞動者以人人可以自己選擇的活動中所有的自尊與快樂，除非他不是完全單調的。

然而我們必須承認，許多在產業上必要的機械事業，恐怕在事業的自身不能成爲有興趣的。如果做這種工作的人在產業的管理上享有發言權，這種工作比現在總要較爲少些煩惱。需要閑暇去做別的事業的人，可以給他以機會，使他在每天的短時間內做無興味的事，而獲得長時間的工資；這樣必定能爲那些願從事於自己沒有直接利益的事業者，開闢一種方便。當用盡各種方法去使工作有興味，不能引起興味的事業，就要用勞動時間以外的報酬去使他忍耐得着，正如現今大多數的事業一樣。但是如果要使報酬滿意，就根本的要使無興味的事業，不必消耗工作者的全副精力，並且應該讓他在其餘的時間內有作多作少的便宜。這樣的制度，對於藝術家、文學家，以及別的爲自己的滿足而從事事業的人，（社會上對於此種事業還不能大爲珍視，使生產者足以維持生活）都是無量的快樂；再且除了這些稀少的事情以外，還能供給有知識的雄心之青年男女以繼續學業於出校後的機會，或者使他們能夠預備從事需要長時間訓練的事業。

現代制度的罪惡、是由於需要者生產者與資本家利益的不一致。三者之中、沒有一個和社會或者和其餘二者之一、有同樣的利害的。協社制度調和需要者與資本家的利益；工團主義可以調和生產者與資本家的利益。都不能完全調和他們三個、亦都不能使管理產業者的利益完全和社會的利益一致。所以都不能完全阻止產業的爭鬥、都不能除掉以國家做仲裁者的要求。但是都比現在的制度好些、要是兩種混合起來了、也許能救濟現行產業主義的多數罪惡。許多男男女女已經為求得政治的民主而實行奮鬥、但是很少的人為引導民主制度到產業界而去奮鬥；實在是一件奇事。我相信產業的民主制度有無量的利益、不管是協社的模型、或者是承認職工或職業為政治的單位、使他們取得一種像工團主義所希望的自治權。為什麼一切政治的單位、都是地理的、實在沒有理由；這種制度在過去是必要的、因為交通方法的遲緩、在現在可無必要了。依着這一類的制度、極多的人又可以在他們的事業中覺得喜形於色、又可得以着創造衝動的發洩口。在現時、除了少數特別僥倖的人以外、沒有誰能享有。這樣的制度、須要廢除地主、並且要限制資本家、但不必附以收入平等的要求。他不像社會主義一樣、不是靜的制度、不是最

後的制度：他祇是發揮精力與創造性的計畫。我相信祇有用這一類的方法、能使個人的自由發展、與產業上必要的偉大而且專門的組織、得以互相調和。

## 第五章 教育

如果政治的理論、適用在兒童身上、不像適用在成人身上一樣好、這種理論、不算正確。理論家多半是無小孩子的、即令他們有小孩子、他們亦是住在深秘的房間、躲避孩子的喧擾。他們中間、有幾位著過書以討論教育、但是在他們著作時、大概都沒有實際的小孩子浮在他們的心頭。那些有兒童知識的教育理論家、例如幼稚園及蒙台梭利式教育法的發明者、(註一)時常沒有充分了解教育的究竟目的、所以不能成功的施行進步的教訓。我既沒有兒童知識、又沒有教育知識、不能補足別人著作中的缺點。但是有幾種問題、關於政治制度上的教育、可以牽涉於社會改造、並是別的教育理論家所沒有時常討論的。我想討論的、即是此等問題。

(註一)據我看來、關於幼兒教育法、蒙台梭利女史的方法是極為聰明。

在型成人格與思想上、教育的權力很偉大、這是一般人都承認的。父母與教師的純正

信念、雖說不時常有公然的命令、多半爲兒童於無意間所學得。即令他們於成人後、捨棄此等信念、但是信念的一部深入他們的心窩、在危急的時候就會一躍而出。大概教育是袒護現狀而反對根本改革的一種偉大勢力；動搖了的制度、當他們還有勢力的時候、利用教育機關、注入尊敬他們的價值的觀念到青年的柔嫩的心內。改革派又顛倒轉來、設法推倒敵黨的優勝地位。兩黨都沒有顧及兒童的自身；兒童祇是補充此黨或彼黨的材料。如果計慮到了兒童自身、教育的目的必定不是要使兒童屬於某一黨、乃是要他們能够對於兩黨有聰明的選擇力；是要他們能够思想、不是要使他們思想他們的教師所思想的。如果我們尊重兒童的權利、當作政治武器的教育就不能存在。如果我們尊重兒童的權利、我們教育他們、就要給他們一些爲構造獨立意見用的知識與心理的習慣；但是當作政治制度的教育、他努力於養成習慣、與拘囿知識所用的方法、總是要使兒童離不了某種見解。

正義與自由這兩種原理、在必要的社會改造上、佔很大的一部分、但是在教育上就還不够用。就文字的意義說、正義即是平等的權利、對於兒童、平等的權利、顯然不是完

全可能的。至若自由呢，在開始的時候，根本上是消極的，他排斥不必要的一切妨害，祇是沒有供給建設的積極原理。但是教育原來是建設的，需要建設善良生活的積極觀念。雖說在無碍於教訓的範圍以內，應得尊重自由，雖說在無碍於教訓的範圍以內，可以給予的自由，要大大的超過習俗上已經允許了的自由，但是兒童必需受相當的教訓，多少束縛是不可避免的，除非遇着非常優秀的兒童，然而這種兒童又和其他平平的伴侶完全不同。這即是教師責任重大的一種原因：兒童多少必需聽前輩的處置，自身不能保護自身的利益。在教育上，相當的威權是無可免的，但是教育者應得本着自由的精神，尋出使用權力的方法。

權力既是不可避免的，「尊敬心」就最爲必要。真正善於教育的人，真正想使青年的生長發達能到圓滿程度的人，必定要徹頭徹尾富有尊敬的精神。左袒鐵鑄的機械制度的人，待人沒有尊敬；軍國主義、資本主義、裴比安式的 *Fedism*（譯者註裴比安是羅馬歷史上的名將，他以迂滯冷靜著名。）科學團體，以及一切別的牢獄，都是改革家與保守派想用以閉錮人類精神的。在教育界，因爲政府所發布的法令，型成大的班級、固定的課程

、過勞的教師、一般庸庸碌碌的氣象、所以缺乏尊敬兒童的觀念、是極爲普遍的事。尊敬心須有想像與活潑的溫情；對於實際上絕無能力的兒童、須有最大的想像力。兒童是弱小的、從表面上看來、更是愚昧的；教師是強大的、而且從常識上說來、比兒童要有智慧些。教師而沒有尊敬心、教育當局而沒有尊敬心、就容易因爲表面的弱點而輕視兒童。他以爲「陶鑄」兒童是他的天職；想着他是埴型泥土的陶工。所以他給與兒童以一種不自然的形態、這種形態、年歲稍久、就乾硬了、於是產生變態、產生精神的缺點。由精神的缺點更發出殘暴性與嫉妬心、又使他相信別人、必須受同樣不自然的強迫。

有尊敬心的人必不想着「陶鑄」青年是他的義務。他覺得一切生物——特別的是人類、尤其特別的是兒童——都有些神聖、不可限量、無定程、都有些個性與珍奇——即生命的生長原理、即宇宙的寂靜活動的一片表現。兒童到了面前、他就出以無限的自卑、這種自卑、不是理性所能容易抵制的、然而比較父母和教師的輕於自信、究竟有幾分近於智慧些。兒童表面的無靠以及依賴的要求、使他覺得信托者的責任。他的想像告訴他、兒童將來的成就或善或惡、又告訴兒童的衝動將如何的發達、又將如何的痿縮、他的

前途將如何的黯淡、他的生命將如何的減少生氣、他的依賴心將如何的打碎、以及他的性急的慾望如何代以深思的意志。凡此等等、都給他一個熱望、去幫助兒童奮鬥。他將使熱望加強、而且爲熱望準備、不是爲國家或別種非私人權力所陳設的外界目的、乃是兒童自身的精神在黑暗裡所摸索的目的。有這種覺悟的人、可以使用教育者的威權、而不至於違反自由的原理。

國家、教會、以及隸屬他們的大團體、所施行的教育、決不是依賴着尊敬的精神去施行的。教育上所思慮的、不是童男童女、不是青年男女、乃是於或種形式之下、維持已存的秩序。如果顧及個人、亦不過差不多絕對的祇管世俗的成功——即金錢的收入與高位的取得。安置在青年面前的理想、是蹈常習故、是生活的技能。祇有少數特別的教師、有充分的信力、足以打破拘囿他的現行制度。差不多一切教育都有一種政治的動機、他的目的在增加或種羣衆——國民的、宗教的、或者社會的——的勢力、好和別種羣衆競爭。就是這種動機、決定教授的科目、決定給與的知識以及隱匿的知識。這種動機、又決定什麼是希望生徒獲得的心習。簡直沒有何等行爲、去養育精神內部的發長；實際

上、享受教育最多的人、每每是精神生活最爲痿縮的人、缺乏衝動的人、祇有幾種機械的順應性、喪失了活潑的思想。

今日教育上所施行的事情、將來在任何文明國內、總有些要繼續進行。個個兒童要學習讀書寫字；有些兒童要學習醫學、法律、工程等專門知識。適於科學或藝術的人、必須有科學或藝術所需要的高等教育。除掉歷史、宗教、以及類似的事件外、現今實際的教訓祇是不精當、并非積極的有害。教訓的實施、可以用一種較爲自由的精神、發一種表示究竟效果的較大努力。自然、現今教訓上的一大部分是因襲的、無生氣的。然而在大體上、必須成爲——而且必定成爲——任何教育制度的一部分。

在實際教育上、積極有害的、是歷史宗教以及別種理論的科目。這些科目、有關於那些維持學校的關係人；這些關係人其所以維持學校、是要注入關於這種科目的某種見解。無論在某國、歷史的教授、總是要推尊本國；結果兒童以爲他自己的國總是正大的、而且差不多時常是勝利的、所以一切偉大人物差不多都是出於他自己的國內、而且他自己的國在各方面要勝過其餘一切的國。因爲這些信念是逢迎的、所以他們墮入其中、成



爲天性、後來的知識不能夠使他們擺脫。

試舉一個簡單而且平常的實例：關於滑鐵盧戰爭的事、大家知道得極詳細、極精確；但是英、德、法三國初等學校內所教的事實、就相差得很遠很遠。一般英國少年想着普魯士簡直沒有盡多大的力；一般德國少年想着威靈頓實際上是戰敗了、後來被救於布魯塞元帥 Blücher 的勇敢氣魄。如果兩國教授事實都是正確的、國民的自大心必不至於養到這樣高、在戰爭要發生時、必定不至於太自信能夠戰勝、而且戰爭的志願亦必定要減少。我們所要防止的、就是這種結果。個個國都願增高國民的自尊心、又覺得公正的歷史不能實現這種願望。於是教訓無自衛力的少年、用顛倒錯亂、隱匿收藏、逞臆妄談的方法。世界各國所教授的錯誤的世界史觀念、足以鼓勵競爭、足以使頑固的國家主義保持其活氣。如果各國間、希望發生親善的關係、在第一步上有一件事、就是應該使一切歷史教授都委之於國際的責務、編輯中立的教科書、脫離現今各處所要求的愛國癖。

在宗教上、亦有同樣的事實。初等學校實際上常在宗教團體或國家（國家對於宗教有一定的態度）的掌握中。宗教團體的存在、由於團員對於真相不可究詰的事情、都有一

種確定的信念。宗教團體所經營的學校、不得拘束富於探究性的少年；防止他們發見此等固定的信念已經被別人反對、而且反對的理由總不至於不及伊等相信的理由；又防止他們發見判斷力敏銳的人所謂的、「沒有充分的理由、贊成固定的信念。」在國家不受宗教的束縛、如在法國時、國立學校的武斷正和教會所經營的學校一樣。（我知道、在法國初等學校中、不許談及「上帝」這兩個字）在此等場合中、結果都是一樣：自由討論被禁止了、少年們關於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不是武斷、就是啞口無一言。

此等弊端不存在於初等教育內。在高等教育內、此等弊端、取一種狡猾些的態度、極力掩飾、但是仍然顯著。伊頓 Eton 與牛津 Oxford 大學印入一種特徵於人心中、正和耶穌派的大學 Jesuitcollege 一樣。很難說伊頓與牛津有一種有意識的目的。不過他們確有一種強有力的、有效的目的、不讓於曾經明白宣言過的。差不多凡是入過此等學校的都崇拜「好儀節」Good form。這種崇拜、與中古的教會、是一樣有害於人生與思想。「好儀節」很宜於表面的坦白、很宜於四面八方的靈敏周到、很宜於對待仇敵的風雅溫厚。但是不合於究竟的坦白、不合於注重一方的本衷。他的根本、就是假定人間最重的事是

一種態度；這種態度，減少同輩間的傾軋，又愉快的使劣於自己的人有自知粗莽的感覺。在紳士派的民治主義下，把他當作維持富人特權的武器，確是再好沒有。爲有錢而沒有強烈信念、與特別慾望的人、做一種取得舒服的社會環境的手段，確是有幾分功效。但是在此外的各方面，就都是令人討厭。

「好儀節」的弊害有兩種來源：他完全確信自己的正當，他又相信合宜的態度要比知識、比藝術的創造、比生命的活力、比世界進步的一切淵源，都要必要些。完全確信自身、就足以破壞確信者的一切精神進步。如果再和對於嚴峻與粗鹵（他們與偉大的精神能力差不多總是相結合的）的侮蔑結合起來，那末，他就成了毀壞一切和他接觸的人的根源。「好儀節」的自身，就是死的、不能生長的；他憑着對待不善儀節的人的態度、散播他的死氣到許多可以有生命的人。他對於有福的英國人、以及能使有福階級注意的人、已經加了無量的毒害。

祇要教育的目的、在引起信條、不在引起思想、在強迫青年對於可疑的事主張一種積極的見解、不在引導青年發見疑點、亦不在引導青年敢於保持精神的獨立、那末、自由

討究的妨害就無法免除。教育應該孳養真理的慾望、不應該孳養某種信條是真理的觀念。然而使人類在戰爭的團體中——教會、國家、政黨——能夠結合的、就是信條。能夠增加戰爭的效率的、就是對於信條的強烈信念：那些人、在祇敢用懷疑的態度去對付的事件上、而有強烈的信念的、最容易得着勝利。要增高信念的強度、要增高戰爭的效率、就培養新理想發展的阻礙物、由是少年的天性被抑屈了、少年的自由觀察被妨害了。在思想不活動的人、結果就為偏見所完全轄制；至若少數思想力沒有全然滅絕的人就成了丁玩世派、Cynical 富於知識的失望、富於破壞的批評、覺得一切活動的人好像都是愚昧、不能夠供給自身以創造的衝動、對於別人的創造衝動又每每加以破壞。

藉着壓制思想而獲得的戰爭上的成功、是薄弱而無價值的。在人生的長途中、精神的活氣、是幸福生活的根本、亦是成功的根本。把教育當作一種操練、當作一種養成「奴隸式的整齊」的手段 是極其普通的見解、而且多半以此種教育可以在戰爭上獲得勝利來做自護的理由。喜歡「形式的整齊」的人、必定從古代歷史上指出斯巴達戰勝雅典的事、來推崇他們的道德。但是統御人類的思想的、統御人類的理想的、都是雅典、不是

斯巴達；如果我們能够生在古代、我們必定個個人情願生而爲雅典人、不願生而爲斯巴達人。在近代、實際的事業都要很多的知識、所以外面的勝利、亦將爲智慧所獲得、而不是馴良的人所能希冀的。使人輕於信仰的教育、引起極快的精神衰落；祇有保存自由探究的精神、才能實現必要的最小進步。從事教育的人、每每注入種種精神的習慣：即服從紀律、由競爭所生的無情、對於反對團體所加的侮蔑、以及無懷疑的輕信、被動的承認教師的智慧等。凡此等等、都是妨害生命的。我們應該努力維護獨立心與衝動、去代替服從與紀律。教育應該努力發展正義的思想、去代替殘酷無情。不要養成侮蔑心、應該養成尊敬他人的觀念、以及了解他人的努力；對於別人的意見、不必一定要加以同意、祇是反對要有活潑的了解、要認清反對的理由。不要養成輕信心、要激動建設的懷疑、要引精神冒險的嗜好、要鼓起用思想的活動與勇敢去征服世界的意識。安心現狀、以及屈伏生徒的個性於政治的目的、（由於輕視他們精神的問題）是這些流弊的直接原因。但是在這些原因之外、還有一個根本重要的事、即是把教育當作取得支配生徒權力的不當作長養生徒自身發育的方法。尊敬心的缺乏、即表現在這件事上；祇有藉着更深的

尊敬心、才能實現一種根本的改革。

許多人想着、要維持學級內的秩序、要給與任何的教訓、就免不了服從與訓練。在或種程度上、這種意見是真實的；但是許多人以為服從與訓練的自身即是必要的、則未免言之太過。服從即抑制意志去聽從外界的指揮、是威權的相待物。在或種情形中、兩個都許是必要的。對於強項的兒童、狂人、罪犯等可以有威權的必要、亦可以有強迫服從的必要。但是此種必要、畢竟是一種不幸；人類所需要的、是脫離干涉、而自由選擇自己的目的。教育改革家已經表示、這件事的極端可能、不是過去的人所能相信的（原註蒙台梭利夫人減少服從與紀律所獲得的教育效果、極為可驚。）

在學校中、其所以好像有服從的必要的、是因為謬誤的經濟制度使學級過大、教師又過勞。完全沒有教授經驗的人、想不到真正活的教授所耗費的精神有多樣大。他們以為當然可以希望教師做的事和銀行書記員是一樣的多。結果、疲勞過甚、神經刺激太多、於是機械的執行日課就成為有絕對的必要。但是除了強迫生徒服從、又決不能機械的執行日課。

如果我們重視教育一點、如果我們想着使兒童精神活潑的重要正如獲得勝戰一樣、我們施行教育就要大不相同了；我們應該一定要達到目的、即令經費要大一百倍亦不顧惜。在許多人、少量的教授是一種愉快、而且教授時、有一種新鮮的妙味與生命、可以使多數兒童覺得有趣、不要什麼訓練。至若少數不感興味的、可以分離開、給以別種不同的教授。平時教師教授的多少、要恰合力所能勝的、從事教授時、要有真正的愉快、而且要了解兒童精神的需要。這樣一來、教師學生間必定有友誼的關係、不像從前的互相仇視、大多數學生必定了解教育是盡力發展他們的生活的、不僅是外界的苛罰、干涉遊戲、強迫久坐。要達這種目的、祇是要多費金錢、使教師確有較多的餘暇、對教授有一種自然的愉快。

現時學校中行的訓練、是一件很大很大的罪惡。有一種訓練、差不多是一切成功所必需的；但是從事因襲的、他律的、訓練的人、恐怕對於這種訓練的價值、沒有充分的了解。真正需要的訓練、是從裏面來的、這種訓練、在着實追求遠大目的物的能力、在忍受困難以排除障礙的能力。這種能力、含有衝動對於意志的屈伏、即是依着創造的慾望

——不論強盛與否——去指導行爲。如果沒有這種慾望、無論或善或惡的雄心就都不能成功、一切一貫的目的就都不能實現。這種訓練極爲重要、且是強烈慾望（對於不容易獲得的目的物所起的強烈慾望）的結果。要施行這種訓練、亦祇有依靠教育——如果教育是孳養這種慾望的、但是現今的教育不是如此。這種訓練、是來自個人自身的意志、不是來自外界的權力。多數學校內所需求的訓練、不是這一種、我所覺得是罪惡的訓練、亦不是這一種。

雖說初等教育獎勵消極服從的惡訓練、雖說在現行教育中沒有獎勵始終依靠自己指導的道德的訓練、但是因襲的高等教育還產生一種完全的精神訓練。我所指的訓練、他能使人隨意集中精神於當時所要考慮的事件、不顧心理上的先入者、不顧煩惱、不顧知的困難。這種訓練、雖說沒有內具的價值、然而增進了精神這種工具的效率。就是這種訓練、使律師能够記憶擔任案件的詳細條文、而且一經判決就隨即忘却。就是這種訓練、使官員能够迅速依次處理種種行政的問題。使我們在辦公時間忘却一切私事的、亦是此種訓練。在複雜的世界、許多人的事務、需要精神的集中；對於此等人、這種訓練、是



一種必要的才能。

精神訓練的成功、是因襲的高等教育之主要效果。我很疑惑、除了強迫生徒或者勸告生徒對於指定的業務加以積極的注意外、能够有法使這種訓練功成。我其所以不信蒙台梭利的方法能適用於兒童期以外的、就專爲這個原因。蒙台梭利的方法的精髓、即是給兒童以選擇課業的自由；他所預備的課業、對於一般兒童件件都是很有趣味的、而且沒有一件不是有教育價值的。兒童的注意、是完全自然的、如在遊戲中的注意一樣；他喜歡這樣追求知識、不追求他所不願要的知識。我相信、夫人的方法是教育兒童的最好方法；他的結果的實況使人不能不這樣想。但是這種方法怎樣能引人去依着意志以支配注意呢？的確很難解答。許多必須考慮的事情、多半是無興味的；即令在起初是有興味的、也每每未及充分考慮就厭惡了。長時間的注意力、極爲重要；要養成長時間的注意力、除了在早年就用外界的壓力去養成習慣外、很難有別種方法。固然有些少數的少年、確實有充分強烈的知識慾望、依着自己的創造力與意志、情願忍耐一切必要的困難。但是大多數的少年呢、要使他们透澈的研究一件事情、非用外界的誘導不可。教育改革家

、恐怕使被教育者努力過甚；並一般世人、則日益不願兒童慢慢的前進。這兩種趨勢、都有好處、亦都有危險。隨着精神訓練的危險、單用勸告、不要強迫、就可以防止、不過要能夠充分刺激兒童的知識的興味與知識的雄心。凡是良教師、對於很有精神能力的兒童、應該加以這種刺激、對於大多數普通兒童、現行的書本教育亦不大頂好。這樣、祇要已經了解、精神訓練的重要、而使兒童覺得自己的需要、精神訓練在可以成功的時候、總能成功。如果不希望教師們用這個方法而得着成功、他們就容易流於疏懈、把自己的罪過當作兒童的罪過而加以責備。

在社會經濟制度沒有改變以前、學校幾乎不能不教授經濟競爭中的殘酷無情。特別的是中等程度的學校、因為他們要依靠父兄的好批評去維持學生的數目、要博得父兄的好批評又要依靠多登生徒成功的廣告。這是國家的競爭團體其所以有害的一種狀態。自然的、純潔的知識慾望、在青年中極為普遍；即令在許多青年中、這種慾望是潛伏的、亦很容易喚起。但是這種慾望受了悲慘的摧殘、因為教師單祇顧念考試、文憑、與學位等。從入學的一分鐘起、到離開大學的最後一分間、沒有時候讓兒童去思考、沒有時候讓

兒童去飽嘗知識的滋味。自始至終、沒有別事、祇是長年受顛倒於考試的分數以及教科書的節目。異常有智慧的兒童、後來亦厭惡求學、縱使不忘却求學、即望不繼即刻逃入實際的生活。然而實際的生活上、亦如從前一樣、經濟機關把他捉爲俘虜、他的一切自然的慾望都摧殘了、損傷了。

考試制度以及把教育看作訓練生活術的手段等、都引導青年從純粹功利主義的觀察點去估量知識、把知識當作金錢的敲門磚、不當作智慧的門徑。如果他們祇左右沒有純正知識興味的人、關係倒也還小。不幸他所左右的多半是知識興味最強的人、因爲考試制度壓迫得最爲慘酷的、就是他們。教育對於他們、簡直是——對於別人也有幾分——獲得優越資格的手段；依着考試競爭的冷酷與社會上不平等的虛榮、於是就傳染愈深。自由的、無私的、考慮、指示我們、以爲不論有無何等不平等存在於烏托邦內、一切實際的不平等差不多都是與正義相反的。但是現今的教育制度、對於個個人都瞞匿這種情形、祇是不瞞匿失敗的人；至若那些成功的人、都是因不平等而獲得利益、又有教育他們的人在背後給以種種鼓勵。

大多數兒童最容易被動的承認受教師的智慧。這種態度、未曾努力於獨立思想、而且又好像是合理的；因為教師比生徒的知識富些；再且又容易取得教師的贊賞些——除非教師是個特別的人。被動的承受、實在是一種不利於後來生活的習慣。他使人尋求領袖、而且無論立於領袖地位的是誰何、總是盲目的服從。他使教會的、政府的、黨派的預備會議得有勢力、並使其他一切有害的團體——人類誤用這些團體去維持有害的舊制度——得有勢力。即令教育盡力獎勵獨立思想、亦許不能得着許多、不過總要比現在所有的多些。如果教育的目的是要使學生自己思考、不是要使學生承受一種結論、教育的措置就要大加變更；教授的速度要緩、討論的時候要多、刺激兒童自己發表的機會要多、並且要努力使教育採用兒童所覺得有趣的事實。

還有最重要的一層、就是要盡力刺動精神冒險的嗜好。我們所住的世界、極為複雜、極可驚異；極平常的事伴、愈加考究、就愈為煩雜；大家以為不能思議的事、倒反因天才的努力而極為明瞭。思想的權力、思想所能支配的廣大世界、思想所能朦朧想像的更廣的世界、使那些馳心於日常圈套以外的人、有極為豐富的內容、有機會避掉日常生活

的瑣碎與疲勞。因此、全般的生活就充滿了興味、而平凡的藩籬就打破了。使人類到南極去探險的同一冒險的嗜好、使人類釀出戰爭的同一角力的愉快、能够在創造的思想中得着既非浪費又不殘酷的發洩。這樣的發洩、祇是增加人類的莊嚴、因為他用人類精靈從不可知世界所携來的光榮去包裹人生。多多少少、給些這樣的愉快於那些能够享受的人、就是精神教育所值得的最高目的。

有人說、精神冒險的愉快極爲稀少、祇有少數人能够領略、普通教育不能顧及這樣的貴族幸福；然而我不相信。少年人、喜歡精神的冒險、要勝過成年的人。這種愉快、在兒童時代、更爲強盛、而且是從「捏造的信仰」與「空想時期」自然產生出來的。在成人之後、其所以稀少的、是因爲在教育時期中、種種的事都是摧殘他的。人類對於思想的畏懼、要甚過對於世上的任何事物——甚過畏懼毀壞、甚至於甚過畏懼死亡。思想是謀反的、是革命的、是破壞的、是可怖的；思想對於特權、對於已成的制度、對於安逸的習慣、是殘忍無情的；思想是無政府的、無法律的、對於權勢極爲冷淡、對於時代的有效智巧全不留神。他探入地獄的秘奧而全不恐懼。他覺得人類是柔弱的微蟲、四面環

繞着無窮的沈寂、然而他還是挺立不動、好像是宇宙之主。他是偉大的、靈敏的、自由的、他是世界的明星、他是人類的第一光榮。

如果思想成爲多數人的所有物、而不是少數人的特權、我們必起一種恐怖——使人退縮的就是恐怖——恐怖他們所懷的信仰要露出謬誤、恐怖他們生活於其下的制度要露出流弊、恐怖他們要發見他們自己不值得那樣可敬——像他們想着他們所是的那樣。「工人應該自由的思考財產問題麼？那嗎、我們——富人——將怎樣呢？青年男女應該自由的思考兩性問題麼？那嗎、道德將怎樣呢？軍人應該自由的思考戰爭問題麼？那嗎、軍隊的紀律將怎樣呢？思想、你去喲！你還是回到成見的庇蔭之下、免得財產、道德、戰爭等都受危險！人類最好是笨滯的、疏忽的、被壓制的、何必要什麼思想自由？如果思想是自由的、恐怕他們的思想、就不像我們這樣。無論用何等代價、這個災難必須除掉。」反對思想的人、就是這樣的在精靈的深處自相辨難、亦是這樣的在教會內、學校內、大學內、鹵莽做去。

由恐怖所維持的制度、沒有一種能够促進生活。人生的創造因素、是希望、不是恐怖

。人類的一切偉大事業都來自「善的實現」、並非來自「惡的推倒」。近世教育其所以沒有成就偉大功績的、就是因為沒有偉大的希望在後面鼓勵他、現今從事青年教育的人、多半爲維持過去的志願所支配、而未嘗守奉着創造未來的希望。教育的目的、不在受動的了解死事實、而應該向着未來世界——人類所必須努力創造的——的活動。教育的力量、應得大加激動；但不應該使人懷想希臘時代及文藝復興時代之已經消失的美、祇是要使人對於將來的社會有個燦爛的理想、祇是要使人對於思想在將來所能成就的勝利有個燦爛的理想、祇是要使人要確見人類對於宇宙的了解範圍是逐漸擴充的。凡是爲這種精神所教育的人、必定富於活氣、富於希望、富於愉快；而且因爲他信仰人類所能努力創造的光榮、又必定能盡他應盡的力、以使人類的將來得以較善於過去。

## 第六章 結婚與人口問題

在過去百年間、基督教在全歐日常生活上的勢力、衰微得極其迅速。不但名義上信仰者的數目少了、即在熱心信奉教條的獨斷主義者中、亦有很多的人變了。但是有一種社會制度、至今仍然很受基督教的支配——即是結婚制度。關於結婚的法律與輿論、至今

還有一大部分爲教會的教義所支配；這樣、所以教會的教義還繼續支配男人們、女人們、以及兒女們、相互間最關密切的生活。

我此時要討論的，是政治制度上的結婚問題、不是個人私德上的結婚問題、結婚受了法律的規定、而且把他當作社會可以干涉的事。我現在所要討論的、就是社會關於結婚的行動；現在這樣的行動、究竟促進社會的生活沒有？如果沒有、應該怎樣改良？

關於任何結婚制度、都有兩個要研究的問題：一、結婚制度怎樣左右結婚人的發展與品性；二、結婚制度於兒女的生長上、教育上、有什麼影響。這兩個問題是完全不相關的、從這一方面看來、是很要得的、從那一方面看來、也許決不可行。我預備先述英國現時對於兩性關係的法律、輿論、以及事實。往後再講他們對於兒女的影響、最後再討論怎樣用一種於男女的發展上、品性上有善良影響的制度、來矯正那些惡劣的結果。

英國現行的婚姻法、是基於大多數人的結婚宜於終身不改的成見。結婚的解除、祇能在夫或妻之一方面有通姦罪確證的時候、如果兩方都犯了通姦罪、就還是不成。如果犯這罪的是丈夫、他必定同時又犯了虐待罪或拋棄罪。即令這些條件都完備、然而實際上



祇有富人能够離婚，因為費用太大。（註一）在有狂病時、或者犯罪時、或者虐待時、（雖說可惡）或者拋棄時、或者雙方都通姦時、婚姻都是不能解除的。並且無論爲什麼理由、雙方同意的離婚、總是不行。在此等場合、法律認定夫婦當爲終身的結合。有一種特別官吏、名叫御用律師 Kings Proctor 他的職務在防止同意的離婚以及雙方都有通姦罪的離婚。（註二）

（註一）固然爲貧民設有一種法規、但有種種理由、這種法規簡直是無用的；最近又立了一種較爲改善的新法規、但仍然令人很不滿意。

（註二）下面的一封信（見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四日發行的「新政治家」）很可以說明御用律師的行爲：

### 離婚與戰爭

新政治家報館主筆先生：

以下一段瑣話對於貴報讀者、許有幾分興味。在爲倫敦貧民所設的新裁判法之下、最近有一個貧的婦女要和丈夫離婚而獲得勝訴。她的丈夫每每打傷她的身體、又使她有感

受傳染病的危險、並且她的丈夫又犯了重婚罪。重婚之後、有了十個私生子。因為要使這個判決撤回、由國庫在賦稅項下支出二百磅以上的費用、去請一個主任律師與一個優秀的副席律師、並從一百哩以外的一個城去請了十個證人來證明這個婦人曾於一八九五年、一八九八年犯過通姦罪。後來、這個婦人、因為無聊的逼迫恐怕不再犯姦淫、這個丈夫、狂病一發、亦恐怕要用對待妻子的態度對待情婦、——然而無罪。在其餘文明各國、這種夫婦差不多沒有不離婚的、所生的私子、亦可以因後來的結婚而成爲嫡出的；而且國費所請的律師、做一件在別的律師以爲完全是「反社會目的」的事、亦不至於從社會索取如許的報酬。如果有律師覺得這種訴訟是於社會有利益的、何以不擔任無報酬的辯護、像幫助那個婦女的律師一樣呢？如果我們要實行戰時減費、何以用御用律師不以僅用一個副席律師爲滿足呢？實在是因爲許多與這一對夫妻有同樣情形的人、都不想不過問私生子女、由是生產率的減少就要難堪了。

還有一件瑣事。某甲控告某甲夫人與某乙、而得以離婚、某乙與某乙夫人已經結了婚。某乙夫人聽說某甲與某甲夫人的離婚事件、就控告某乙而獲得勝訴。某乙是個軍人、

也許不久就要出差到前敵去。某乙夫人在好幾個月間拒絕案件的確定判決、是要防止某乙爲面子所原故、去和某甲夫人結婚——然而法律許人（無論男女）請求延期判決、可以抱着不可信賴的動機而使案件不確定。離婚律委員很以爲這種情形不好。在戰爭期間這種問題就愈多困難、因爲軍士們的武俠慾望、發生了許多重婚的事、爲着實際的太太與家庭、不得不請求國家允許離婚。至若名分的太太亦時常和別人有同樣的關係。我其所以介紹這兩件事到貴報的、是因爲貴報時常關心生產率的降低。結婚律的良否是這個問題的重大關鍵。

漢立伊斯毗上言十一月二十九日

這種有趣味的制度表現英國教會前五十年所主張的意見。又表現獨立教派 Nonconformity 的大多數由當時以至現今所主張的意見。這種制度的基礎是在一種假定、以爲通姦是一種罪惡、而且夫婦中有一方面犯了此罪時、他方就可以報復、祇要有錢；如果兩方都犯了同一的罪惡、或者未犯的一方不發生何等憤慨的感情、報復的權利就消滅了。把這種意思一經了解、從前以爲奇特的制度、現在可以知道他的意義是始終一貫的。大概

說來，也是以四個命題做基礎：（一）結婚以外的性交是罪惡；（二）無罪的一方對於通姦的報復是對於惡行的義憤；（三）他的報復——祇有報復——使共同生活為不可能；（四）貧民無權發動義憤；英國教會、在高等教派 High Church 影響之上、對於第三個命題漸不相信，但是仍然相信第一第二兩命題、而且沒有積極的表示他不相信第四個命題。

違反結婚律的懲罰、有一部分是財產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輿論。社會上祇有極少的一部分人、真正相信結婚以外的兩性關係是不正當；至若有這種信念的人、又全然不知道反對派友人的行為、也許終生不知道別人怎樣生活、並不知道別人怎樣思想。這一小部分的人、不但以為與他們的主義相反的行為是墮落、而且以為與他們的主義相反的意見亦是墮落。他們在選舉上的勢力、可以支配政治家的宣言；大主教的出席、可以左右上議院的投票。憑藉此等方法、他們可以支配立法事業、而且使結婚律的修正差不多成為不可能、他們又可以在許多事件中、使公然違反結婚律的人失掉職業、或者為顧主以及依靠者所排斥。如果為一般人所認為『不道德』、在鄉間的醫生、律師、商人等就不能維持生活、在政治家、就不能被選而入議會。無論有怎樣品行的人、總不肯公然辯護有

污穢聲名的人、免得非難的不幸落到自己頭上。然而祇要一個人的穢名沒有彰著、無論他在這一方面的行爲怎樣爲許多人所隱知、反對他的、必定極少極少。

因爲這種懲罰的性質、所以隨職業的不同、不平的分量亦就不同。伶人或者新聞記者、時常免脫一切懲罰。都市的工人、差不多時常能够任意作爲。從事殖產的人、祇要不參加公共生涯、而適宜的交接友人、就簡直不必受懲。婦女們從前比男子苦得很些、現在要比男子苦得少些；因爲婦女世界中有一大部分沒有社會的制裁、又因爲不相信因襲道德的婦女數、實在增加得極快。但是除了勞動階級以外、對於大多數的男子、現今的懲罰還是過於嚴厲、非禁止上所必要的。

這種事情的結果是一種普泛的虛飾的偽善、違犯法律是可以允許的、祇是不得顯然公開。男子不得公然的與婦女同居（其妻自在此外）、未結婚的女子不得生子、男人女人都不得入離婚法庭。然而在此等一切限制之下、實際上儘可有許多自由。就是這種實際的自由、使那些不承認現行法律之根本原理的人、覺得現行法律還沒有使人難堪。如果服從嚴格主義者的主張、那末、所要犧牲的、並非快樂、乃是兒女、乃是共同生活、乃是

真理以及誠實等。固然不能說、這種結果是主張維持法律的人所希求的；但是他們在事實上所獲得的結果實是如此、亦是無可反對。不法的婚姻關係、能出以相當的虛詐而不產生子女、就可以不受處罰；至若直率的人、或者產生私子的人、就免不脫嚴厲的制裁。

在正式結婚內、兒女的教養費、使家庭逐漸縮小。最有父母的責任觀念而又最願給兒女以完全教育的人、最好實行縮小家庭；因為祇有對於這種人、育兒的費用最為難堪。在從前經濟的動機、是縮小家庭的最強動機、於今他的勢力更為別種動機所加強了。婦女們正從事追求自由——不僅是外表的、形式的自由、乃是內面的自由；這自由、使他們能夠真正的思想、能夠真正的覺悟、能夠擺脫從來的故訓。自信太過、喜歡空談婦女天性的男子、如果理解了婦女自由運動的結果、必定要大為驚異。許多婦女們、一經完全自由的為自己而思考時、就不希望有兒女、即令要有兒女、最好祇有一個、聊以免得不知道養兒的經驗。有特別才智與活潑精神的婦女們、嫌惡養育兒女時身體所受的束縛。有野心的婦女們、希望成就偉大事業、無暇打點兒女。有愛安逸與奢華的婦女、亦有

愛從事博取男子欽讚的婦女；這樣的婦女、最少亦要延遲產兒期、一直延到他的韶華已過。凡此等等的婦女、都是一天一天的加增得異常迅速。我們並且可以切切實實的預料、在最近的許多年歲中、這樣婦女的數目、必定是有加無已。

婦女的自由、對於私人生活及國民生活有何種影響、現今還不能下一種確然的判斷。但是我以為實際的結果與婦女運動的先驅者所期望的、必定大不相同、是現今可以預料的。婦人是種族的看護者、婦女的生涯是集中於母道、婦女的本能與慾望於有意或無意間、都是向着這個目的——這是男子所創造的一種學說、在過去期間、婦女們亦時常承認。托爾斯太的 訥塔嘉 Natalya 就是此種學說的例證；訥塔嘉在結婚以前、是美麗的、愉快的、多情的；結婚以後、即成爲一個純粹的良母、沒有何等精神的生活。托爾斯太對於這種結果、完全贊成。他以為無論我們覺得這種情形對於個人生活發生什麼關係、我們從國民方面看來、總要承認這是很可希求的。并且更要承認、在身體強健而精神不發達的婦人、這種情形、更是普遍。但是在英法等國、則已逐漸稀少。婦女們慢慢的覺得母道不能使他們滿足、不是他們所必需的需要。他們個人的發展與社會命運的將來、

亦慢慢的大相矛盾。怎樣去調解這種矛盾？是一個很難解決的詞題；不過我以為如果這種矛盾沒有得着調解、後來的結果大概是怎樣、就很有研究的價值。

經濟上的謹慎與婦女自由的擴大、兩重原因併做一重。所以有一種狠奇特的天擇的生產率。Seignioriate 法國的人口在實際上是靜止的；英國的人口亦有即刻歸於靜止的趨向；這就是表明人類中許多部分正在增加時、這一部分則日即於減少。如果長此不變、生產率日即於減少的一部分、恐怕實際上免不了滅絕、人口的填補差不多要完全依靠現時生產率正在增加的一部分。（原註）現今日即於減少的一部分中、包有中等階級的全體以及許多精練的藝術家。現今正在增加的一部分、多是極貧窮的、多是無能力而且有醉狂癡的、多是精神衰弱的——精神衰弱的婦女更容易多產。在現今仍然深信舊教的民族內、人口還有點增加、例如愛爾蘭人及布里頓人、這是因為舊教有禁止縮小家庭的教義。在日即於衰滅的階級中、尤以優秀的份子衰滅得最為迅速。勞工階級的少年、因有特別才能、憑藉着學識的勢力、高升到了技術階級 *Professional class*。他們自然希望與他們現時所屬的階級結婚、但是因為他們於薪俸以外沒有資財、所以不能早年結婚、不然



、亦不能贍養一個大家庭。結果就是：從勞工階級中、拔去了他每代的優良份子、而且使拔出的優良份子不自然的減少了、至少要少於那些殘留在勞工階級的人。在技術階級中、有開創力、有活氣、有知力的青年婦女、大概都不願早年結婚、在結婚以後、亦不願有一個以上或兩個以上的子女。在過去時代、結婚顯然是婦女們唯一的生活方法；父母的壓迫加以成爲「老姑娘」OLD MISS的恐慌、使許多婦女勉強結婚、不問有沒有盡妻道的志願。在現今有中等智能的婦女、就能很容易的自謀生計、亦能求得自由與經驗、不必要丈夫與兒女的永久束縛。結果就是：如果她結婚、她結婚得晚。

（原註）與生產率的減少同時並起的、是死亡率的減少。最近期內英國人口的增加、是由於死亡率大減、特別的是兒童夭折率的減少。不過死亡率的減少有一定的限度、至若生產率很容易繼續的降低、恐怕畢竟免不掉人口的真正減少。

因爲有此等理由、如果從英國人口中選出若干尋常的普通幼兒、將他們的父母加以檢驗、必定可以發見此等父母的智力、精力、謹慎、敏慧都不及普通的人；而他們的無思慮、精神衰弱、遲鈍、迷信等必定要多過普通的人。有智力的、有精力的、謹慎的、敏

慧的人所產生的子女、實際上不能超過他們自己一夫一妻的數目；那就是說、他們不能產生兩個以上都成了人的兒女。在另一方面、那些有劣等性質的人、平均都能產生兩個以上的兒女、都能補復自己一夫一妻的數目而有餘。

對於遺傳沒有比現代更精密的知識、要估量這種情形對於民衆性格上的影響就是不能的、但是縱使我們完全把遺傳暫置不論、祇要兒女繼續與父母同居、父母的模範與幼年的教育對於發達兒女的性格上必定有重大的影響。不問各人對於天才的意見怎樣、依着遺傳與教育、智慧得以流傳於家庭內面、是無可懷疑的；有智慧的家庭歸於衰滅、必定使民衆的精神標準降低、亦是無可懷疑的。如果我們的經濟制度與道德標準長此不改變、往後兩三代間、文明國民衆的性格必定日即於惡劣、而且在最文明的國內、人口必定發生確實的減少——這都是無懷疑之餘地的。

人口的減少、或者有一日把上述種種使生產率降低的性格排除了、由是就能加以矯正。現今仍然信奉舊教的男男女女、必定有些生物學上的優勢；終久必定有種頑強的民族出來、對於理性的攻擊概置不理、而且堅信家庭的縮小是引導人墮入地獄。有精神上

的興味的婦女、留心文藝與政治的婦女、求做大事業的婦女、實重自由的婦女、必定慢慢的少了、必定慢慢的多添了一些閑靜的賢母派的婦女、她們對於家庭以外的事情沒有興味、而對於母道的担負則沒有什麼嫌惡。這種結果、是男性的統治在長年長月中所空追求的、似乎要成婦女解放的最後結果。在過去中、男子的嫉妬閉鋼了婦女、到現在婦女們才努力投身於廣大的世界、但是恐怕上述的情形、就是這種努力的最後結果。

如果事實是可以確實斷定的、恐怕在羅馬帝國中亦有同樣的事發生。在紀元後二、三、四世紀之中、精力的衰頹、智力的減退、多少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但是我們有相當的理由、可以推想當時的情形、和現在一樣：即每代人口中的優秀份子逐漸喪失了生產兒女的能力、維持種族的責任大概歸之於缺乏生氣的一部分人。一個人感觸着這種情形、可以發生如下的設想：文明一經達到一定的高度、必不能維持不敝、又因為遺傳上的某種弱點、以及本能的生活不能適應時代文明中之高度的精神生活、所以文明必定日即於衰替。但是這種空漠的理論、時常有幾分是無稽的迷信、不配稱為科學的說明、亦不配用做行為的指針。要發現真實的解答、不能利用文學的公式、是要應用詳細綿密的

思想。

最先且把我們的希望弄個明白。人口的增加、並無何等重要；如果歐洲的人口成了靜止的狀態、要促進經濟的改革、與戰爭的免除必定要容易多了。現今的遺憾、並非生產率 *Birth-rate* 減少的自身；祇是因為減少的、多半是人口中的優秀份子。依理推度、將來恐怕要發生三種惡果：第一、英、法、德三國人口之絕對的減少；第二、人口減少的結果、就為未開化的民族所征服、而且喪失了他的種種社會的遺傳 *Tradition*；第三、他們裡面無知識無先見的一部分、經過幾代的天擇、於是在一種很低的文明程度上、恢復了他們的人口。如果要免掉這種結果、現時生產率上不幸的淘汰、應該加以防止。此種問題、有關於西洋文明的全體。要發現一種理論的解決、沒<sub>有</sub>困難；最困難的、是怎樣勸告人人去實行採用這種解決；因為我們所畏懼的結果、不是眼前的、而且這個問題、不是一般人所習於用理性去解決的。如果採用了合理的解決、或者是由於有國際競爭的原因。這是顯然的、如果一國——例如德國——採用了合理的方法去處置這個問題、他自然對於其餘未採用這種方法的國、要佔許多優勢。在大戰以後、人口問題、比較戰

前必定要引起更大的注意、而且研究這個問題的、亦好像要以國際的競爭爲立足點。這種動機、和理性與人道不同、或者有充分的力量去克服一般人對於用科學方法以處置生產率的反對。

在過去期間多數的時代中、多數的社會上、一般男女的本能使生產率額外的強大；馬爾沙斯的人口論、所述的現象、在古代以至於他著書的時期、確是真的。在現代的野蠻民族、以及未開化的民族、以及開化民族中的劣等份子、亦是真的。但是用到西歐以及美洲人口中已經開化了的一半、就成了妄說。在此等民族中、本能的作用、一至於不能保持人口的靜止狀態。

我們可以依着輕重的次序、將此等理由總括如下：

(一) 如果父母是富於責任心的、兒女的教養費就非常浩大。

(二) 爲着自身事業的發展、不願養育兒女——或者祇養一兩個——的婦人、日益增加。

(三) 因爲婦女的過剩、許多婦女沒有結婚。此等婦女、在實際上固然無人防止她和男

子發生關係、但是法律禁止她不得有兒女。在這種階級內、靠着充當商店以及別處的打字員以維持獨立生活的婦女、極爲衆多、而且有加無已。開戰以來、婦女們得着許多在從前所不能得着的職業、這種變化恐怕祇一有部分是暫時的。

如果要阻止民衆中的優秀份子避免生育、最重要而最緊急的事、就是要除掉爲經濟的動機而限制家庭的行爲。兒童的費用、應該完全由社會負擔。兒童的食料、衣服、與教育等、應該取給於社會以當作一種公共事業、並非祇是對於貧民階級的慈善行爲。再且能够賺錢的婦女、在因爲母道而捨棄工資的時候、應該由社會按着她未生產以前所得的金額盡力的供給她。由社會維持母子的生活、祇有一種唯一的條件；即兩親的身心、在與子女有關係的各方面上、都要健全。對於身心不健全的人、亦不必禁止他們生育子女、祇是使他們自己擔負兒女的費用、仍如現今一樣。

我們應該了解、法律祇能從「結婚與兒女的關係」上、去干涉結婚、應該不問男女間所謂的道德問題；因爲所謂的道德、不過是基於習俗與聖經的教條、並無關於社會的需要。過剩的婦女們、在現時、因爲各種原由、不敢養育兒女、社會應該從早莫使他們再

有這種畏怯。如果由社會担任小兒的養育費、社會以淑種學的理由、可以有權查明誰是他的父親、而且可以要求他們倆的結合保有相當的固定性。但是沒有理由要求——或希望——他們的結合維持終身、亦沒有理由使他們離婚、除非得了雙方的允許。這樣一來、現今不能結婚的婦女、就可以有兒有女、祇要她願意。從此、許多不必要的消耗就可以免除、許多不必要的痛苦亦可以免掉。

這種制度、亦不必即刻就實施於各處。在開初的時候、可就社會上特別急需的若干部分、先行試驗。從第一次實驗、得着許多實施的經驗、往後去就可以逐漸擴張。如果生產率增加得很高、所採用的淑種學的條件、就可以更加嚴密。

這種制度、在實行上自然有種種困難：教會的反對、因襲道德之維護者的反對、減少父母責任心的恐怖、以及費用的浩大等等、都是困難。然而凡此等等、都可克服。在英國別有一種似乎不能完全克服的困難：因為這種觀念完全是「反德謨克拉西的」、因為他以為或種的人比較別人優秀些、而且要求社會對於或種人的兒女給以好過別人兒女的教育。這是與英國進步政策的一般原理相背逆的。因為這種原因、很難希望英國完全採

用前述的方法去處置人口問題。在範圍相當的圍內、德國或者要實行這種政策；如果實行了、德國將獲得軍事的勝利所不能獲得的優勢。至若在我們英國、我們祇希望能有斷片的、部分的實行；而且即令實行、亦恐怕要在社會的經濟組織大加改革之後。經濟組織的改革、可以除去進步派的人所努力反對的許多「人爲的不平」。

上面所討論的、多是種族的生殖問題、還沒談兩性及的關係對於各國男女生長的影響、到底是有助益的呢、還是有妨礙的。從種族的立足點看來、最必要的事、是要除掉身心強健的父母在養育兒女時所受的經濟壓迫；而且在法律上亦要給以最大的自由、祇要使公眾能夠知道誰是小兒的父親。若是將這個問題從各個男女自身的關係上看起來、或者亦要主張與上面所述的恰恰相同的改革。

關於結婚的事、與人類間別種因襲的束縛一樣、起了一種特別的變化在；新生命的發展途上、完全是無可免除的、而且完全是必要的、但是在沒有完成以前、決不能是十分滿意的。一切因襲的束縛、是起於權威——王權、官權、教權、父權、夫權等。凡此等等束縛、因為是基於權威的、所以有的日在分裂之中、有的業已分裂了。至若代替他



們的新束縛、就還在創造之中。因為這種原因、人與人的關係、在現今是異常薄弱、而且他們打破自我的壁籬、亦不及從前那樣着力了。

在過去時代、結婚的理想：是完全受丈夫的支配；妻對於此亦承認是正當的。丈夫是自由人、妻是志願的奴隸。凡是與夫妻兩人有關係的事、大家都承認、丈夫的命令、就是最後的決定。妻是不得不守貞操的、至若夫呢、除了宗教的團體以外、祇要對於自己所不忠誠保持相當的假面孔、家庭是不能制限的。除非絕慾；婦女沒有要求絕慾的權利、無論她屢次懷妊受了多少的痛苦。

祇要男男女女對於夫權都是盲目的相信、這種制度就可極端令人滿意、而且對於男女兩方、都能供給一種本能的滿足而為今日有教育的人所很難獲得的。所要留意的、祇有一種唯一的意志、——即夫的意志、——由兩個同等的意志發出共同的決定時、每每發生調適的困難、在祇有唯一的意志時、就無此種困難。妻的要求、無人重視、不足以阻止夫的需要；妻亦不求自身的發展、——除非是異常自私的女子——她在結婚中不見什麼東西、所見的、祇是服務的機會。她既然不尋求快樂、不期望快樂、所以在不能獲得

快樂時、就要比現今的婦女們少些痛苦。因為她們的痛苦沒有含着憤怒與驚訝的元素、亦不至於演成悲傷、而感覺羞辱。

人類的祖先所稱讚的、純潔的犧牲自我的婦女們、在某種的社會觀念上——支配中古時代之階級的威權觀念——有相當的價值。她們浸潤於與真誠的僕役、忠心的臣民、教會的虔順子孫等相同的奴隸觀念中。此種奴隸的、階級的觀念、在文明世界中、已經完全消滅、而且希望他能够永遠消滅、無論他所再造的社會是怎樣有活力、是怎樣富於尊榮。舊秩序已經為正義與自由等新理想所破壞、起先是在宗教界、其次及於政治界、最後就侵入了結婚與家庭等私人關係。「為什麼女子應該服從男子？」這個問題一經發生、由習俗與聖經所下的解答、一經失了效力、舊時的服從關係即不能再加以維持了。個個能够從事公正的、自由的、思考的人、當問題發生時、就能立刻辨明、女子的權利與男子的權利是一樣的。在男女平權的過渡時代中、無論可以發生何等困難與危險、何等暫時的混亂、理性的要求既然極其強烈、極其顯明、所以對於他的種種反對、決不能有永久優勝的希望。

現今所要求的男女間相互的自由、使舊式的結婚益益成爲不可能的。但是既利於本能的流行、又宜於精神的發展的新式結婚、在現今還沒有十分成熟。因爲現今的婦女們、既有擁護自由的覺悟、同時就有自由難於擁護的覺悟。支配的願望是多數男子性慾中的一種成分、尤以強烈的嚴厲的男子爲更甚。許多男子在議論上完全反對專制主義、但是這種支配的願望、仍然殘留在他們的心內。結果、在女子方面是爲自由而競爭、在男子方面就爲生命而競爭。婦女們覺得他們必須保護自己的個性；男子們覺得（時時默默的覺得）婦女們向他要求壓制本能很不利於活潑的生氣與創造的性能。由這種相反的氣概所發生的衝突、使兩性間的真正融合完全成爲不可能的。男子女子都保持着冷淡的、分裂的、孤立地位、而且懷疑、兩性的結合對於他們究竟有沒有真正的價值？結果就使男女的關係流爲薄弱的、暫時的；祇是一種逸樂、並不能滿足深摯的要求；祇是一種刺激物、並非一種獲得品。人生的根本寂寞仍舊沒有變動、內部友誼的渴望仍舊沒有滿足。

這種困難、恐怕沒有便宜簡當的解決。這種困難、煩擾了多數最開化的男女。有了精神的進步、必然日益增高個性的覺悟；有了個性的覺悟、自然要產生這種困難。我不信

可以得着一種根本的救濟、如果沒有相當的宗教——而且要真心真意的信仰、以至於使他能够支配本能的生活。個人不是人生的終局目的；個人以外、還有社會、還有人類的將來、還有偉大的宇宙。在宇宙的偉大中、人類的一切希望與恐怖不過是一片微屑。如果男女都能互相尊重各個的精神生活、都能覺悟個人生活不能於人類生活的全體以外得有同等價值、那末、彼此就可以成爲親密的伴侶而不妨害彼此的自由、就可以實現本能的結合而不侵犯心靈的生活。宗教既然支配了舊式的結婚、對於新式的結婚、亦應得支配。但是我所謂的宗教、是新宗教、是基於自由、正義、愛情等等的宗教、不是以權威、法律、地獄等等爲基礎的宗教。

羅曼運動 *Romantic movement* 在兩性關係上、引起了一種惡的影響、因爲他祇使人注意偶然的幸福、而忽視了男女關係其所以繼續存在的目的。愛情給與結婚以內在的價值 *Intrinsic Value*、如藝術與思想能給與人生以內在的價值一般；這是高貴事情中的一種、因爲他使人生值得生存。有幸福的結婚、固然離不了愛情；但是最好的結婚、於愛情以外、還有一種目的。兩個人的互相親愛、未免太狹、未免太與社會無關、所以不能把愛

的自身當作人生的主要目的。祇靠愛他、不得獲得活動力的充實源泉、不能得有充分的先見之明、所以不能使人生成爲究竟滿足的人生。愛情有時狠爲濃厚、不過不久就歸於淡薄、因爲淡薄所以不能令人滿足。他遲早必成爲反顧的、成爲死的歡樂之墓、而不能成爲新的生活之淵源。無論何種目的、祇要是單在一種感情中實現的、就免不了這種弊害。唯一的精當目的、祇是向着將來的目的、祇是永遠不能圓滿實現的目的、祇是時常繼長項高的目的、祇是依緣人類的無限勢力而成爲『無限的』的目的。再且愛情必須與這種無限的目的結合起來、才有他所能有的真摯意味。

大多數的男女們、真摯的兩性關係、多半發生於有了兒女以後。兒女對於多數人、不但是是一種慾望、簡直是一種必要：大概本能總是受有意的指導去求生育兒女。人到了中年、自己一生的企圖已成過去、青年的友愛亦不像向來的重要、預想着老來寂寞生涯的可怖、感覺着未來事業之與己無關、於是求有兒女的心就日即發達。那些在青年時代、不知道兒女可以滿足一種需要的人、就開始悔恨以前不應該對於求兒的人加以輕視、而且羨慕從前所視爲牛馬僕役的那些人。但是因爲經濟的壓迫、青年人要有兒女、就不能

不于自己的生活上有重大的犧牲、犧牲更大的、是青年中的優秀份子。所以青年時代每每輕輕的過去、到了覺得有生育兒女的必要時、又未免後悔莫及。

我們的生活與原始的生活日益不同、所以必要的事而沒有相當慾望的情形、亦日益加多；因為我們的本能是從原始的生活遺傳來的、而且我們現今的本能對於原始生活的適應力仍然要勝過他對於現時生活的適應力。沒有滿足的需要、結果每每釀出許多痛苦、顛倒許多品性、正和有意識的慾望不能得着滿足一樣。因為這種原因、又因為種族繁盛的原因、除掉經濟上使人不願有兒的誘因、是極為重要的事。自然、沒有什麼必要去強迫不願有兒的人去為父母；不過在那些並不嫌惡兒女的人的途上、則狠有不加以種種障礙的必要。

談到保持男女間真摯關係的重要、我並不是說一切不真摯的關係都是有害。因襲道德的謬誤、是因為他注重什麼是不應有的事、而不注重什麼是應有的事。我以為這是最重的事：即男女們遲早總要發見他們的天性所能享有的最好的關係。在世運進行上、什麼是最好關係、很難斷定；如果覺有可疑之點、即行除去、是否不至於因此而喪失最好

的點、亦是很難斷定。在原始民族中、一個男子需求一個女子、一個女子需求一個男子、沒有什麼個性的差別、而至於使這個配偶比較別個要相安些。但文明生活使人類的性情日益複雜、所以要尋求幸福的配偶就日益困難、所以要使看破謬誤的事歸於容易、亦就日益必要。

現代結婚法是樸素時代的遺物；而且維護他的、多半是無理由的恐怖、多半是對於精神生活的困難與與妨所起的侮蔑。因為有了這種法律、許多的男男女女成爲社會上所說爲不和的伴侶——就他們表面的關係說——而且懷有種種痛苦的感情而無法逃脫。在這種情形之下、就向別人尋求較爲快樂的關係；然而不得不出以秘密、所以沒有共同生活、亦沒有兒女、秘密已是一種重大的弊害、但是這樣的關係、於此以外、還有些無可免的缺憾。他每每使兩性間更爲不和而引起種種煩惱；而且使本能的真正滿足、成爲不可能的。要使男女間發生優良的關係、須使愛情、兒女、以及共同生活這三件東西結合起來。現今的法律、把兒女與共同生活束縛在一夫一妻的制度之下、祇是不能束縛愛情、法律強迫許多人把愛情從兒女與共同生活分離開、結果就摧殘了人生、妨害了人生所能獲得

的圓滿發展、而且使那些不願流爲輕淨的人遭受許多無謂的苛刑

總括幾句：現任的法律、輿論、與經濟制度、都是要使人類的性質流於墮落、因爲他們要使民衆中最劣等的一半成爲次代中一半以上的民衆的父母。同時婦女對於自由的要  
求、又使舊式的結婚成爲男女們發展上的障礙。如果歐洲各國民想不墮落、如某男女的  
關係應該有過去時代中最好的結婚所有的圓滿幸福與堅實的熱情、那末、就必須有個新  
制度。新制度的基礎、在以養育小兒爲社會的職務、不應使父母擔負重大的奇特罰款。  
我們應該承認、法律與輿論、都不能過問男女間的私人關係、除非是於小兒有關係的。  
新制度應該設法除掉一切原因、不使男女間的關係成爲秘密、成爲避免生育的。我們應  
該承認、終身的一夫一妻能够順利固然是好、不過人類的需要日益複雜、終身順利的事  
亦就日益成爲不可能的；對於這種情形、祇有離婚是最好的救濟策。此處正如別處一樣  
自由是賢明政策的基礎、一經得了自由、其餘所需要的事、就要留給男女們各個人的  
良心與信仰。

## 第七章 宗教與教會



自從中古時代以來、世界所經過的種種變動、差不多都是由於新知識的發明與傳播。他是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以及產業革命的根本原因、他亦是獨斷的宗教日就衰滅的原因——很直接的原因。希臘古典的研究、古代教會史的研究、哥白尼的天文學與物理學、達爾文的生物學與比較人類學、相繼而起、各把舊教的大建設打破了一部分；一直到後來、凡是有思想有教育的人、差不多都覺得舊教中可以保存的一點、祇是或種內部的精神、或種空漠的希望、或種模糊的道德的責務感情。這種結果的長遠存在、恐怕祇能限於少數有識的人、因為教會時時反對政治的進步、正和他反對思想的進步一樣激烈。政治的保守主義者使教會與勞動階級中各種活潑的份子都衝突起來；而且又使自由思想不能傳播得狠遠狠廣、不能長久維繫着已得的社會信仰。但是無論如何、獨斷宗教的衰頹、確是近世的一件大事、他的結果還沒有顯現出來；結果怎樣、此時尚難說定、但是他的影響一定深而且遠、則可以斷言。

宗教有一部分是個人的、亦有一部分是社會的：對於新教徒、宗教本來是個人的、對於舊教徒、宗教本來是社會的。祇有在兩種要素融合如膠之後、宗教才有強大的勢力去

儀型社會。舊教的教會、從君士坦丁大帝起到宗教改革時代、代表一種令人不能置言的融和、（但是實際上確已如此）即是「基督」與「凱撒」的融和、即是「人類卑遜的道德」和「羅馬帝國的誇大氣象」的融和。喜歡前者的人、可以在提伯德 Theobald 的行事中尋出；喜歡後者的人、可以對於大僧正的豪華奢侈大加讚仰。聖法郎西 St. Francis 與般洛生三世 Innocent III 都能代表教會的這兩方面。但是自從宗教改革以來、個人的宗教逐漸與舊教分離、此後所謂的加特力教、祇是殘留的一些制度、政治、以及歷史的傳統。這種分裂、使宗教的勢力大為衰弱：宗教的團體、離了強於個人信仰的人、就沒有熱情與真心所引起的大勢力；強於個人信仰的人離了宗教的團體、就未曾使他們的教義、傳播得普遍、遺留得久遠。

舊教教會在中古時代實現了最爲靈巧的社會。實現了本能、理智、mind、靈性的諧和的統整、在西方實在是得未曾有。聖法郎西、亞昆湯母生 Thomas aquina 與丹特 Danet 關於個人的發展都是登峯造極的代表者。大寺院的創立、乞丐僧的設置、教權的戰勝帝國等、都代表舊教在政治上的絕大成功。但是他所成就的完成、是狹隘固陋的完成：要

適於他所製定的模型、本能、理智、與靈性、就都受了絕大的犧牲；俗人的覺得他們一面怨恨教會、一面又臣屬於教會；又使用他的權力去肆行劫掠與專橫。從來完全統整 *Synthesis* 都是新生命的仇讐；在丹特以後、世上的一切活人、都不得不首先即爭取生存權、而反對舊習俗的代表者。這種奮鬥、到現今還沒終了。必定要這種戰爭、在外面的政治界與內面的思想界上、都完全終了、才能發生一種新的有機的社會與新的內部的統整、以代替教會在千餘年中所佔的位置。

牧師的職業其所以遭受煩惱的、有兩種原因；一種是他和別種專門職業所通有的、一種是他所特有的。他所特有的原因、即是牧師的道德要比別人高尚些的因襲觀念。從人類中、拔出一部分在水平綫上的人、把他們分離開、並且告訴他們說、他們比別人優秀些；那末、這些人一定要墮落到水平綫以下。關於富貴公子以及所謂的「大人先生」等、這種情形、確是自古已然；關於那些僧侶、亦是這樣。那些僧侶本來並不比一般人真正的優異許多。於收師職業有害的別一原因、即是捐款。祇有維持已成制度的人、才能享有財產、所以易於使人的判斷傾向於牽強附會、而以已成的制度為優美的。如果有了

財產而兼有社會的聲譽、如果有了財產又有取得小小勢力的機會、這種傾向就將更爲強大。如果用法律把制度和古代的信條結合起來、使他差不多完全不能變化、並且完全與現代的自由思想不相融洽、那末、上述的傾向就要更爲凶惡。凡此種種原因、都結合起來、把教會的道德威權損傷了。

教會的信條、並不是一定荒謬的。信條而成爲空虛的存在、才是荒謬的。如果承受一種信條、才能有利於自己的收入、地位、與勢力等、知識上的真誠就要遭遇危險了。許多人想着、形式上的承諾可以使他們行善、所以形式上的承諾不失爲合於正義的。那些精神生活沒有活氣的人、不能實現這種想念、由是而知識的真誠就全然喪失了、而且對於各方面的真理、日益不能理會、所以失掉了爲善的能力。黨派的訓練極爲嚴厲、在政治上亦引起同樣的罪惡；在政治上、這種罪惡是比較的新些、所以許多人都覺得重要。其實這種罪惡在教會方面還更重大些、因爲宗教比政治重要些、因爲宗教的代表者更有完全除掉一切污點的必要。

牧師的職業與上面所討論的罪惡、是不可分離的。在日新月異的世界上、如果要使宗

教沒有流毒、就必須採用友誼會 Society of Friend 的辦法；宗教的傳播專祇依靠那些有別種職業的人、那些因為信仰的熱情去從事宗教的事業而不受報酬的人。這樣的人、既然通曉社會的事情、就不至於死守不能應用到日常生活的迂闊道德。他們既然是獨立自由的、就不至於拘束在預定的結論上、而能夠處心討論道德上宗教上的種種問題、絲毫沒有成見。除非在極端靜的社會上、如果宗教不能脫離商賈式的牧師的掌握、宗教的生活就決不能是活潑的、亦決不能於精神生活有真正的幫助。

因為有這樣的各種原因、所以現今的道德與宗教所有的真價值、差不多都不是來自宗教界的重要人物。以傳教為職業的信徒、確有許多十分真誠的、他們還能從現今的基督教得着基督教在知識未進步時代所能發動的靈感、不曾減少絲毫。此等誠心的信徒、對於世界很有價值；因為從來有一種信念、以為精神生活對於無論何人都是極為重要、在現今而能使這種信念依然存在的、就是此等信徒的力、在現今的交戰國內、都有些信徒、敢於依着基督的名去宣傳和平與博愛、而且盡力緩和交戰國間互相嫉惡的程度。這些人、配受一切的稱讚；如果沒有他們、世界上的罪惡必定還凶過現在。

但是因襲的信徒、無論對於宗教信仰得何等真誠何等勇敢、決不能使新精神降臨世上。許多人喪失了信仰、是因為理智的活動、不是因為靈性的枯死；因襲宗教的信徒、決不能使信仰回轉到這樣的人。因襲宗教的信徒、一定要從過去中尋求靈感、而不從未來中去求。他們在基督的教義中求智慧；基督的教義固然極可讚美、但是應用於現代生活。社會的與精神的種種問題、就極不妥當。藝術、理智與政治問題等、都是福音書中所沒有的。托爾斯太一類的人、用盡能力、要把福音書作為人生的指針、就不得不以無知的農夫看作模範人、又不得不用一種極端的不可實行的無政府主義去抹煞一切政治問題。

如果有個時候、宗教的人生觀與宇宙觀是要恢復人類的思想與自由精神、我們從來與宗教所有的關係就要斬斷。第一件必要的改變、就是要建設一種自發的道德去代替服從的道德、要建設一種希望的道德去代替寬畏的道德、要建設一種作為的道德去代替勿為的道德。人類義務的全體、不是要畏縮的混過一世以免脫神的譴責。世界是我們的世界；他將成為天國呢、還是成為地獄、完全操諸我們的手。權力是我們的權力、而且天國

與光榮亦要成爲我們的天國與光榮、祇要我們有勇氣與智慧去創造他、我們所必須追求的宗教生活不是時或舉行的莊嚴儀式、不是迷信的禁令、不是悲觀的隱遁、而且不大顧慮行爲的法則。宗教生活將要爲一種人生觀——了解人生可以成爲什麼——所激動、將要因造創的愉快而真幸福、並且生活在開創的：有希望的、自由的、廣大世界中。他愛人類、不是因爲肉眼所見的人類的種種狀況、是因爲理想上所見的人類可以將潛伏在他裏面的特性發現出來。他將不輕於責罰人類、他將不求消極的無罪而稱讚積極的功業、稱讚人生的愉快、稱讚活潑的感情、稱讚創造的識力。這樣、世界才能成爲少年的、美麗的、而且富於蓬蓬勃勃的活氣。

宗教這個名詞有許多意義、而且有極長的歷史。宗教在起源時、與某種儀式是相關係的；這種儀式是古代的遺物、在起初舉行時原有若干理由、不過早已忘却；這種儀式又時時與種種神話結合着去說明自己的重要。這種事情、至今還殘留着許多。舊教徒說、所謂的宗教家是就上教堂的人、所謂的領受聖餐者就是『遵行儀節』Practices的人。在這種簡單的（從歷史上看來是正確的）意義上、一個人在別種場所的行事如何、對於人生

以及人類在宇宙中的位置有如何的感想、都與一個人是不是宗教家的問題無關係。在這種意義上所謂的宗教徒、其實沒有絲毫性質配叫作我所指的宗教。教徒們單祇熟習宗教的儀節、結果就成爲機械的；使得儀式富有種種意義的、是歷史與人類經驗、他們對此全無所覺；他們暢誦福音書、而絕對無所感觸、凡是自命爲基督弟子的人、都因此而喪失了一切活力。這種命運、一定伴隨着一切習慣的儀節：一種儀節既經屢次舉行而成爲機械的、就決不能繼續發生許多效力。

人類的活動力、粗疏說來、有三種本源。在實際上、固然不能彼此絕然劃開、但是他們的顯然的差異、亦當得三個不同的名稱。我所說的三種本源、即是本能、理智、與靈性。在這三者之中、靈性的生活造成宗教。

本能的生活包含人類與下等動物所共有的一切性質、包含自己保存、種族繁殖、以及由此二者所產出的種種慾望與衝動。他包含着虛榮心、佔據的嗜好、家庭的愛情、以及愛鄉心的一大部分。各種衝動、凡是與個體或者種族在天演上的勝利有關係的、他都包含着、——因爲在羣居的動物、本能的生活包含有種族的性質。他所含有的衝動、實際



上不必助他成功、而且時常可以妨害他的成功；但是衝動畢竟是成功的一層個因素、他表現人類的性、使人類在生存競爭的世界得有相當的位置。

理知的生活是求知的生活、從兒童的好奇心以至於最大的思想的努力。好奇心存在於下等動物界、而且顯然有利於生物的目的 *Biological Purpose*；但是祇有在人類上、好奇心的用處、才超過可食與不可食、仇敵與親友等個別事物的辨識以外。好奇心是原始的衝動、一切科學知識的基礎都是從他生出來的。知識極爲有用已爲人所了解、所以真實求知的活動再無靠好奇心鼓動的必要。無數的別種動機、現今都盡力促進理知的生活。然而直接的愛智心以及對於謬誤的嫉惡、仍然有很大的作用、特別的是那些在學識上最爲勝利的。沒有一個人能獲得許多知識、除非求知的自身對於他即是一種快樂、而不要計及知識所有的效用。求知的衝動以及環着求知活動的種種活動、形成我所說的理知的生活。理知的生活、含有完全無私的思想、或者一部分無私的思想、因爲他是爲着對象的自身而去研究、不是爲着對象於我們的本能生活有什麼關係才去研究。

理知的生活以無私的思想爲中心、靈性的生活則以無私的感情爲中心。在這種意義之

下、一切藝術都是屬於靈性的生活；自然、藝術的偉大價值亦與本能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藝術是起於本能的生活、而高升到靈性的世界；宗教是起於靈性、而求有以支配本能的生活、有以鼓勵本能的生活。我們對於別人的苦樂、與對於自身的苦樂、可以發生同樣的感覺。我們的愛惡、可以不以自身的關係為轉移。我們注意人類的命運與宇宙的發展、可以脫去與我們自身有關係的思想。虔敬與崇拜、對人的責任觀念、因襲的宗教所指為神之啓示的義務感情、與絕對命令等、都屬於靈性生活。於凡此種種之外、還有二種奧妙的感覺、即半開的神秘感覺、即隱藏的智慧與光榮的感覺、即變幻的理想的感覺；在此種感覺之內、一切尋常事物都失掉了他的固定的價值、而成為一片薄幕、宇宙的究竟真理髣髴在薄幕的背後。此等感覺即是宗教的本源；如果此等感覺死亡了、人生的至 至美也就要消散。

本能、理智、與靈性都是圓滿生活的要素；各有各的優美、亦各有各的危險。都可以犧牲別個以完成自己的假優美；都有互相侵害的傾向；在理想的生活上、必須使三者協力發展而融合成爲一個諧和的整體。在原始的人類、本能最佔優勢、理智與靈性則是絕

無僅有。在現今受過教育的人，大概是犧牲了本能與靈性以求得理智的發展；結果就使人極無人情、極無活氣、而缺乏一切自私的以及於無私的慾望、於是就流為玩世主義 *Cynicism*、流為理智的棄絕。至若在遁世家與所謂聖人之徒等、就以本能與理智為犧牲、去求得靈性的發展；結果就獲得一種見解、而為享有健全肉體的人與愛好活潑思想的人所不能有。可以使文明世界從新取得新生活的智慧與哲學、決不是在此等一方面的發達中所能尋得的。

在現今的文明人、本能、理智、靈性、很少是諧和的。極少的人、得着一種實踐哲學、能使這三者各有各的相當的地位；大體上、本能是與理智或靈性交戰的、理智與靈性又是交相宣戰的。這種競爭、使人不得不把許多精力消耗於內部、而不能完全把精力用在向外的活動。如果一個人克服了他的本性的一部分而得着暫時的平和、他的生命力就從此損傷、他的發育就從此不能十分健全。如果一個人想永遠做個整體的人、就必須使本能、理智、與靈性得着調和。

本能是生命力的根源、是結合個人生活與民族生活的繩索、是與別人相結合的深厚意味

的基礎、是團體生活養育個人生活的手段。但是如果祇靠本能、我們就無力統馭自然的勢力、——不能統馭我們內部的自然、亦不能統馭物質環境中的自然——而且要陷在無思考的衝動中正如草木一樣。理智藉着無私的思考、可以使我們脫離這種陷阱；無私的思考、使我們用批評的態度、判斷純粹生物學上的目的——這是本能所盲目的趨向的。然而理智處理本能、祇是批評的；所以在與本能有關的事件中、理智的橫行無阻、容易流為破壞的、而日引起玩世主義。靈性對於理智的玩世態度、是一種解毒劑；他使來自本能的情緒成爲普遍化、情緒一經普遍化、就爲理智的批評所不能侵害。思想一經受了靈性的影響、就失掉了他的殘酷的破壞的性質；他再不促進本能的死運了、祇是使本能的頑固與無情化爲純潔的、祇是把本能從環境的獄壁解放出來。給人以力的、是本能；給人以方法、去用力實現目的的、是理性；至若靈智、就告訴人用純潔的心腸去使用力、去使用思想的批評態度所不能否定的力。這是本能、理智與靈性、在諧和的人生內、所分任的活動的大概情形。

本能、理智、與靈性、如果是自由自在的發展、就能夠互有助益；如果三者之中有一

個是抑鬱的、就不但這一個要歸於毀壞、其餘的二個亦要受毒了、三個一定要同生同長。一個人、如果要使這三者圓滿發育、就決不可獨居孤處、必須為社會——不壓抑生長、不矯揉生長的社會——的一員。

本能的生活、在沒有為理智與靈性所阻撓時、包含着團相連的本能、起先是對於已經有幾分固定性的行為發生一種衝動、隨後又藉着這些衝動行為的結果以獲得需要的滿足。衝動與慾望、並不向着團本能的全體、祇是向着他的發動點！其餘的、就聽之於自然的因果律。我們欲求飲食、並不是欲求滋養、欲求滋養的、祇是有病的人。但是飲食而不能滋養、就成為純粹的目前快樂、而於一般的生活衝動沒有關係。人類欲求兩性的交接、大多數的人並不時常極端的希望生育兒女。但是性交而沒有生育兒女的希望、而沒有時或生育兒女的事實、那末、性交對於多數的人、就成為個人的快樂、不能使他們的個人生命與人類全類的生命結合起來、不能與他們生活的中心目的相連貫、不能引起由兒女所完成的深摯的圓滿感覺。大多數人、除了衝動因為擱置不用而歸於萎縮的人以外、都感覺一種創造的慾望、至若創造的大小則隨各人的才能而不同。極少的人能滿

足這種慾望；有些有幸福的人能創造一個帝國、一種科學、一篇詩、或者一幅畫。從事科學的人、比別人容易獲得創造力的發洩口些、他們是現代知識階級中最為快樂的人、因為他的創造活動使理智與精神獲得充分的滿足、正如創造的本能一樣、（註一）我們所羨慕的新生活的方法、可以在科學家的身上得着一個端倪；在科學家的幸福上、可以發見人類未來幸福的芽蘗。其餘的人的創造衝動、除去少數的例外、大概都受了摧折。他們不能建造自己的室家、不能培植自己的田園、亦不能指揮自己的勞働去生產自己所願意生產的。這麼一來、開關精神生活與理智生活的創造本能、就受了妨害而為人所拋棄。於是創造的衝動就每每變為破壞的、因為剩下的唯一可能的行為、祇是破壞的。從破壞的失敗、就產生嫉妬；從嫉妬、就產生一種衝動、而想破壞有幸運的人所成就的創造品。這是本能生活其所以不好的一個大原因。

本能的生活其所以重要的、不祇是因為本能自身的原故、亦不祇是因為本能鼓動行為的直接效用；乃是因為、如果本能的生活沒有滿足、個人的生活就要與一般人的生活相隔絕。與別人相結合的真摯意味都以本能為基礎、都依賴在本能的目的之下所起的協力

與一致。此種情形、在男女的關係上、親子的關係上、最爲顯明、然而此種情形、在較寬的關係上、亦是真的。爲強烈的感情所支配的大團體、是如此、在危急的時候、全國的國民亦是如此。使宗教的價值得以成爲社會制度的、這亦是一部分的原因。在本能的感情完全缺乏的場所、別的人類就好像是疏遠的隔絕的。在本能的感情受了積極摧折的場所、別的人類就成爲本能的憎惡之對象。疏遠隔絕、以及本能的憎惡、都能戴上宗教的假面具；宗教的愛、對於一切人類、無分恩怨、都可一律給與。但是宗教的愛、不能成爲一個橋梁；而橫在使人類隔絕的溝渠間、他眺望隔絕岸的人發生一種憐憫的、無私的同情、但是他不能與他所憐憫的人爲同一的生活。祇有本能才能如此；不過本能還要有作用的健全的、爽快的本能、才行。要完成這種目的、就必須使本能的連環時常能夠完全滿足、不可在他發展的中途、遽然將他斬斷。現今本能的連環時常爲人所妨害、一半是因爲經濟的原因（還有別的原因）和他們競爭、一半是因爲求樂的行爲、拔擇本能連環中最爲愉快的一部分、而對於其餘的部分就概行避棄。這樣、就剝奪了本能的價值與真摯；從此本能就不能引起真正的滿足、本能的要求就一天多似一天、而且人生就從

此不能爲一個有單一運動的「整體」Whole、祇是一些破裂不相連續的一瞬間、有一部分且很快樂的、不過一大部分是充滿了苦惱與沮喪。

理智生活的自身雖說頗爲優美、但是不能使本能的生活得以健康、除非他的結果不使創造的本能過度的難於發洩。有的時候、理智的生活又每每與本能的生活隔絕得太遠、太無內部的生長力、所以不能使本能得所憑藉而易於發洩、亦不能供給一種方法以洗鍊本能。思想的本質、是無情的、是孤特的、本能的本質是人情的、是與個別的事情相關連的。在兩者中間、有種不容停止的戰爭、除非兩者都達到了最高的程度。生命主義、

Vitalism 未來主義 Futurism 實驗主義 Pragmatism 以及別種哲學其所以日以活動、

勇健、相號召的、這就是一個最大原因。凡此等等、都代表近代的趨勢、要發見一種不與本能爲難的思想態度。這種趨勢的自身很值得稱讚、但是他所提出的解決法還是太不切實。提出的解決法不過是使思想屈伏於本能之下、不許思想完成思想自身的理想。思想而不超越對人的關係、就不成其爲思想；多多少少、不過是對於本能而出以智的使用。使人類得以超越動物世界的、是思想與靈性。如果捨棄了思想與靈性、我們就不但要



失掉人類的特殊優美、而且不能獲得動物的優美。在使思想與本能相調和之先、必須使思想有充分的發揚滋長。

許多有知識的人、有洗鍊過的思想、同時又有沒有洗鍊過的本能、結果就完全不相信本能可以助人成就何等重大的善行。依各人性質之所近、有的盡力抹煞一切本能而成爲禁慾家、有的人承認本能的必要、聽憑本能去恣意孤行、結果就損失了人生的一切價值。這兩種方法、都使本能不能繼續保存其活氣、都使本能和理智、與靈性斷絕關係；又都能引起一種肉身寂寞之感、肉身是一種溝渠、隔岸人的理智與靈性彼此可以互相交談、祇是彼此的本能不能互相來往。在戰爭爆發時、許多人覺得愛國的本能是這種溝渠的第一個橋梁、是使他們與別人發生真摯團結的第一個本能、這種本能的強烈、極爲新奇而且稀少、所以沒有受思想的打擊、沒有爲懷疑態度與冷淡性情所減少。他所引起的團結感情、可以爲平常的本能生活所引起、祇要思想與靈性不反對他。一天沒有團結的感情、本能與靈性、就一天不能諧和、而且社會的生活亦就沒有活氣與新生命的種子。

理智的生活既然是超絕的、如果靈性的生活不能與他勢均力敵、他就要與別人發生內

部的隔絕。因爲這個原因、理智而沒有靈性、每每使本能流於墮落、歸於萎縮、而不能使本能的生活增添何種優美。有這種理由、所以有些人反對思想。但是阻止思想的發達、亦不能成全什麼好的目的；思想亦自有其主張、如果遮斷了他所傾向的方向、他就要流入於更爲有害的方向。思想的自身是神聖的；如果思想與本能的衝突不能調和、還是祇有思想應該戰勝。然而這種衝突、並非不可調和的；最重要的、是理智與本能都要受靈性生活的指導。

要使人類的生活、富於活氣、本能的衝動就必須強烈而且直率；但是要使人類的生活成爲善的、此等衝動就必須受較爲無私的冷淡的慾望所支配；所謂的無私的冷淡的慾望、比專靠本能所鼓動的慾望要不易於演成競爭狀態些。在個人的生長原理以上、還須一種無私的普遍的東西；使人類得有這種東西的、即是精神的生活。

愛國心即是一個實例、可以說明必要的支配。愛國心是無數感情的混合物；混合了對於家庭的愛情、對於與自己態度儀容相同的人的愛情、在羣衆內去協力同作的衝動、對於自己團體的成功所起的誇大意識等。此等衝動與慾望、正和別種本能生活的現像一樣

、都是自私的；此處所謂的自私、是以爲他們對於別人的感情與行爲、是以別人對於他們的感情與行爲爲轉移、不是以別人的感情與行爲所有的內在價值爲轉移。凡此種種衝動與慾望都結合起來、以產生對於本國的愛情；此種愛情、在他的生命纖維內有深厚的基礎、而且與自身的生活力有密切的關係、不是別種非本能的愛情所能及的。如果靈性不參入愛國心、而使愛國心、成有普遍化、那嗎、本能的愛所引起的排外性、每每使本能的愛成爲嫉惡別國的根源。因爲靈性的效果、我們才知道：別國亦是同樣的可愛、活潑的熱情（他引起愛國心）告訴我們以這個東西值得一愛、而且使我們不能愛別國如己國的、祇是由於人性的弱點。這樣、本能的愛可以在想像中加以擴大；而且對於人類價值的感覺亦逐漸增高了。這種感覺、在本能的愛薄弱的人、決沒有如許活潑、如許強大。理智祇能告訴我們、愛國是非理性的；他能減少愛國心、但是不能使愛人類的心情日即於強大。能有這種功能的、祇有靈性；靈性使生來的本能的愛得以擴充、得以普遍化。所以他就防止了本能生活中的頑固的、無情的、害人的、自私；不然、亦要使自私成爲純潔的。

別種本能的愛、如果要不要思想所毀損、亦有藉着靈性去加以擴充的必要。夫婦的愛是一件非常的好、事祇要男女都完全是出於本能的、且有好的機運足以獲得一定範圍中的圓滿。倘若思想開始活動、而主張他對於本能的批評權、那末、舊有的純素就不可復得。夫婦的愛、儘管是出於無碍的本能的、然而總嫌太狹隘了、太自私了、不足以抵當諷刺的鋒芒、除非他已經受了精神生活的浸潤。我們的祖先信奉羅曼的結婚觀、以為夫婦初次過門、欣欣然成雙成對的巡行於郊外的街市、在此、既不受別人的干涉、不與冷酷的世界相接觸、就可以平安的互相愛戀；這種觀念、不能長存。分離、隔絕、怯懦的英名等、都閉錮在千百別墅的四壁中；然而對於犧牲靈性而使理智旺盛的人、他們又冷淡無情的活動起來。

人類的生活、除了人類的本性所能成就的至善外、沒有什麼善。人類向前進時、所謂的善即失其所以為善的原因、祇是由於可以獲得更進一層的善。本能的生活、亦與此有同樣的情形；因為精神生活極為強烈的人、在理智沒有十分發達時所認為真善的、現在已成爲惡、祇由於他們的世界觀念更爲真確。陷入情海中的能本的男子、覺得自己的感

情是無比無雙、自己的意中人優美絕倫、世間女子無可與伍。有超越思考力的人、當他陷入情海時、覺得那一瞬間熱衷於愛情的人、不知有幾千百萬、他不過是幾千百萬中的一人；所以知道他想着他自己的愛是世間最高度的愛、別人亦是想着別人自己的愛是世間最高度的愛；所以不以爲人間最多情的、祇有他一個人。超越的思想家、以爲沒有爲思想與靈性所感化的本能的愛、不過是一種幻想的狀態、服役於自然之神的目的、使人類成爲種族生命的奴隸、而不合於他所謂爲善的超越目的。思想排斥這種奴隸性；因爲無論自然之神有如何目的、思想總不能放棄他的嚴重思考的權利。「與其使我或者別人信賴人間的虛偽、毋寧使世界喪亡」——這是思想的宗教。憑着思想的熾烈的火焰、世界的穢物都付之一炬。這種宗教是一種好的宗教、對於他的破壞事業應該加以完成。然而人類所需要的、不止於此。破壞之後、必須有新的生長；新的生長之發生、祇有依着靈性。

愛國心與男女間的愛情、如果完全祇是本能的、就有同樣的缺點：他們的排外性、他們的藩籬、他們對於別人的冷淡與嫉惡；都是缺點。思想因此而成爲玩世的、滑稽的、

因此而污染一般人所視為神聖感情的。如果玩世的態度、滑稽的思想、享有最高的支配權、就能得着肯定的價值、不過要引致本能的滅亡而已。他們之受肯定、不是作為智慧的最後名詞、乃是作為痛苦的前門；經過痛苦的前門、人類可以獲得一種新生活。在實際生活中、依着深邃慾望的力、依着靈性內視的助力、本能將更為純潔而且更為榮盛。

享有靈性生活的人、觀察男女的愛情、與絕對的單為理智所支配的人完全不同。在他清醒的剎那間、他覺得一切人類都有可愛的處所、都有神秘的處所、都有動人的處所、都在黑夜中呼號、都在摸索中旅行、而且都有戰勝的可能。他的本能鼓動愛情時、他歡迎愛情去幫助他覺知他所愛的人的價值。本能使靈性的視力更為強大。本能所主張的、靈性的視力總加以贊助、無論理智覺得他是怎樣微賤的、狹小的、拘束的、而且有礙於靈性光輝之發散的。他的靈性鑒臨他的本能在一切愛的對象中所指示的種種。

父母愛好子女、亦有同樣改變的必要、純然本能的愛、沒有思想的指導、沒有靈性的開發、每每成為排外的、無情的、不合正義的。純然本能的父母、覺得別人的利益都不配妨害自己的兒女。因襲的道德、使父母的間接的、利己主義遭受實際的限制：因為文

明社會必須要取得了個人的最低度的尊敬、才能給與個人以尊敬、但是在公論所許可的範圍內、父母的愛情、如果祇是本能的、就將祇求男女的利益而不過問別人。理智能減少衝動所引起的不義、但是不能保存本能的全部力量、亦不能轉移他去趨向於較為普遍的目的。祇有靈性能當此種職務。他使父母對於兒女的本能的愛變為淡薄的、而且擴充父母的熱情依着想像以普及於普天之下。再且父母之情亦將敦促爲人父母而享有精神生活的人、給與他的兒女以正義的意識、以服務的準備、以尊敬的觀念、以克己的意志、因爲他覺這些善德比個人的成功要偉大些。

在近代、靈性的生活毀敗殘傷、極爲難堪、是因爲他與因襲的宗教結合了、是因爲他對於理智的生活發生了顯明的嫉惡、是因爲他好像集中於克己節慾。靈性的生活在有必要時、亦即立刻要求克己節慾、但是他的本質是積極的、他能依着理智與本能的真態去充實個人的生存。伴隨着他、來了對於幻想的愉快、對於宇宙神妙的愉快、對於人生瞑想的愉快、特別的是對於普遍之愛的愉快。靈性生活使人解脫個人的情慾、與漂浮的勞苦、而逃脫他們的桎梏。他使人類的感情、思想、以及與別人的一切關係、都成爲自由

的、寬厚的、美麗的。他使種種懷疑都得個解決、他使種種虛空之感都得個歸結。他使復本能與理智的調和、他使散漫的個人回到個人在人類生活中的本來位置。一經入了理智世界的人、就祇有藉着靈性才能恢復快樂與平和。

## 第八章 今當何爲

我們爲我們生存食息於其上的世界、能盡什麼力？人類中很多願爲人類服務的、然而他們受盡顛倒莫知所向、加之他們的權力又似無限的微小。絕望的心境、桎梏了他；最強於感情的人、即是最爲「無力的自覺」所苦的人、而且這種人又最易陷於精神的毀滅——因爲沒有希望。

如果我們的目的、祇注射在最近的將來、我們所能盡力的、就好像不甚多的。我們不能使戰爭終止。我們不能破壞國家及私產的過當權力、我們亦不能使教育中寓有新生命、在此等事件中、我們明知其種種罪惡、但是不能用普通政治上的手段加以敏捷的救濟。我們必須知道、世界已爲一種謬誤的精神所支配、要改正這種精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們的期望不可太迫、我們期望的實現、必須待至少數人的思想已經成爲多數人的



共同思想。如果我們真有忍耐力、真有勇氣、我們就能够計慮那些遲早可以鼓舞人類  
的思想感情與希望等、而且疲勞與沮喪亦將變爲活力與熱情。因爲這個理由、我們所要  
努力的第一件事、即是要明白我們所謂的善良生活究竟是怎樣、我們所求於世界的改變  
、究竟是那一種的改變。

勇悍的思想家所有的究竟權力、比顛倒於不合理的時代政治的人、要偉大多了。信教  
自由、在從前祇是少數大膽的思想家在幽獨中所私自研究的。德謨克拉西的理論、是起  
於克林威爾軍隊中的少數份子；在王政復古以後、他們就把這種理論移入美洲、所產生  
的結果就是獨立戰爭。援助華盛頓的臘華葉 Lafayette以及別的法國人、又從美國將德謨  
克拉西帶回法國、更與盧梭的學說結合起來、於是就鼓動了大革命。社會主義、無論我  
們覺得他的價值如何、是現時日在澎漲中的一個大勢力、且使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日在  
變化之中。至若社會主義的起源、亦不過是造端於極少數的孤獨的理論家。伸張女權的  
運動、已成爲不可抵禦的、而且不久即能完全勝利、究其實亦不過是發動於少數「非實

際的理想主義者」鄧同甲 Mary Wollstonecraft 雪勒 Shelley 密爾約瑟 John Stuart

三三等。思想的權力、在世界的大化中、要勝過人類中別的一切權力。思想家如果有愚考的本領、又有想像力去使思想合於人類的需要、那嗎、遲早必能完成他們所志的目的、不過目的的安全、有時他們不得及身而見。

凡是想以思想的力量去改造世界的人、必定要安心失掉世界的援助。許多人空過一生、沒有什麼懷疑、祇是承奉當時流行的信仰與習慣、以爲他們既不反對社會、社會就要引他爲同道。有關社會的新思想、與這樣舒服的順從、是不相容的；他需要一定的理智的孤立、一定的特殊的銳氣、而且需要一種權力、從內部去支配社會以及社會狀態的變遷。沒有孤獨的志願、新思想決不能成熟。但是孤獨而伴以冷淡、新思想亦不能成熟、因爲與人協力的志願消滅了、因爲理智的孤立養成侮蔑的心境。因爲必要的精神狀態既極奧妙、又極困難、因爲理智的孤立而不流於冷淡、極不容易、所以人事界的有益思想極不多見、大多數理論家不是聾因的、就是委靡的。正當的思想、極少又極困難、不過很有勢力。如果我們願使世界有一種新希望、正不必思想無勢力而不從事思想。

探討有益於時代的政治理論、正無須乎發見一個烏托邦、祇是要發見最好的運動方向

。此時代所視為最好的運動方向、與別一時代的最好的方向在表面上、也許大相懸殊。所謂的有益的思想、祇是替當時指示正當的方向。但是為批評什麼是正當的方向、可以有兩種普遍原理、適用於一般時代。

一、個人與社會的生長及活力、應該儘量促進。

二、個人與社會的生長、應該極力不以別人或別的社會為代價。

前述的第二種原理、適用在個人與個人的關係上、即是「尊敬原理」Principle of Reverence——別人的生活所有的重要、與我們對於自己的生活所感的重要、是相等的。如果應用在非個人的政治上、即是「自由原理」Principle of Liberty 或者說、自由原理是他的涵義的一部分。自由原理、是個消極的原理；他祇告訴我們莫干涉、但是沒有使我們得着建設的基礎。他指示社會生活上、政治生活上、有許多惡劣制度、應該一概掃除；但是他沒有說、應該拿什麼來代替。因為這個原故、如果我們的政治論不是要為一個完全的破壞論、那就還要一個更進的原理。

這兩種原理的結合、實際上不是一件容易事。大抵世界上的活力都是朝着壓迫的方向

進行。德國人表示他們非常富於活力、可惜他所表現的形式與鄰邦的活力絕不相容。歐洲所有的活力、大體上要多過非洲、然而他用他的活力去發展產業主義、使黑人連低等生活亦不能享有。歐洲東南部的精力爲美國的富豪所剝奪、而使他們的企業得着便宜的勞動。在過去時代、男子的活力是女子發展的障礙、在最近的將來、女子也許對於男子成爲同樣的障礙。因爲這個原因、尊敬原理、雖說不十分足用、畢竟很關重大、能够指出世界所要求的種種改變。

要使兩種原理都可以圓滿實現、那末、所需要的、就是統一整齊而不犧牲個性、先及於個人的生活、其次團體的生活、其次社會的生活、都要這樣。個人的生活、團體的生活、甚至於全人類的生活、都不應該是一簇分裂的斷片、要於某種意義上成爲一個整體 *awhale*。如果能够這樣。個人的生長就受了孕育、而於別人的生長亦沒有妨礙。在這種狀態之下、兩種原理就能歸於諧和。

使個人的生活得以歸於統整的、是一貫的創造目的、是不自覺的趨向。單祇本能、不能使文明人的生活得着統整；必須有一種有力的目的、野心、科學的與藝術的創造慾望

、宗教上的原理、強烈而持久的愛情。無論男女、如果遭受一種挫折——本來強有力的衝動、遭受妨害而流於殘缺的——生活的統整就極難實現。多半的職業、在最初的時候、就與人以此種挫折。如果一個人成爲新聞記者、恐怕他不得不爲新聞紙撰著他所嫌惡的政治論；這樣一來、就減殺了他對於事業的自負、就減殺了他的獨立意識。大多數醫生以爲沒有虛偽的行爲即難於成功、有了虛偽、一切科學的真誠就毀滅已盡。政治家不但必須滿口的本黨政綱、而且必須掛出聖賢的面孔、以取悅於熱心宗教的人；無論何人、如不虛偽決難得入國會。固有的自負、是在保持統整的生活上所必要的、然而沒有一種職業對於固有的自負能夠與以尊重；社會對於自負的性質每每加以殘忍的摧殘、因爲他含有獨立的意味、因爲人類喜歡奴隸他人勝過於解放自己。內部的自由、是無限的珍貴；一個社會能夠維護內部的自由、就是我們所極端希望的社會。

人的生長素質的破壞、不必是由於妨害他的某種確定的事業、時常是由於勸告他去做別種事業。有害於生長的事情、是那些在衝動最活動的方向引起力不勝任之感的事情。最壞的事情、是意志所允許的事情。一個人的意志、多半由於沒有自知之明、致使比他

的衝動要卑劣些；他的衝動是向於某種創造，至若意志則向於因襲的事業，以求多量金錢收入與時人的尊敬。有一個常用的實例，即是美術家製作劣等的作品以取悅於庸衆。藝術家衝動的確定性質，亦有幾分爲多數非藝術家所同有。因爲衝動是深沉的、緘默的、因爲所謂的常識是時常反對衝動的、因爲青年要服從衝動、必須先確立自己的曖昧感情去反對先輩及友人的智慧與格言，所以在百分之九十九人中、創造的衝動——從他才發生自由的、活潑的生命——在發動之初、即受摧殘。青年們承認去做一個機械、不做一個獨立的工人；祇是服事別人的一個工具、並不是一個技師、不能從事于自性所覺的善。青年而承認履行這種契約、他的自性立即有一部分歸于滅亡。他永遠不能再成一個「完人」Wiederer、永遠能不再有無虧的自尊心、以及雄偉的自負、除非他的生活有一界轉變、或者有一種根本的改造。自尊心與自負心、可以使人享有精神的快樂、無論外種有多少煩惱與困難。

意志所不服從的外界干涉、不及誘惑意志的微妙魔術那樣有害。戀愛的失望可以引起强的痛苦、但是對於一個勇悍的人、他所招致的內部損傷不及爲金錢而結婚的那樣重

最特種慾望的成功、不是根本的事情：所謂的根本事情是方向、是所求的效果的「種類」。

• 當重要的衝動爲意志所反對時、頗有無可依靠之感：從此不能得着十分有力的希望以作動機。外界的強迫不能引起同樣的損害、除非他引起同樣的力不勝任的感覺；再且如果衝動強盛而有勇氣、他亦不至於引起同樣的力不勝任的感覺。特種慾望、即令在理想上最好的社會上、亦免不了幾分的萎縮、因爲有些人的慾望、不加以節制、即易於壓制別人、即易於損害別人。如果在善良的社會上、拿破崙自己所選擇的職業、決不能得衆人的允許、然而他可去做美洲西部的開拓者、以尋求幸福。他不能獲得都市書記的幸、福亦不至於有一種社會組織強迫他去做一個都市書記。

要使個人的生活得着統整、必須使個人所有的創造衝動都能得着具體化、而且使個人所受的教育能够引導衝動、能够加強衝動。要使團體的生活得着統整、必須使各人的各種創造衝動都相將而同向於一種共同生活、或者一種共同目的——不必要有意識的。在共同生活或共同目的中、團體的一切份子都獲得一種幫助、可以補充個人的不足。從生命力所來的活動、多半不外兩種。一種是創造的、這種活動用同樣的衝動或者同樣的情

形、去促進人已兩方的生活；一種是佔有的、這種活動用一種異類的衝動或者異類的情形、去妨害別個人羣的生活。因為這個理由、許多事情的本身原於生活有益、然而他的活動倒於生活有害、例如十七世紀清教主義之在英國、現今國家主義之在全歐。生活力很容易引起競爭、或者壓制；競爭與壓制一經引起、生活力即從此喪失。戰爭在初開的時候、很能統一國民的生活、破壞世界的渾一；若是為時稍久、又如現時戰爭這樣的激烈、國民生活的統一也就要破裂了。

此次大戰已明示我們、當文明各國的國際關係為侵略與猜疑所支配時、要使一個社會單獨的得着安全的統整、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個理由、真正有力的改革運動、必須是實際的。單純的國民運動、因為對於國外危險的恐怖、終久免不了失敗。希望有較善的世界的人、或者希望國內有一種根本改進的人、都不可不與別國中有同等希望的人去協力共濟、亦不可不消耗多量的精神去排除戰爭積成的盲目的嫉惡。要尋得究竟的希望、不能求之於部分的統整——像國家主義所能單獨產生的。我們的問題、就是要維護生活衝動中之創造的衝動、同時又把現今所有的破壞的衝動轉移到別的方向去——國民的問題、國



際的問題、都如個人生活的問題一樣。

人類的衝動與慾望、可以分爲創造的與佔有的。人類的活動、有些趨向於創造世間所未有的種種、其餘的則趨向取得（或者保持）世間所已有的種種。代表創造衝動的、是藝術的衝動；代表佔有衝動的、是財產的衝動。在生活上、如果創造的衝動最多、而佔有的衝動最少、即是最優良的生活。一種制度如果能產生最大量的創造性、而且祇產生在保存自己上必要的最小量的佔有性、即是最優良的制度。佔有性、有是侵略的、亦有是自衛的；刑律是自衛的、犯罪是侵略的。我們可以承認、刑律的可厭不及犯罪的可厭；我們亦可承認、侵略的佔有性存在一日、自衛的佔有性即一日不可免除。然而即令是純粹自衛的佔有性、在他的本質、亦無可稱讚；的確、佔有性一經強烈、就不利於創造的衝動。「不用思想、一口說出、我吃什麼？飲什麼？穿什麼？」能够了解強烈的創造衝動的人、即能够知道這種訓言、在正確的意義與文字的意義上、所有的價值；這種先入爲主的佔有、最有礙於人類的自由的高尙的生活。國家與財產是佔有性的最大的表現；就是因爲這個原因、所以他們有害於人生、所以他們惹起戰爭。佔有的意義是：取得

一種美物或者保存一種美物、而禁止別人享受；創造的意義是：對於世界公開一種美物使別人不至於不能享受。世界上物質的財貨、既然必須分配於衆人、世界上有些人既然生來即是盜賊、所以要有自衛的佔有。在良社會中、必定有一種公正無私的原理以節制此種自衛的佔有。但這種辦法還不過是善良的生活與善良的政治制度之開宗明義第一章。在良善的生活之中、在善良的政治制度上、創造要完全戰勝佔有、分配上的公正自然亦就成爲一種當然的事。

在政治上、在個人生活上、至上的原理應該是：「促進一切創造的衝動、減少纏着佔有的種種衝動與慾望。」現代的國家、是佔有衝動之偉大的表現：對內、他保護富人而妨害貧民；對外、他用盡勢力去侵略劣等民族以與別國相競爭。我們經濟的全部、都祇是有關於佔有；不過貨物的生產、是創造的一種形式、如果不是機械的、單調的、亦未始不可以發洩創造的衝動。這種目的、很可以實現一大部分、祇要使貨物的生產者組成一個自治的德謨克拉西、貨物的價格服從國家的支配、不過國家不可干涉他的生產方法。

教育、結婚、宗教、本來都是創造的、然而三者都爲佔有的衝動所侵入、因而都受了虧損。通常總以爲教育是維持現狀的一種手段、所以總是注入一些偏見、並不用寬宏感情之實例、與精神冒險的刺激、去創造自由的思想、去養成高尚的胸襟。在結婚上、創造性的戀愛爲佔有性的嫉妬所桎梏。宗教本應該使靈魂之創造的想像得以自由、其實宗教時常壓制本能的生活、而且打擊思想的流轉性。在此等狀態中、由不安定的佔有所生的恐怖、代替了由創造的能力所鼓起的希望。在理論上、劫掠他人固然已經公認爲惡；其實劫掠的恐怖亦是同樣的惡。在政治上、在個人生活上、十之八九的活動都爲這兩種動機所支配。

各個人的創造衝動、根本上是諧和的、因爲一個人所已創造的、對於別人所欲創造的、並不能成爲一個障礙。惹起競爭的、是佔有的衝動。在道德上與政治上、創造的衝動與佔有的衝動、固然是相反對的；但是在心理上、順着境遇與機會的變遷、創造的容易變爲佔有的、佔有的亦容易變爲創造的。衝動的發生、以及變化的原因、都是應該研究的；教育與社會制度、應該從新組織、好使個人間彼此調和的衝動更爲加強、而使惹起

競爭的衝動減弱。我確信、憑這種方法所能成就的事是無可限量的。

使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能在單一的方向上得着強固的結合的、與其說是意志、毋寧說是衝動。意志有兩種：一種是向外的、一種是向內的。第一類意志——向外的——的發動、是由於外界的阻力、或者是由於事業上之技術的困難。這種意志、在直接的成功不能實現時、即有強烈衝動與強烈慾望的表現。凡是生活力旺盛的人、都有此種意志；此種意志的衰滅、祇是在人的活力已經薄弱的時候。要成就困難的事業、這種意志、很有必要；沒有這種意志、偉大的成功就極爲稀少。但是向內的意志、必須各衝動（或慾望）已經起了內部的衝突、才有必要；一個完全諧和的天性、決沒有需要內部意志的機會。這樣完全的諧和、自然是極難實現的理想：一切的人、都有一些衝動與他們的中心目的不相容合；這樣的衝動應該加以防制、免得喪失了整體的生活。這樣的事情、在中心衝動最爲強盛的人、遭遇得極爲稀少；在以自由爲職志的社會內、這種事情的發生、亦要少過我們的社會——在我們的社會內、不合時宜的制度與壓制的輿論、創造了遍地的「人爲的矛盾」。在必要的時候、想使自己的生活能夠表現一種中心目的的人、每每需要強有

的内部意志；如果有善良的制度、需要内部意志的時候、一定可以減少、而且内部意志的重要亦必可以減少。這樣的結果、是很可追求的。如果意志所遏制的衝動是偶然有害的、他就濫耗了一種可以用在克服外界障礙上的勢力。如果意志所阻遏的衝動是強烈而且重大的、他就真正的減少了可資利用的活力。一個人的生活、如果充滿了抑制、這個人的生活、就不能保有活氣、而將成爲消沈的、冷淡的、如果衝動、時遭遏制、就會死亡；即不死亡亦容易流爲潛在的活動、且將釀成比不過抑還壞的結果。因爲此等原由、使用内部意志的事、應該極力避免；一貫的行爲應該生自一貫的衝動、不可用意志去支配衝動以求行爲的一貫。

要使生活統一、不應該壓制娛樂與遊戲等一時的慾望、應該盡力設法使一切快樂——性質上本無害處的快樂——都容易與生活的主要目的相結合。像習慣的飲酒、催眠藥的常用、慘酷的遊戲、以及對於別人疾苦而感愉快等、自然都是本來有害的；但是文明人所享的多數娛樂、不是本來是無害的、即是因爲或種的影響而發生偶然的害、——這種害、在改善的社會內、可以免掉。最爲必要的事情、不是禁慾主義、亦不是單調的清教主義、

乃是要有一種能力、可以驅迫強烈的衝動與慾望去向着偉大的創造目的。向着這種目的的衝動與慾望、祇要是活潑潑的、就定能產生在善良的生活上、所必要的種種。

娛樂與冒險、固然應該有一部分的位置、但是若以他們爲主要的慾望、就決不能創造善良的生活。主觀主義、慣於指導思想與慾望去注意於自身的精神狀態而不留心於客觀事情、結果必將使生活成爲片斷的、無進步的。以娛樂爲生活目的的人、對於所以取得娛樂的事物、必定逐漸的覺得無味、因爲他重視這些事物、並不是因爲事物本身的價值、是因爲事物在他心中所引起的感情。這些事物一經沒有興味、煩悶岑寂、就使他另外尋求新的刺激；新的刺激、不久亦將成爲無味的。娛樂成立於相續的流轉、而沒有何等根本的永續性；使生活得以統一的目的、需要長時的繼續的活動、好像是建築一座紀念碑、不像小兒們在沙灘上建築砲台。

主觀主義、於純粹追求快樂外、還有別種色彩。許多使用愛情的人、在自己的情緒上所感的興味還多過在愛的對象中所感的興味；這樣的愛、不能引起根本的結合、祇是使根本的疏離分毫未減。情緒一經冷淡、經驗一經使目的得着滿足、延長的動機就從此不

見了。此外、主觀主義的罪惡、又爲新教與道德所助長、因爲他們使人注意於罪過以及心靈的狀態、而不注意於外面的世界以及我們和外面世界的關係。主觀主義的種種形式、都不能使人的生活不流爲斷片的與孤立的。祇有趨向於客觀目的的的重大衝動所鼓起的生活、才能够成爲完全一體的、才能够與別人的生活發生密切的結合：

快樂的追求與道德的追求都爲主觀主義所妨害；伊庇斯鳩主義 Epictetianism 與斯托噶主義 Stoicism 都染着同樣的污點。奧列留馬古 Marcus Aurelius 施行善良法律以求自己的有德；其實不是一個惹人注目的人物。主觀主義、是思多行少的生活所產生的自然結果：如果對於外界的事物祇是記憶着、希望着、而未嘗經歷、那末、此等事物就好像祇是一些觀念、我們對於事物、就不及對於事物在我們心境上所引起的影響、那樣覺得興味濃厚。文明進步了、這種結果：就好像必要生產、因爲文明愈進步、活潑行爲的必要就愈少、思考的機會就愈多。如果是積極的思想、求達一種目的、那末、亦不至於有如此惡劣的結果；產生主觀主義的、祇是消極的思想。最緊要的、是要使思想和衝動與慾望發生密切的結合、使思想的自身成爲一種有客觀目的的活動。不然、思想與衝動成爲仇

警、畢竟是兩敗俱傷。

要使一般人的生活、少些斷片的性質、少些疏離的性質、要使創造的衝動得些較大的機會、那末、祇知道我們所欲達到的目標是不中用的、祇宣告我們所欲成就的境界是何等優美、亦是不中用的。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制度與信仰在衝動上的基礎、是要發見一種方法去變更制度以改善影響。即令此種理智的工夫已經完成、我們的思想仍舊是荒蕪不毛的、除非使我們的思想與有力的政治勢力發生關係。在這種必要的改造中所期望的援助、祇是勞動階級、這種有力的政治勢力。我們所要求的改造、必定為勞動階級所歡迎、特別歡迎的、是在戰後的困苦時代。戰爭終了時、勞動界的不安、將普遍全歐；把他組織成一個政治的勢力、藉以實行一舉廓清的大改革、也許是有效的。

文明世界、如果要想免於衰滅、就必須有一種根本的改變——經濟組織與人生哲學都要改變。覺得這種改變實有必要的人、必不可靜坐着專歎息於無可希望；我們能够大大的左右未來的世界、祇要我們願我们能够發見何種變化是必要的、而且可以加以宣傳——這種變化、保存現代信仰中的積極素質、而除去消極的、微末的素質、結果就產生一種統



整的人生、除去少數純粹反動的人、沒有對於人生不贊成的。所需要的變化、是某「類」的變化、既已瞭然、那末、要把他的各部分綿密的計劃出來、亦就沒有困難。但是在戰爭終結以前、仔細的談、沒有多大的用處、因為我們不知道戰後的世界究竟如何。祇有一件事似乎不至於錯謬、即是在戰爭所產生的新世界上、必定需要許多新思想；因襲的見解殆無何等價值。人類的最重要的行爲、將不受指導於因襲的政治哲學所重視的動機、亦是瞭如指掌的事。惹起戰爭的衝動、以及維持戰爭的衝動、都是來自比一般政治於爭論的淵源較爲深邃的場所。少數非戰者對於戰爭的反對、亦是來自同一的深邃場所。一種政治論、如果要在非常的時候而加以固守、必須顧慮潛伏在複雜思想下面的種種衝動：必須訴之於衝動、必須發見一種方法去使衝動成爲建設的、而不爲破壞的。經濟制度、有一種非常的勢力、可以長養生活、亦可以破壞生活。除了奴隸制度以外、現今的產業制度是從來最有害於生活的制度。機械與大規模的生產是無可廢除的、他必須殘留於改善的社會制度中。產業聯合的德謨克拉西或者即是改革的最好方向。

人生哲學而爲一般人所仰信時、於社會的活力亦有最大的影響。現今一般人所信奉的

人生哲學是：與人生幸福有最大關係的、是他的收入。這種哲學的缺點、姑不一一論、他畢竟是有害的、他使人志於一種結果、而不志於活動、他使人志於彼此相同的物質的享受、而不志於發現各人個性的創造衝動。較爲精粹的哲學、如高等教育所注入的、又太易於把注意注射在過去、而不在將來、注射在正當的行動、而不在有效的行爲。在這種哲學上、人類不能發見一種活力、足以擔當遺風流俗的壓力、足以忍耐過多的知識的壓力。

世界需要一種長養生活的哲學或宗教。因爲要長養生活、就要在純粹生活以外、尊重一種事物。人生而祇努力於生活、就是獸類而已、沒有何種真正的人類的價值、不能維護人類維永遠不生疲倦與虛幻之感。如果人生而要完全或爲人類的、就必須努力一種無私的、超人類的目的、如所謂的神、真、美等。最善於長生養生活的人、決不以生活爲他們的目的。他們的目的、好像是一種積漸的肉體化、使人生得近於永生的世界：這種世界、顯現在想像中、住在天國內、與競爭失敗、時間的消磨等相去很遠。與這種永生的世界相接觸、——即令他是一個想像的世界——可以得着一種勢力、可以得着一種根本的

諧和、而為我們的現世生活的競爭配與失敗所不能完全毀壞。斯賓諾莎 Spinoza 所謂的「愛神的智」、即是快樂的默想着永生世界。凡是已經知此的人、此即是智慧的秘奧。我們在實際上所應盡力的、人各不同、各依着各的才能與機會去決定。但是如果我們保有靈性的生活、我們所應做的是什麼、我們所應避的是什麼、就顯而易見了。

如果與永生世界、一經接觸、如果努力使煩惱的世界得有神聖本質、即在現今、即在四面都是殘忍、競爭、與怨恨的雲霧中、我們亦能使我們的生活成為創造的。在以佔有為基礎的社會上、要使個人的生活成為創造的、比人類在將來所能努力建設的社案上、要困難多了。有志改造世界的人、必須遭受寂寞、攻擊、貧困與嘲笑；必須能生活在真理與愛情之中、而有一種不可克服的希望；必須真誠、賢明、無畏、並受指導於一貫的目的。受了這樣感動的一羣男女將能征服——先征服個人生活的困難與煩惱、然後再以長久的時期間去征服外界的世界。智慧與希望是世界所需要的；雖說世界反對他們、終久世界還是要尊敬他們。

在高盧人 Gots 侵佔了羅馬時、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 著一篇「神府」、用一種心靈

的希望代替破滅的現世界。在聖奧古斯丁的希望以後數百年間、羅馬固然淪為村的茅舍、而生命仍舊得以繼續生長。我們亦必須建設一種新希望、用我們的思想建立一種較好的世界好過現今自尋滅亡的世界。因為時代的不良、所以需求於我們的、比較在平常的時代、還要重大些。唯有思想的火與靈性的火、能救次代的人、以脫離我們所知所愛的時代已經陷入的死地。

我得為許多異國青年的教師、實在極為欣幸——在這些青年內、希望是活潑的、創造的能力亦存在；這種創造的能力、對於他們所依以生存的理想善多少總能實現幾分於此世。他們被漩捲到戰爭的漩渦中、有的是屬於此方、有的是屬於彼方；有的還正在酣戰、有的正在輾轉呼號、有的已經死亡；在殘留的人中、我很憂慮許多人要喪失靈性的生活、許多人的希望要消滅了、許多人的活力要耗費了、而且未來的幾許歲月亦要成爲向着墳墓的慘涼旅行。對於此等悲劇、曾任教育的多數人、都不覺得發生什麼感情；他們用一種無情的理論、推證此等青年必定已經爲一種冷淡的抽象目的所犧牲；祇要他們自身沒有驚擾、在感情震盪之後、不久就可以歸於安寧。這種人的靈性生活真是死亡已盡。

。如果還有幾分活氣、就應該出而接觸青年的靈性、而有一種痛切之愛、恰如父母愛子一般。必不至於有我慢的束縛；他們的悲劇就是自身的悲劇。有一種東西必定要高聲呼號：「否、這不對；這不好；這不是一種神聖的原因、青年的光明不應這樣滅熄了、不應這樣暗淡了。這是我輩老年的罪；我們送這些少年到戰場裏去、是因為自己的惡劣感情、是因為自己的靈性已經死亡、是因為自己依心的濫情與靈性的熱望去為寬宏敦厚的生活。讓我們得出這種死地、因為死了的是我們、不是那些為我們的恐怖而死的青年。他們的幽靈比我們的生命還長；他們將永遠曝露我們的恥辱與污名。從他們的幽靈、必定再產生生命、他們所必須吹活的、就是我們」。

(一九二〇、六、二三、十二夜)

## 社會改造之原理終